

# 道司基卡也夫

世界文學叢

蘇聯文學

②









世界文學連叢

蘇聯文學第二輯

道司基卡也夫



世界文學叢書  
蘇聯文學第二輯

道司基卡也夫

目錄

蔚藍的原野

〔三三〕

M·蕭洛霍夫作

胡繩譯

蕭洛霍夫的談話

〔三五〕

「消息報」紀事

李守東譯

道司基卡也夫及其他

〔三五〕

M 高爾基作

夏伯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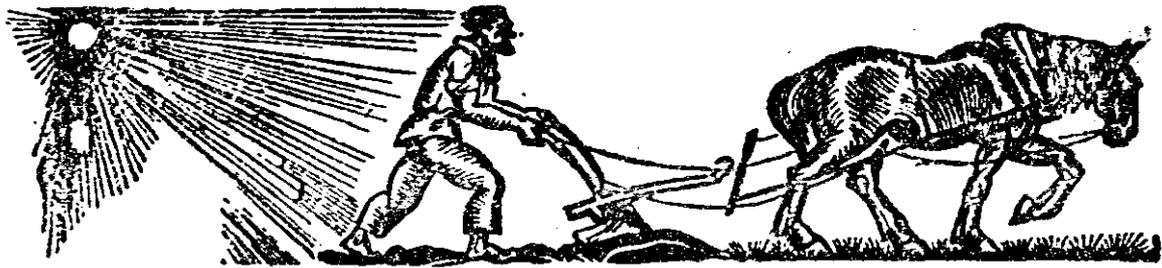
朝

〔四九〕

M 高爾基作

林林譯





倫

M·高爾基作

敦

雷鳴譯

〔四九五〕

勞動大眾的忠實信徒

K·拉狄克作

焦敏之譯

〔五〇四〕

百戰百勝的武器

V·馬耶考夫斯基作

勞榮譯

〔五二四〕

塌

鼻

子

A·託爾斯泰作

陳君涵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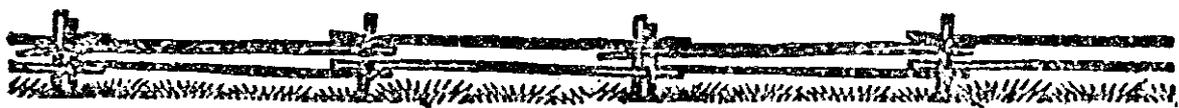
〔五三一〕

巴比塞所創造的道路

S·李柯夫作

雷鳴蟄譯

〔五三六〕





特選讀物

給鐵流譯者的信和書序

〔四九五〕

S·綏拉菲莫維支作

曹靖華譯

跟青年農民作家談文學

〔五二八〕

M·加里甯作

葉籟士譯

蘇

滑石——我們的武器

〔文前一〕

I·夏特爾作

雕刻

鼓動者

〔文前二〕

D·斯合倫堡作

油畫

愛

〔四八六後〕

T·安東諾夫作

油畫

冬日——景

〔四八七前〕

I·勃羅茨基作

油畫

刊

蕭洛霍夫畫像

〔封面〕



# 蘇聯版畫新集

外山選編 每冊七角

魯迅契果德耶夫等撰文四篇，選圖一百五十幅。從畫法上分，版畫居多數，餘如木刻等，亦均擇尤選入。從主題上，則又有風物、景色、人物、婦人型、建設圖之分，處處顯示着蘇聯社會發展的、和新的藝術的趨向。至於用筆的別緻，思想的生動，實為資本主義國家所從未見過。這點，在魯迅先生的文章中，已經說得非常詳明，我們自不必多贅。全書用米色道林紙精印，約二百五十餘頁。

# 我的文學修養

樓逸夫譯 每冊三角

高爾基著

高爾基是一個自學成功的文學家和政治家，他在這里，把他自身的全部經驗，如實地說了一個明白。記得『文學』上曾有人譯過一部分，嗜讀者甚多，現在逸夫先生以其流利的文筆，完成了這一個極有益而且極有趣的全譯本，獻給文學青年，一定是備受歡迎的吧。

# 蘇聯短篇小說集

適夷譯 每冊四角

本書所收，有高爾基的小說三篇，其中如『一個人的誕生』，『強果爾河畔』等作，都是蜚聲文壇的力作。此外，還有蘇聯作家英培爾等的著名作品多篇，都極有價值，加以譯者是一個精究譯筆的老手，流利是不消說的，其實還很夠生動，有如他自己所創作出來的作品一樣。愛讀高氏原著的人，一定熱烈地愛讀這本小書的。



滑石：我們的武器  
(雕刻)

蘇聯 I. 夏特爾作



鼓動家

(油畫)

蘇聯 D. 斯台倫堡作



M·蕭洛霍夫作

## 蔚藍的原野

胡繩譯



在頓河岸的高處，在被太陽的炎熱晒禿了的小山上面，在野生的李子樹的蔭庇下面，我們——柴哈爾老爹和我一齊躺着。一隻褐色的鳶，伴着鱗片似的雲塊在天上飄浮。李子樹葉上深深淡淡地塗着烏糞，這些樹葉並不能給我們一點涼快。

因為陽光的酷熱，在耳朵裏不斷發着巨響；當我們向下面望到那頓河里的皺摺的波浪的顫抖的時候，或是向腳下望到那乾枯了的西瓜皮的時候，——就會有黏性的唾液到了嘴裏來，而不捨得把這唾液吐掉。

在山間的谷裏面，傍着枯燥的長的洞穴，許多羊擠在一小羣一小羣裏。牠們懶懶地移動着後部，搖擺着骯髒的尾巴，又因為塵土而緊張地打起噴嚏來。在堤旁，有隻大的羔羊，用

後脚站立着，吸着一隻黃得骯髒的母羊的奶。牠不時用頭撞牠的母親的奶子，這母羊就嘶喊起來，曲起身子，流出乳汁來。我覺得，牠的眼睛的表情是充滿着苦痛的。柴哈爾老爹坐在我旁邊。他脫下了他的羊毛編織的長衣，盲人似地半閉着眼睛，摸索着在衣裳的摺縫和針脚裏面尋找什麼。再過一年，這老爹要有七十歲了。他的光着的背蓋着一條條縐紋樣子很古怪，肩胛骨成爲銳角的形狀，顯露在皮膚下面，但是他的眼睛還是藍色的，年青的，在灰白的眉毛下面透出的視線還是活潑的，刺人的。

他把一隻捉到的虱子，用了顫抖着的僵硬的手指很艱難地拈着，他也很謹慎地，很愛護地拈着牠，然後把牠擺在遠離開自己的地上，用手指在空中劃了個小的十字，嘴裏含糊地咕嚕道：

——爬走罷，小生物！也許你想要生活？是麼？那末……哈，你是吸飽了……地主……老爹一面嘆息着，一面穿起那長衣來，他把頭垂向後面，從一個小木瓶裏面喝微溫的水。一次吞嚥，那「亞當的蘋果」就牽了起來。從下巴到喉頭垂着兩條柔軟的縐紋，在鬚

○ 指咽頭的軟骨。

子上流着水滴，在低垂着的黃色的眼皮上面，太陽的紅光微微地閃着。

他把小瓶塞好，斜睨着我，而在捉住了我的視線之後，使用嘴唇乾燥地鳴着，一面向那原野注望。在山谷後面，烟霧似地顯露出幻景。風吹過燒成炭了的泥土，帶來薄荷的密糖的香氣。靜了會兒之後，老爹把他的牧羊人的手杖推開，用了勝利的手指指給我看道：

「你看見這山谷後面的白楊樹的梢頭麼？那里以前是它米林家的老爺們的田莊——它破來扶加。那里的旁邊現在還有一個農人的小村落叫做它破來扶加的呢，這些農人們在以前都是農奴。我的爸爸一直到死都是給老爺當差，做他的車夫。他曾對我這頑皮的人稱，歐格惹夫，它米林老爺是怎樣地用一隻養馴了的鶴向鄰居的地主把他交換來的。在我的爸爸死後，我就代替他做車夫。老爺那時還不到六十歲。他是個肥胖的，血氣旺盛的人。在他年輕時候，在沙皇統治的下面，他曾在近衛隊里服過兵役。但是後來，結束了軍役之後，他就跑開了，一直到死都在這頓省里面過活。這老爺在頓省的土地被哥薩克人奪去了，但是公家却送給他了。在撒拉它伐縣的三千古斯雅替那<sup>①</sup>地方。他把土地都租給撒拉它伐

① Desiastina——俄制的面積單位名，約合一海克達。(Hektaro 百米平方)

的農人，他自己住在它破架扶加。

他是個奇怪的人。他老是穿着薄呢製的長袍，佩着短劍。有一次他出去做客人，在我們的車子已經走出了它破架扶加的時候，他喝道：

——趕啊，昏蛋！

我就鞭那幾匹馬。我們飛跑着，連風也來不及把眼淚吹乾。在路上遇到了一個小坑，這種小坑是很多的，春天的水灌滿在裏面，把道路攔住。車子越過這坑的時候，前輪的聲音沒有聽見，只聽見後輪——哈……又跑了半個凡爾斯它<sup>○</sup>之後，老爺大聲喊：「回轉去！」我就轉回去，——用了全力奔向那個小坑去。這樣，我們差不多有三次越過那小坑，那該咒咀的，一直弄得彈簧破了，馬車的輪子也統統拋掉了。這時老爺啞啞地笑着，走下馬車來步行，我呢，跟着他，牽着馬的韁繩。他還有一種娛樂：在我們跑出了田莊之後，他就和我一齊坐在趕車子的人的凳子上，從我的手里奪去鞭子。「讓那中間的馬快跑！」……我就全力地趕那中間的馬，連那弓形的車輓也不再振動了。他鞭打那繫在旁邊的馬。御着的馬——共是三

匹；邊上的兩隻都是純血種的頓的馬匹，牠們的頭像是蛇，垂在一旁，仿佛是在準備着咬喫土地似的。

現在他就用鞭子重重地鞭打某一匹馬，而牠，這個可憐的東西，唾沫直噴……之後，他亮出短劍來，俯下身子，把那皮韁繩——……好像用剃刀割掉頭髮似的。那馬曳着頭奔出了幾乎有兩個克拉夫特遠，然後跌到地下，血從鼻孔里冒了出來……死啦……另一匹馬也是同樣……中間的那匹馬飛快地奔跑，一直跑得跌下死去了。但是對於老爺，這一點不算什麼，他還高興呢，血湧上來把他的雙頰弄得通紅的。

他乘車子從來不會一直乘到預定的地方的。有時他把車子毀了，有時他把馬弄死了，便只得步行……老爺是個會尋開心的人……事情是已過去的了，讓上帝裁判我們吧……他忽然姘上了我的老婆，她是當傭人的。常常，她奔進了傭人住室，衣裳扯得片片的，還號哭着。我望着他，看到了她的被咬嚙了的胸口，皮膚像一條條帶子似的垂着。我知道，責打他是不需要的，因為我馬上就猜測到這事情了。我便跑到原野上去，等到夜里才回家。我趕着車子穿過穀場，進了田莊，把馬匹留在園子裏，帶着鞭子跨進了傭人住室，走進我的屋子。

推門發出了聲音，有意地不點亮火柴，這時我聽見，在床上正有着爭執的聲音。老爺爬出床來了，我鞭了他一下，我的鞭子的梢頭上是鑲着鉛塊的……我聽見他奔向窗戶去，我在黑暗中又向他的額頭上打了一鞭。他從窗子口跳出去了，這時我又把老婆稍微打了一頓，上床睡了。大約過了五天之後，我們乘車子到「斯塔尼差」去；在我把車子的小門給關上的時候，老爺拿起我的鞭子來，細細望着牠的梢頭。他把她的手里顛來倒去的，撫摸着那鉛塊問道：

——你這狗種，幹麼在鞭子上加上鉛塊？

——你自己叫這樣辦的，——我回答他。

他不言語了，在全路程上，一直到第一個小坑處，他都在嘴唇間噓着，而我不時回過來，看見他的頭髮是蓋在額頭上，他的帽子是深深地壓着。

兩年之後，他中了癱病。人家把他送到烏斯奇，美得維第去，招來了醫生，但他躺在板

上，全身發黑了。他從袋里掏出許多的「卡得林諾扶卡」<sup>○</sup>來，把他們擲到地板上，奮起全部的精神喘息道：「醫治呵，你們這些混蛋，我把一切都奉送！」

願天國降臨到他，他是那麼有錢地死了。作為繼承人的是他的兒子——一個官吏。他的這兒子在小孩子的時候，常常給活的小狗剝皮，把毛皮取下，放掉那小狗。他跟他爸一樣。但是長成了人，他停止了愚蠢的行爲。他是高個子，纖弱的，他的眼睛下面有着黑的圈，像女人似的……他的鼻子上架着有絲帶子的金邊眼鏡。在俄國和德國打仗的時候他是在西伯利亞做俘虜的統帶。但是在革命之後他出現到我們這省里來了。這時我已經從我的死去了的兒子，有了兩個成年的孫子：年長的賽美諾我給他成了親，但是阿乃其還沒結婚。他和他們住在一塊，度我的殘年。

春天時，又發生了一次革命。我們的農人們把那年輕的老爺趕出了田莊，就在這一天，在全村的集會中，賽美諾叫農人們大家平分老爺的財產，各人把東西拿到自己的家裏去。

○ 沙皇時代俄國的一百羅布的紙幣上是印着卡德林大帝的像的，所以人民就叫他是「卡德林諾扶卡」。  
正如我們把洋錢叫做「袁頭」一樣。

大家就這樣地做了：把好东西拿走了，把田地劃分成一塊塊，而開始耕種。在一禮拜後，甚至也許更早，有謠言說，老爺帶着哥薩克人到這村子里來屠殺了。按照全村的會議上的決定，我們差了兩部大車子到車站去領取軍械。在復活節前的一個禮拜里，從赤色衛隊里運來了軍械，大家又掘起城砦來。這些城砦甚至一直延長到那老爺的小湖旁邊。

你看見麼，在那邊，薄荷長成堆的地方，在那峽谷的後面，它破來扶加的人們那時就都伏在那兒的城砦里面的。我的賽美諾和阿尼開也在那兒。女人們早晨送給他們食物，但在太陽升到天頂的時候，在那小山上出現了騎兵隊。牠分散了開來，刀光閃爍着。我從穀場上看見，最前的一個騎在白馬上的人搖了搖刀，騎兵們就像碗豆似地在小山上撒開了。從那奔跑的姿態上我認出這就是老爺的那匹白的好馬，從這馬上我認出那騎馬的人……我們的農人們兩次抗拒了他們，但在第三次哥薩克人繞路到後方，狡猾地佔了優勢，這時就開始了搏鬥……白天過去了，戰爭停止了。我出了茅屋，走到街上，看見哥薩克人把成羣的男人趕到田莊上。我手里擎着拐杖也向那兒跑去。

在院子里面，我們它破來扶加的農人們集合在一起，好像那些羊一樣……周圍是哥

薩克人……我走上去問道：

——弟兄們，告訴我，那兒是我的孫兒？

我聽見了在人羣中間我的兩個孫子的回答。我們就相互談了一會兒。忽然我看見老爺從屋里走到階台上來了。他一看見我，就喊道：

——是你麼，柴哈爾老爹？

——一點不錯，大老爺！

——幹麼你來？

我走到階台上，跪了下來。

——我來是救我的孫兒們的災難的。可憐可憐吧，老爺！我一生服侍過老太爺，願上帝賜給他天國。老爺，請想想我的功勞罷，可憐我的年老吧！

他說道：

——是這樣的，柴哈爾老爹，我很高興你在我父親前的功績，但是釋放你的孫子我不能夠。他……是真正的鼓動風潮的人。平平氣吧，老爹。

我抱住了他的兩支小的脚，匍匐在階台上面。

——放點慈悲吧，老爺！我的親愛的，您請想想，柴哈爾老爹是怎樣地服侍過您的，別毀了他們，我的賽美諾還有着喫奶的孩子呢。

他吸起好味道的雪茄烟來，把烟噴向上面說：

——走吧，去跟他們，那兩個混蛋東西說，叫他們到我的房子里來。倘若他們討饒，那末爲了紀念他們的父親，我將先打他們一頓棍子，再收容他們到我的隊伍里來。也許他們將來可以因功勞而贖掉他們的可差的罪過的。

我跑到院子里，把這話告訴兩個孫子，拉他們的衣袖。

——走吧，傻瓜，伏在地上去，在他沒說原諒以前，別站起身！

賽美諾連頭也不抬。他蹲着，用一棵草根挖着泥土。阿尼開老是望着我，他說道

——走吧，——他說——到你的老爺那兒去，跟他說：看吧，柴哈爾老爹一生是用膝頭匍匐着的，他的兒子也是匍匐着的，但是他的孫子們不再願意匍匐着了。你這樣地去說吧！

——你真不去麼，狗養的？

——我不去！

——對於你這荒唐的年青人，活着還是死去，只是值一個阿爾汀。罷了，但是你把賽美諾拉着往那兒去呢？他把老婆和孩子交託給誰呢！

我看見，賽美諾的手發起抖來了。他用一棵草根挖着泥土，在那兒找尋什麼似的，自願不言語。他沉默着像匹公牛。

——走吧，好爹爹，別惹怒我們，——阿尼開懇求着說。

——我不走，你這王八蛋！安安尼諾，賽美諾的老婆將隨時自己尋死路的……

賽美諾手里的草根輕輕的，一聲斷掉了。

我等待着。他還是照舊不言語。

——好賽美，醒醒吧，我還靠你養活！到老爺那兒去吧。

——我們已經醒了！我們不走！你去磕頭去吧，——阿尼開發怒了。

我便講道：

——你們責備我不該在老爺面前下跪麼？  
唉，你看吧，我是個舊時代的人，我是拿老爺的鞭子當做母親的奶那樣地吃的。我甚至不怕在自己的孫子面前下跪。

我真的下跪了，頭一直磕到地上，懇求着。

那些農人却別轉身，仿佛什麼也沒看見。

——跑開罷，爹爹，跑開吧，我要殺人了！……  
——阿尼開大聲喊，在他的嘴唇上滾着唾

沫，他的眼睛粗野得像是被繩子細着的狼。

我轉過身子，重新走到老爺身邊。我把他的兩隻腳緊緊地抱緊在我的胸口，我的胳膊變成了石頭，我已經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了。他問道：

——你的孫子在那兒呢？

——他們害怕，老爺……

——哈，他們害怕……  
——此外，他什麼也不說了。他用了他的靴子準對着我的嘴踢

了一下，他就走上走廊去了……」

柴哈爾老爺開始活潑而頻頻地呼吸起來了，在一刻工夫間，他的臉上起着縐紋，而且

蒼白了。用了強烈的克制，才抑住了片刻間的衰老的號哭。他用手掌揩手揩乾燥的嘴唇，轉過了身子。在那長的洞穴後面的那邊，鴛傾斜地展開了翅膀，投身到草地上，從地上抓起了一隻白色胸脯的野雁。羽毛像雪片樣地落了下來，落在草地上，閃着令人不能忍耐的尖銳的刺激的光來。柴哈爾老爹弄乾淨了鼻子，又用他的編織的長衣的邊擦了擦手指，重新開講道：

「我馬上走出來到走廊上，看見安東尼諾帶着她的小孩兒奔來了。正像這鴛一樣，她跌到丈夫身旁，無力地伏在他的胳膊上……」

老爺把軍佐長叫去，指了指賽美諾和阿尼開。這軍佐長帶同了六個哥薩克人趕他們到老爺的草場上。我跟着他們。安東尼諾把孩子留在院子中間，自己跟在老爺的後面。賽美諾在一切人前面很快，很快地走着，到了馬舍之後，他坐下來了。

——你要什麼？——老爺問。

——靴子壓痛了腳，沒有辦法忍耐，——他還微笑着。

他脫下了靴子，遞給我。

——拿着他們，好爹爹，望你健康。這雙靴子有雙重皮底，是很好的。

我捧着靴子，我們又重新走了。我們走到圍牆旁邊，人們叫他們站在籬笆前，哥薩克人負着他們的槍，老爺站在一旁，用了小的剪刀剪着指甲，他的手是雪白的。我對他說：

——老爺，請允許他們脫下衣服吧。這些衣服是好的，因為我們窮，這些衣裳還是適用的。我們還可以穿用。

——叫他們脫下衣裳來！

阿尼開脫下了他的燈籠袴子，把牠摺起，掛在籬笆的柱子上。他在袋里掏出烟袋子，抽起煙來，又開腳站着，噴出一小圈一小圈的煙，還向籬笆外面吐唾沫……賽美諾衣服脫得淨光，連那用布袋做起來的襯褲也脫掉了，但却忘了脫下帽子，這是什麼叫他忘記了的。我身上一會兒發冷，一會兒發熱。我手里擎住我的帽子，汗不知道為什麼是冰涼的，像泉水似的……我一看見——他們站在一起的……賽美諾的全個胸膛是被濃密的毛蓋住，他是光着身體，但頭上却戴着帽子……安東尼諾一看見她的丈夫是這樣地光着身子，戴着帽子，便由於一種女人的感覺而撲到他身上，抱緊着他好像是蛇麻抱緊在樺樹的身上似的。

——跑開，蠢女人……有理知一點，有許多人在這里呢……你沒有了眼睛麼，你不看見我是光着身子麼……是可羞的……

但是她打散了頭髮，用了全副精力哭喊道：

——放槍打死我們倆吧！

老爺從袋里拿出他的小剪子來，問道：

——要放槍？

——放吧，你這不得好死的……——她自己就這樣地向着老爺喊。

——把她和她的丈夫捆在一起！——他命令。

安東尼諾回復了知覺，想要回過頭走，但已經辦不到了，哥薩克人笑着，用馬韁繩把她捆在賽美諾的身上……她瘋狂地跌到地上，把丈夫也牽跌下來……老爺走過來，在牙齒里問道：

——也許爲了那還活着的孩子，你要求我原諒吧？

——我求你，——賽美諾呻吟着說。

——嘿，現在求上帝吧……你求我已經太遲了！……

他們就躺在地上被人弄死了……阿尼開在中了幾槍之後，兩腳搖搖地，但沒有馬上跌下來。他起先是屈膝地站着，但後來，他很快地轉過身子，臉朝上地躺下來了。老爺走了過來，很和氣地問：

——你要活命麼？倘如你要——就請求原諒吧。但是要這樣：打兩百棍子——再上戰場去。

阿尼開積了滿嘴的唾沫，但是把牠吐出去的力量，他已經沒有了。唾沫流到了下巴上……他因為憤怒而全然蒼白了，但是已經……三顆子彈打穿了他……

——把他拖到路面上去！——老爺命令。

幾個哥薩克人抬起他，把他擲出了沿着大路的籬笆。這時候正有一中隊的哥薩克人帶着兩尊砲從它破來扶加到「斯塔尼差」去。老爺跳上了籬笆，像隻公鷄似地揚聲喊道：

——砲隊騎兵，快跑，別在旁邊跑過……

在我的頭上頭髮豎起來了。我在手里拿着賽美諾的衣裳和靴子，但我的腳支持不住，

牠們屈了下來……那些馬匹都有上帝的火花，連一匹也沒有踏過阿尼開，牠們都跳過去  
了……我靠在籬笆上面，不能夠闔起眼睛，在嘴里面發着熱……大砲的輪子壓上了阿尼  
開的雙腳……牠們「格刺刺」地響了，像是裸麥做的乾麵包咬在牙齒上面似的，牠們繃  
縮了起來，仿佛是細軟的小棍子似的……我想，阿尼開要因為這死的痛疼而死去了，但是  
他連喊叫也不，連吐一口氣也不……他睡着，緊緊地把頭靠在地上，他滿手從地上擎着馬  
糞來塞進嘴里……他咬嚼着泥土，望着老爺，不霎一霎眼，但是他的眼睛是清楚的，平靜的，  
像天一樣……

有三十二個人在這天被它米林老爺打死，只有阿尼開因為倔強還能夠活下來……  
柴哈爾老爺從那小瓶子里面連續地貪婪地喝着，拭了拭他的，失去了光彩的眼睛，他  
不情願地結束他的故事道：

「這事情已經埋在許多古舊的事情中間去了。剩下的只有城砦，在那里面我們的農  
人們曾為土地歸還自己而爭鬥過的。現在，在這些堡壘裏面，是長着結縷草和「克拉斯諾  
的兒」草……阿尼開的兩隻脚是被斬斷了，現在他是用手走路，軀體豎在地上。他的模樣

是很快樂的，他每天和賽美諾的孩子在門前的柱子旁邊量身體的高度。那小孩子是長得比他高了。

在冬天，他常常爬到路上面去，這時人們趕着牲畜到河邊去喝水，他却舉起了雙臂坐在路上面。公牛都因此而跑到了冰上去，牠們滑得幾乎要跌倒，他却笑了……只有一次我注意到……春天，我們村公社的汽犁在哥薩克人的境界後面耕地，他支撐着自己，也去到這里。我在不遠的地方飼餵羊羣，我看見，我的安尼開在耕過了的地<sub>上</sub>爬。我想，他做什麼？我看見阿尼開朝四面張望着，他看到近處沒有什麼人，他便把臉壓到泥土上面，把一大塊被鋤頭翻起的泥土緊緊抱住，把牠壓在自己身上，用手刮削着牠，吻牠……他年紀還不到廿五歲，但是他自從出生以來沒有耕過地……這樣所以他厭倦了……」

在輕烟似的藍色的暮霧中間，蔚藍的原野睡着了，在一片花兒殘敗的薄荷上面，這一天的最後的一部分的蜜已經被蜂兒帶了去了。白色的，裝腔作勢的金雀花太自信地搖擺着戰士帽上的飾物似的穗形花朵。羊羣從山上回到它破來扶加去了。

柴哈爾老爹，依在拐杖上，靜靜地走了。在路上面，在為灰塵細心地織成的地帶里面，可以看見一些跡印：有狼的足跡，一步一步的，很少，腳形是長的，還有另一種跡印是用一條條

斜斜的綫橫割過道路的，那是它破來扶加的汽犁的跡印。

在這條夏天的道路伸進了那荒僻的長滿了植物的「海特曼的路」<sup>⊙</sup>去的地方，這兩種跡印分開了。狼的跡印轉向到那些狹窄的小路里去了，那里面是叢生着綠色的，穿不過的有刺的草和李子樹，而在大路上面便只剩下唯一的跡印，還在發着燃燒過的石油的氣味，這跡印是均勻的，沉重的。

⊙ *Hetman*——是古代烏克蘭的哥薩克人的一個領袖，這裏只是引來形容這荒僻的路罷了。

〔後記〕以靜靜的頓河而著名的蘇聯的青年作家蕭洛霍夫 (*M. Sholokhov*)，對於中國讀者也是很熟悉的了。這篇蔚藍的原野是從世界語中轉譯出來的。原譯者是西多洛夫 (*A. Sidorov*)，他還寫了段附記，節譯如下：

「蕭洛霍夫的蔚藍的原野是小說集頓的故事中的一篇。這本小說集是以在舊俄時代頓省的農村中的階層鬥爭為題材的……蕭洛霍夫的描寫哥薩克人的生活與階層鬥爭的作品，因其所描寫的自然世界與人物的現實性，又因其所用的詞句與譬喻都是從農民的日常生活中取出來的，所以非常能使人感動。」

魯迅先生翻譯的一天的工作集中有一篇這作者的父親，描寫在內戰時代頓省的一個哥薩克老人的悲慘的故事，風格和這一篇也相仿，恐怕本來就是在同一集子中的。

「消息報」紀事

## 蕭洛霍夫的談話



李守東譯

米哈衣爾·亞力山大羅意司·蕭洛霍夫是一位雅趣的人。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我沒有桌子在前面，所以我啣着烟斗，靠着長椅子，把我們的會話記錄了下來。這一位不大喜歡說話的作家，却特別應允了消息報的訪問。

——唔唔。現在，是在寫着靜靜的頓河的第四卷，到秋天，想完成開發了的處女地的第二卷。

——是的。那麼其次呢？

——其次是寫戲曲！

——戲曲麼？

——是受舊的寫實主義手法之影響的！

舊的和新的；——說得正確一點，是寫着農民出身的「父與子。」這一個戲曲，我開始寫牠的時候還在三年以前，因為寫開發了的處女地，和要完成靜靜的頓河，就把牠延擱到現在。

——這個，是靜靜的頓河？

——這是四卷的長篇。目前在寫第四卷，是最後的一卷。

——一般書中人物在最後是怎樣的呢？

蕭洛霍夫突然抓住了他的煙斗，並不立刻說下去。

——最後麼？同志蕭洛霍夫從長椅子上立了起來，走近窗前去，瞭望着窗外的頓河——

——呵，春已經來啦！

從窗口望出去，就可以看到頓河。我們的談話，就在這樣一個書齋中。這一個書齋是在惠密恩斯加亞村之白種哥薩克人家之間，一家大宅子的上而架着的鴿籠似的小屋。這個，我們在靜靜的頓河中是儘可以找到。這一個村落，也就是蕭洛霍夫住居的地方。他的

家就在旁邊的宿舍中。這是集體農場場員之家的所在地。此處離鐵道，在一百五十啓羅米達以上。我們是從印達堡乘坐郵政飛機飛來的。

頓河還在早春中，河水還不能夠暢流，河岸邊的冰，被水淹覆着，正在開始崩裂。呵，春天啊！這樣的春天是被蕭洛霍夫曾經描寫過的惠密恩斯加亞村的春天。關於這個，我們是很容易認識出來的。目前呢，從他的書齋之窗中，望見了古萊米亞契之山谷間的春，這個，我們已經見到他在開發了的處女地中描寫了出來。

——結局是怎樣的？你的話是指古里岳里·美萊霍夫而說的麼？

——我是說亞可西尼亞，巴達依·帕羅可夫，資基，米契加·加西奧伊，甚至史德朋等都在內。

——巴達依·帕羅可夫，資基在第四卷內是死掉了。

——是殺掉的麼？

——他是在安定中死掉了的。

——古里岳里呢？

這一位質樸的作家——蕭洛霍夫，對於這懷着熱烈之好奇心的新聞記者（*Journalist*），謙遜地回答着。他說靜靜的頓河之第四卷是非常難於說明的。因為，在前三卷中所展開着的偉大的莊嚴的敘事詩，在這裏不得不有一圓滿的結束。四卷的草稿是已經寫好了，這一個草稿經過了好幾度綿密的修改，到現在，這一位作家還在從事於逐章逐章的修改中。因之，對於書中主人公之最後的命運，他尚沒有決定——蕭洛霍夫在目前，就是正在檢討着這一問題。至於古里岳里·美萊霍夫在最後一章中之前程明白了，那麼，他的地理上的徑路也就明白了。

蕭洛霍夫接下去說：

——在第三卷的結末，美萊霍夫是惠密恩斯加亞村之派美司頓契史基師團的指揮。他在向着北方，例如帕拉西夫之進擊。到最後，他不得不和白軍一齊向諾惠羅西哥退却。

——他是回到達達羅斯基農園的麼？

——並不在南方，頓河沿岸武裝鬥爭的結果，白軍是毀滅了。他就投入了恰薩柯·美萊諾夫的赤軍第一騎兵聯隊，並且參加波蘭戰線。

——回到故鄉呢，他爲什麼不逃回故鄉去呢？

——不，也不是的。他還加入了暴動。美萊霍夫這個人是非常之個性的。我決定要把中農社會之哥薩克根性人格化。

不用說，我之把他從白軍中拖出來，並不說他就是波爾雪維克，實際上他也不曾轉變爲波爾雪維克。在第四卷中，米契加·加西奧伊却成了一個波爾雪維克。我把他從他的背景中托出來，他的轉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所以，這一個新人物，是有着新的意義的，因之他的出場也就來得困難了。

——那麼，亞可西尼亞怎樣呢？

蕭洛霍夫正在微笑。

關於這個，在文字上的往返，如來信詢問的，有着很多的數目。就在今天，愛斯加鐵路的楷羅諾亞羅加亞站長，還請 *Саша* 同志送來了一封用鐵道用箋寫着的信，要求着作家的答覆。

——蕭洛霍夫同志！關於靜靜的頓河中之主人公們的前程，那一個都想知道。在其中，

尤其是關於亞可西尼亞的，更想知道。

——更想知道亞可西尼亞的前程！在最後一章中，這一個女子是不會生孩子的，所以她却並沒有一般女人所有的痛苦。

——那麼，其他主人公們呢？

——總之，可以安頓的地方就把來安頓了。一篇小說的材料是非常豐富的，你也知道，要一一預述，那是無益的。因為在寫的時候，還得爲着筆調關係，隨處得加以老慮，計劃。這一種計劃，確是一個長時期的工作。當我開始計劃靜靜的頓河之第一卷起至最近全篇完結爲止，繼續着八個年頭哩。

——那麼，什麼時候可以發表了呢？

——我預備能在夏初完結牠。

——放在雜誌上登載麼？

——我想不放在雜誌上登載了。

——不放在雜誌上登載，爲什麼呢？

——在月刊雜誌上連載，總覺得太多了。我正在想，在雜誌上登載的，完全是短篇也不好，總以短篇連續成的中篇來代替長篇爲是。這樣一來，簡直可以把月刊雜誌之長篇完全擠出。而且單行本之出版，也可以快一點，因爲長篇的東西若在雜誌上發表，就得要有等待牠刊載完畢之相當的期間。

蕭洛霍夫對於他的大著靜靜的頓河的談話，已盡於此。關於靜靜的頓河之第四卷中詳細的消息，我們可以直接從他的書中去找尋。

蕭洛霍夫的工作時間，在每日清晨七時起，至夜晚爲止。

——開發了的處女地到那一卷爲止呢？

——第二卷是最後的了。關於牠的內容，是敘述一九三二年——集體農場設立時期的。以集體農場中加入中農份子爲中心，尤其在事件的展開上，給與了相當的界限。最初，我在第二卷寫的是曳引機分配所。但是經過考慮後，我就中止了。到底古萊米亞契山谷間的曳引機分配所是不成的。在目前的集體農場偉大的歷史的過程使古萊米亞契山谷間從機械破壞時代脫出，我希望能把這些人們盡量地描寫出來。然而，我並沒有把牠如期望地

寫成一部新小說，而處女地的開發終於是一件歷史的故事而已。

——第二卷是拿什麼作主題來開展的呢？

——一般說來，這些人物都是沒有多大變化的。他們都是伸引至一九三二年為止，在這時期中，每個人物的個性逐漸地開展着。所以，第二卷實在是緊接着第一卷的。

——登場人物也和第一卷里出現的相同麼？

——是的。大衛篤夫還是這樣隨隨便便。史契加里老爺仍然沒有消失他的丈夫氣。地方上的人們是愈加聰明了而且在文化上也進步了。樸魯愛夫與契莫夫加入了暴徒的小組。在第二卷中，我並不想從各個部份加以詳細的說明，因為我想要留給讀者以想像的餘地。第二卷和第一卷同，我仍舊着重在生活的描寫。在那裏，存在着集體農場非常新鮮的生活，而且是有着深切興趣的。這裏，我曾採用了幾分「生活描寫作家」所說的「諷刺」（Ironics），但是我也想到，所謂 Irony 是已經失掉了牠的尖銳性了。

在這一故事的開展中，蕭洛霍夫非常熱情地描寫着地區勞動者之典型人物。就是在目前，蕭洛霍夫對於這一種典型人物還是異常地關心。他常以當地人們之指導責任者自

任。把他和西歐的智識階級者比較起來，他的善良的特性，對於地方的指導，普遍的知識之上進的渴望，以及其世界觀等，都是值得我們感激的。

——在作家，他所含有的自我意識——他接下去說：——應該有種驚異的，敏銳的，對於一般的知識文化之把握。因為他有支付給使大眾感服的責任的。

蕭洛霍夫和任何一個地方上的人，都是很親近的。他從外國旅行歸來後，常在地方黨委員會總會地方的少共團之前，講述他旅行的經過。他自己的墨水筆內是常常沒有墨水的，所以他往往拿了人家的墨水或筆到地方委員會去出席。他的處女地的開發的每一章段，都在地方黨委員會內和惠密恩斯加亞村之區前衛隊內宣談過。這個事情，在我們想像起，那些聽衆是多麼幸運呵。

——當我寫完了社會主義競爭的一章後，我就拿到地方黨委員會中去宣讀。宣讀的結果，對於梅頓尼柯夫規約的認識不甚明確。我對於這一個原故起先不甚明白，後來經過同志們思索的結果，他們忠告我說，這因為寫作時的情緒太低了。我是無疑地接受了他們的意見。其後，有信給我說，關於我寫的集體農場的人們，但是規約於耕作上不甚有競爭

性。』可見在寫作時的情緒是不能不熱烈的。

談話間，有郵件送來了。這是由環狀航路之郵政飛行機上飛送到村裏來的，牠帶來了新聞紙及信件。莫斯科來的新聞。到這裏已經遲了八天。蕭洛霍夫却非常高興起來——

從這裏到最近的火車站有一百五十啓羅米達。作家蕭洛霍夫遠離了莫斯科而住在這裏。

——你爲什麼要卜居在惠密恩斯加亞村呢？

——沒有什麼，只是爲着創作的關係罷了。爲着搜集材料，所以和書中的主人公們住在鄰近，不斷地和他們會面，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可作無厭的觀察。

——那不是遠離了讀者了麼？讀者們常有信寫給你麼？

——間或有的。

——數目多麼？

——相當多。

——有很多很多罷，那些信？

——那，不能說十分多。

——一般讀者的來信，大概估計有多少呢？

——這個，現在，有多少……：

——一般讀者們，在信上寫些什麼呢？

——實在說來，這些信都是差不多的。這些信也有從知識份子寫來的也，有從場員寫來的，也有從勞動者寫來的，也有是地方上的人們寫來的，這些信在比例上都不少。一般的信中，大多是對於我創作上的忠告。讀者們常常拿着他們自己的興趣來補正我小說中的人物。其中非難的信也不少。尤其關於開發了的處女地中的露西加和對於我的非難最多。不過關於忠告的信件中，也有許多在創作的趣向上和我是不同的，因為讀者總是要求着合乎他們自己脾胃的小說上的人物。總之，聰明的讀者寄來的信，對於作家所生的利益，其價值決不在乎批評論文之下的。

說到批評，作家蕭洛霍夫是並不承認牠有過高的價值的。

——我對於批評並不覺得怎麼樣。這對於我個人並沒有什麼益處，也無甚意味。批評這個事情，並不是大家能夠的，批評家的批評並不是一種指揮。特別在最近之作家同盟的「莫普」中，在寫作上甯願從科學的勞作中作自我肯定，以寫作出好的作品來。至於我，從讀者的批評中却還感到興味，創作上之趣向以及痛苦，都能使我感到高興。——因為這是具有人間性的批評啊。

對於開發了的處女地的演劇化，蕭洛霍夫也不承認有更高的價值。這一個劇本，目前正在主要都市中的劇場中上演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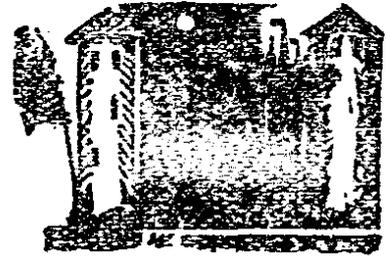
——電影對於我的情形很不好。靜靜的頓河不過是一捲不很好的軟片而已。徐漠諾夫的導演太粗心了。在銀幕上映演出來的開發了的處女地簡直成了滑稽的東西，我對於這一個片子很不滿意。由戲曲作成小說是沒有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由小說做成戲曲，也是不一定可能的。

我們正在談着開發了的處女地在舞台上的情形時，蕭洛霍夫接到了一封從莫斯科

發來的電報。那是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會打來，詢問蕭洛霍夫在什麼時候能夠到莫斯科。在這個時候，蕭洛霍夫還不是國防人民委員會中的一員。

我們的談話終了後，蕭洛霍夫就從事於發出對國防人民委員會的回電。我們經過一座笨大的書架，在這書架上，放着好幾百冊各種裝幀的書籍，但其中沒有靜靜的頓河與開發了的烏女地這兩本書。書架中，蕭洛霍夫放着用歐洲十四國文字翻譯的集子。但在其他的書架上，翻譯的書不多。蕭洛霍夫自己的著作被外國翻譯着的事情，他有些還沒有知道吧。

我們在街上分別了。這一個會話的記錄，從郵局中寄遞到莫斯科去。我們却乘了馬走，不到四晝夜的辰光，已經到達了車站了。



M·高爾基作

# 道司基卡也夫及其他

夏伯譯

## 出場人物

道司基卡也夫

葉麗薩魏達——其妻

安多尼娜

阿列克謝意

道司基卡也夫與前妻所生子女

伯夫林——神父

茲汪曹夫

瓦爾瓦拉——茲汪曹夫之妻

克仙娜——瓦爾瓦拉的繼母

格拉費拉——女僕

戴意霞——梅蘭娜女僕

梅蘭娜——克仙娜的姐姐

波羅波德

舒拉

賈金——茲汪曹夫的表弟

拉波皆夫

卡勒梅高瓦

良賓寧

波羅達代——兵

沽茲民

猶西夫——神父

賊濱——地主

顧濱

涅斯特拉夫內及其子維克多

特羅耶露扣夫

蔡羅汪涅夫

李梭高諾夫

莫克歐烏騷夫

白特林克

仁娜

初公諾瓦

蘇佛龍

冠司丹金

## 第一幕

商人俱樂部。一門陳設壯麗的客廳，對着觀衆掛着一張亞力山大三世，全身戴帽子的肖像——在淺藍色的底子上，一個深色的面孔，身後邊——是一種柱子，使觀衆可以想到列寧格拉德的交易所。舞台的深處——在兩色的客廳上有個寬大的門，可以看見走廊，這裏邊——一張桌子，上面鋪着紅色的絨毯，桌子後面，在牆上——一個金色的鏡框，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凸出框外，鏡框上交插着兩面紅旗。正是會議休息的時間，大廳裏還留下幾小羣人在談話，他們在漸漸地分散着，走進客廳，從這裏——左方有門通到飯廳。右方有門通到消遣室。靠近犄角上，老頭子猶西夫神父坐在圍着山羊腿的一張軟椅的邊上，穿着農民的草鞋，褪色的法衣，尖鼻子，禿頂戴眼鏡。從大廳走出來的有：伯夫林，包爾非力，彼得羅維赤，涅斯特拉失內，前任市長及地方協會議長，米海意拉，阿爾星蓋拉，他——拉着手杖，有點跛足，沾茲民，李梭高諾夫，製造家。

李梭高諾夫：你——伯夫林神父，等一等再講，我先去要杯茶來。（停下走，看着皇帝的像，嘆

息。〕怎麼樣，陛下，你的兒子算過了吧？噯，嘿嘿……

涅斯特拉夫內：（坐桌旁，憂鬱地）依我的猜想，是立憲黨員伊里契和布爾什維克恐嚇我們。他們的計劃這樣——恐嚇。

伯夫林：我有些害怕，在這種情形之下——也許你們錯誤了。伊里契——他把唯物論搬到人間來，這個罪大惡極的東西啊，——真是世界上最殘暴最邪惡的智慧……

涅斯特拉夫內：那麼，你在國會的時期不也有過社會革命的，那時候你的天上的智慧也到人間來過嗎？

伯夫林：你的這種諷刺還不恰當。你要記得，在國會時期，教士當時是非常的多，這很可以表示人民的力量……

涅斯特拉夫內：是的……伯夫林神父，我們坐下吧！……

伯夫林：更深一層地看去，我們還見到社會革命黨在拒絕恐嚇主義，用盡所有的方法和立憲黨結合，可是後者表現出來的醜惡比較前者少些而已——因此我們看到——這是關係他自己後來右傾的重心的。

走向桌子旁坐下的：蔡羅汪涅夫，屠宰場主人，特羅耶露扣夫——麵粉商，五十歲，非常像亞力山大三世；特羅耶露扣夫也自以為和皇帝相像。在大廳門旁瓦西力·道司基卡也夫同莫克歐烏騷夫在談話；莫克歐烏騷夫——穿着尋常的服裝，他——管理俱樂部的事務。道司基卡也夫和他一樣，但他在舞台上全劇都是繼續地表演着。道司基卡也夫是俱樂部主任，兩手插在兜裏，傾聽着所有的談論，有時也加入他們的談論中，最後只剩下他自己，尋思的樣子吹着口哨。

蔡羅汪涅夫：剛才講什麼啦？

伯夫林：喏，包爾非力·彼特羅維赤說立憲黨故意拿伊里契和他的黨徒恐嚇我們，我知道他們的恐嚇，因為要使商會左傾，傾向他們，傾向立憲黨，在他們的權力之下……

蔡羅汪涅夫：那麼你呢，伯夫林神父，你不是立憲黨嗎？

伯夫林：無論在那種情形之下我都不屈服的。我總是這樣……

道司基卡也夫：（走近他）對啦，總是怎麼樣呢？

伯夫林：就是說，如果在位的人承認他們自己不適當的意見和事情的話——很可以推選

別的人。我們現在還有，並且留立克的後裔領采他的王公子孫們正在繁盛……

李梭高諾夫回轉來了，侍者拿着一杯茶進來——茶壺裏盛着干牙克酒。

道司基卡也夫：後裔，只是些空的布袋……

特羅耶露扣夫：我們都是在夢裏生活……

李梭高諾夫：他們在茲汪曹夫的飯廳裏罵哪——我很喜歡聽！

蔡羅汪涅夫：哼，是的……臨時政府的委員，儼然是我們的省長一樣……

特羅耶露扣夫（懶懶地）：他在我的辦公廳坐了很久啦，很老實地等着，等我什麼時候叫他？

涅斯特拉失內：你跟他怎麼說呢，道司基卡也夫？

道司基卡也夫：聽見啦！

涅斯特拉失內：你什麼都很滑頭。

道司基卡也夫：學着點罷。

涅斯特拉失內：我不明白你——你向什麼方向呢？

道司基卡也夫：那麼你呢，彼特羅維赤，你向着什麼方向呢？

涅斯特拉失內緘默着。大家都看看他，等待他沒等他開口。

伯夫林：此外，茲汪曹夫的談話裏邊關於宗教的一部分——非常罪過。在許多習慣的和輕

率的侮辱裏邊，知識分子先生們的圈子裏壓迫教士已經習慣啦，這上面正表示出，應

該從奉神的古斯拉夫的言語裏邊除淨，要用上帝的聲音使教徒們的靈魂——我們

民族真實的靈魂 爲清楚些。

涅斯特拉失內（憂鬱地）真的你也這樣說！把你的手指頭放在女人的嘴裏，真實的……

狗蠻子！

蔡羅汪涅夫：見仗就跑，見仗就跑啦。

李梭高諾夫：整個的俄國都在逃亡。

伯夫林（覺悟）這種圓滑的傳教的原因乃是要使思想自由，民族自由等等的……

涅斯特拉失內：你在國會裏的時候，就是這樣狡滑的，知道了國會的情形，把這些完全都傳

說出去了。

伯夫林：你這是沒根據的斷語。茲汪曹夫的話應該這樣說：他的意見，顛倒了事實，天主教教

堂利用拉丁語言傳教的，（猶西夫神父盤腿抽烟）然而羅馬教堂的權威和力量沒有什麼，雖然也受到邪教徒的跟路德一樣的人們的攻擊……

涅斯特拉失內：得啦，伯夫林神父！你這話全把我們都餓飽啦，差不多都要吐啦。連你也一樣。  
特羅耶露扣夫：等一等，再讓我聽聽。

涅斯特拉失內：你隨便咽多少空氣，也不漲肚的……

伯夫林：（生氣的）可欽佩的包爾非力。彼特羅維赤，你的同族也都可欽佩的，你那種可怕的意志的命運要陷入在政治的威權裏，在政治的威權的愚蠢的危險裏邊。因此你必須知道，所有的有知識的人都應該把醜惡的人類的如何愚蠢宣揚出去，用真實的和光明的偉大的智慧解釋一切難解的和不可思議的道理……

李梭高諾夫：對的，嚶——對的！

特羅耶露扣夫：我們就好像在夢裏生活一樣。鬼……

伯夫林（用力地）：宗教有他對付毀謗和魔鬼的陷害的武器。

涅斯特拉失內：我反對宗教，但是我並不計較。

伯夫林：有這樣保衛的武器，宗教應該更完善的發達起來，因為如果人們要用聰明的頭腦的時候——必須掉換些聰明的教士。在莫斯科現在正發生這個關於牧師總選舉的

問題……

涅斯特拉夫內：你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

李梭高諾夫：我們親愛的朋友，那怕給我們一個魔鬼——只要有了秩序，這才叫做事情。

特羅耶露扣夫：（感嘆地）怎麼着，朋友，這好像不是我們應該做的！我們都談一談那些鄉

下女人的……她們的革命並不擾亂什麼。她們自己的事情並沒有丟掉……黃瓜也

都醃上啦，白菜也都醃上啦，蘑菇也……

道司基卡也夫：願滾來啦……

伯夫林：真不願意遇見這個東西！（很迅速地向右門，看到猶西夫）啊，是您哪，猶西夫神

父！你抽壞烟絲哪，您怎麼這樣呢？壞烟絲，啊！

猶西夫：沒什麼，抽烟吧，沒什麼。

伯夫林：真儉省啊！這裏可不是飯店啊。

涅斯特拉失內：（把他推到門前去）走吧，不然，又衝突起來啦……

伯夫林和涅斯特拉失內走了，李梭高諾夫在後面跟着，從門隙向大廳望。顧濱從大廳

走出來，粗笨短小的人，光臉，傲慢的一雙眼睛。送出阿列克謝意。道司基卡也夫。

顧濱：這個就是她嗎？

阿列克謝意：是的。

顧濱：紅頭髮的，穿着鼻涕顏色的衣裳。

阿列克謝意：是……那就是仁娜。沽斯達諾沃娜。

顧濱：不錯，活屍一樣！正是一個女人媚人的年紀……

阿列克謝意：你想要說中等年紀的吧？

顧濱：我所說的，媚人的年紀就是三十到四十之間的。最有味，你明白啦？

阿列克謝意：不大明白。

顧濱：還是你父親比你聰明點，雖然他也不是從俾斯麥來的！我們去喝香檳酒玩女人去吧！

猶西人：可尊敬的阿列克謝意。馬特維葉維赤……

顧濱：什麼？

猶西夫：我敬心的求你，——無論如何請你把打死的那些鵝錢付了它……

顧濱：啊！這是你嗎？我已經告訴你啦：到法庭去。

猶西夫：不能，除非上帝的，我不能到你的法庭去……

顧濱：胡說得啦！離遠點！到法庭去好啦。若是不去——我下次還來，我不論哪些還射死幾

個！明白嗎？

猶西夫：我，阿列克謝意。馬特威葉維赤，我要在報紙上爭論爭論。

顧濱：去吧，在報紙上好啦！上阿爾西葉利那裏去吧！走吧……

到飯廳裏去了。猶西夫拿出烟口袋，捲烟，他想起來不准抽劣等烟絲。又把口袋收起來，

苦惱地把手一幌，從新坐到拐角上去了。

蔡羅汪：涅夫伯夫林怕顧濱哪！

特羅耶露扣夫：他是什麼人，誰怕他！

涅斯特拉：失內出來了。

李梭高諾夫：神父走過的時候去把脚撞他一下。

蔡羅汪涅夫：我們這麼說，包爾非力。彼特羅維赤笨手笨脚把他踢了出去。

涅斯特拉夫內：這於我有什麼關係呢？阿爾西葉利這樣做過了，顧濱在吃飯的時候扯過他的頭髮啦。

特羅耶露扣夫：他應該進瘋人院……

涅斯特拉夫內：現在應該置一個瘋人城隍。

李梭高諾夫：聽，他們在飯廳吵哪！我去看看。

都出去了，剩下特羅耶露扣夫，摸着鬍鬚，看看皇帝的肖像，又對着鏡子照照自己。倒酒，拿起來喝，言語支吾地。

猶西夫：祝你健康！

特羅耶露扣夫：（想想）啊，我並沒打噴嚏哪。

猶西夫：那就請你原諒，也許我聽錯了。

特羅耶露扣夫：你從哪來？

猶西夫：從鄉下，從高馬羅夫來的。

特羅耶露扣夫：啊啊！……在這等什麼？

猶西夫：等梅蘭娜院長，她吩咐的。她說她在這裏。

特羅耶露扣夫：她——在這裏。你喝干牙克酒嗎？

猶西夫：我們現在在什麼地方！自己跑吧。跑了也找不到！俄國完了！

特羅耶露扣夫：哪，喝呀！

猶西夫：謝謝！祝你健康！嚶嘿……怎樣……想不到這酒這樣淡！

特羅耶露扣夫：（滿足地）酒燒嗎？再來一杯……

從飯廳裏出來：白特林克。道司基卡也夫和莫克歐烏騷夫在他後面，在他們前邊李梭

高諾夫時左時右的跑。

白特林克：（驕傲地，大聲地）請你別跑，安靜點！

李梭高諾夫：我願意同你們先生們談話……

白特林克：我可以坐下嗎？你們也請坐哪，你們想怎麼樣？

李梭高諾夫：謝謝你的美意，你的……

白特林克：你少說點，用不着客氣……

李梭高諾夫：聽說，伊里契——這個布爾什維克想要威嚇我們……

白特林克：他是怎麼想出來的？

莫克歐烏騷夫：允許我通知你們：伊里契，當拘禁了他的同黨以後，就跑到瑞士去了。他是一個非常機警的人。

從飯廳，大廳裏走出一些人來圍着白特林克，看着他。人羣裏，賈金靠着牆站着。梅蘭娜也出來了，坐在圈椅上。猶西夫神父走向她，鞠躬畢，遞過一張紙，談起話來。梅蘭娜領他到大廳去。隔了一會，神父很快的走過飯廳去。

白特林克：對啦，當然地，瑞士可以把他引渡給我們。你啊，是市政局的職員，喜歡政治的，但不在城裏的街道上乘汽車。你明白啦？我是提醒你關於政治的事情。我們有臨時政府。

李梭高諾夫：請你原諒！當然哪，我們是外行，應該信任誰——我們也不曉得。

白特林克：好，你們又站起來啦……又動起來了。

李梭高諾夫：人們都斷定，在我們布爾什維克城裏已經有啦。

白特林克：不要聽信這種市場上小販的傳言吧。

李梭高諾：天這是委員茲汪曹夫夫人說的。

白特林克：什麼？我不信。我知道她，她是一個非常賢慧的女人。

莫克歐烏騷夫：我敢報告，這城裏早已經有了布爾什維克啦。

白特林克：有啦？

莫克歐烏騷夫：這是確確實實的。

白特林克：他們怎麼樣呢？

莫克歐烏騷夫：宣傳社會主義，也就是鼓動社會主義革命者吧。

白特林克：啊，別說這末兒，我們時常聽到布爾什維克宣傳……在彼德羅克拉德已經把

他們拘禁起來了，我們怎麼辦呢？也應該把他們拘禁起來呀！

莫克歐烏騷夫：早藏起來啦，先生。

道司基卡也夫：我們這裏還有幾位公爵在懷疑臨時政府的力量哪。

白特林克：因為什麼？政府逮捕，拘禁他們這是安定秩序……

涅斯特拉失內：問題是在於誰逮捕，逮捕了又怎麼樣？他們應該逮捕律師，教授，智識分子以

及所有的下層黨員們。

白特林克：（困乏地）爲什麼要這樣決斷？裏邊還有許多重要人物呢，比方說：李沃夫公爵，

還有那個……

道司基卡也夫：公爵是他——李沃夫，李沃夫哪——好像個驢子。

白特林克：（大笑）這真太幽默了……何必這樣呢？我們應該信任臨時政府……

涅斯特拉失內：也可以說他是個孕婦，好像被社會主義者強姦了。

白特林克：（孤獨地）我不這樣想……

蔡羅汪涅夫：（向涅斯特拉失內）啊，夠受的，道司基卡也夫和公爵斷絕了關係啦。

涅斯特拉失內：對啦，口才也好，手腕又靈活。

蔡羅汪涅夫：啊，了不起！

白特林克：（向道司基卡也夫）那麼你的好朋友蒲雷曹夫近來怎麼樣了？

道司基卡也夫：他在一個月以前就死了。

白特林克：哎，是啊，我忘記了，很可惜。真是可貴的人，古怪的人。

李梭高諾夫：並不是像一個惡人的聰明。

蔡羅汪涅夫：和我是一樣的買賣人，從當小夥計爬上去的。

涅斯特拉失內：娶個老婆糊里糊塗的，可是很有錢，使他跑到我們這圈子裏更驕傲他的幸

福了，也時常發發脾氣，但是讓人們看出他更愚蠢，好像阿列克謝意·願濱一樣……

白特林克：啊，這樣啊？

涅斯特拉失內：他自以為比他再好的人沒有，世界上沒有別的人啦。

白特林克：（帶憂鬱的樣子）爲什麼還不開會呢？

從他那裏漸漸離開，客廳空下來，他坐下，看皇帝的肖像，拿手絹擦嘴。又看看人們，走向

特羅耶露扣夫，小聲向他說。

特羅耶露扣夫：閣下，讓我知道是不是這像和我一樣？

白特林克：是的，像有一點。

特羅耶露扣夫：閣下，你是我最尊敬的長者，請你接受我的請求……

白特林克：我可以幹什麼？

特羅耶露扣夫：你——辦得到！很容易的，閣下，你是一個很愛國的人，若是兒子被捕了去，那末他父親掛在這裏也是不體面的。如果是我，把它拿回去另把衣服畫成平常人的或是商人的樣子……

白特林克：（不安地）對不住，你……瘋了嗎？你在做夢啊！（站起來，走向飯廳門前去。特羅耶露扣夫驚異地藏藏在右門後面。白特林克從飯廳裏出來正遇到的仁娜，葉麗薩魏達，道司基卡也夫，賊濱。）

仁娜：（特別聲調地）要不要買汽車啊，你在這裏哪？我找過你好久啦。

白特林克：我聽着……

仁娜：你先別說話！聽我說：應該找個好手，只是平凡人認為奇怪，有錢人也認為奇怪，對嗎？

賊濱：工人們生活很安靜的，對於奇異已經滿足了。

仁娜：你總愛說反話，這並不好！你老在這裏坐着，好像……

賊濱：老鷹蹲在山尖上似的。

仁娜：不——老母雞！他坐的時候太久啦。

葉麗薩魏達：你能坐出什麼來呢？

仁娜：（嚙手指）哪？

白特林克：（氣憤地）你說過兩分鐘來，爲了等你，動也不敢動，那些商人們有的喝醉的，有的發着瘋，剩下那些又都是些粗鄙的。

仁娜：你看他又在坐下了！麗薩，你笑什麼？

白特林克：政治，政治！都欠用磨菇把他們毒死，他們在政治上懂得什麼？這些小鬼！我——累了！

賊濱：現在連工人，兵士都在幻想着……

白特林克：得啦，朋友！

葉麗薩魏達：開過會之後我們要跳舞嗎？

梅蘭娜：（出來了，坐在靠近大廳門旁的圈椅上）你可找着時間跳波良司克舞啦，伶俐鬼！

葉麗薩魏達：（快樂地）怎麼着？老頭們把話說夠了都散了，我們可以……

瓦爾瓦拉：（從飯廳裏出來）麗薩，你沒看見安特利在什麼地方嗎？

莫克歐烏騷夫：在小客廳裏。

仁娜：你不高興了？巴爾比什！

瓦爾瓦拉：我一點沒有。

賊濱：你好哇，瓦爾瓦拉·葉高羅夫娜！你不是說要把我的頭砍掉嗎？

瓦爾瓦拉：我——不這是涅斯特拉失內說的，他有許多這種惡作劇。

仁娜：我不願意政治！我不願意你，瓦良，砍賊濱先生的頭。因為什麼呢？——因為他有個快樂

的頭，你的頭是聰明的，可是俄國人是和善的，都不願意砍自己人和善的頭。

大廳鈴響。

白特林克：完了！我們走吧！仁娜！

仁娜：我常想，我什麼時候才能和『貴族子弟』說話。我跟『看院子的』、『看院的小狗』

都說過很久的話了。這真是可笑的！

他們走向大廳。從梅蘭娜面前經過也沒點頭。

梅蘭娜：你好哇！

葉麗薩魏達：啊，對不起！（一躲跑進大廳去。）

梅蘭娜：瓦爾瓦拉——等一等。

瓦爾瓦拉：你用我嗎？姨媽？

梅蘭娜：叫你，就是用你！你的男人給教堂出力了嗎？你爲什麼不教給他呢？你連教他也學不

會政治，沒有教堂把你們的頭都掀掉！

瓦爾瓦拉：你還不明白！安特利說教堂附近居民，因爲敬神應該更普遍些更豐美些。

梅蘭娜：（敲棍子）應該更凶一點，應該再威脅威脅！美麗只能在劇場裏！

瓦爾瓦拉：請原諒我，我要找我男人去……

梅蘭娜：（搖搖手）去罷，去罷！聰明點的找別的男人去了，跑吧！跑去吧，搗亂鬼！

（站起來，要走向飯廳去。涅斯特拉失內和莫克歐烏騷夫正從飯廳出來。）

莫克歐烏騷夫：適當的人來不及找啦！包爾非力·彼特羅維赤。

梅蘭娜：停下來聽。

涅斯特拉失內：我從前在聯合會米海意拉阿爾馨蓋那裏可以找到，現在來不及啦！奇怪……

……  
莫克歐烏騷夫：人民太沒有希望了。

涅斯特拉失內：你自己有希望嗎？

莫克歐烏騷夫：你侮辱我，包爾非力·彼特羅維赤！他是一個很謹慎的人，早藏起來……

梅蘭娜：怎麼回事？他往哪藏？差不多每天他都在人民大會裏嚷叫。

莫克歐烏騷夫：我曉得我自己，在晚上，從來一個人不出來的。

涅斯特拉失內：得了罷！你就是這樣……不要忘記你是一個愛國者！

梅蘭娜：（向涅斯特拉失內）坐一會。

涅斯特拉失內：好的，但是我的那一夥人都分散了，現在這種時候，什麼事情都可以臨到自己

頭上。

梅蘭娜：還要那麼多人嗎？

茲汪曹夫從門口看，但很快地縮回去。

涅斯特拉失內：好，當然，大概已經這樣做了，已經起始講了，走吧？

他們走出去，賈金在大廳門前經過，梅蘭娜和涅斯特拉失內注視他的脚步。他坐在桌旁，取出『盟冊』寫。茲汪曹夫藏了，用手絹擦臉。

賈金：（站起）親愛的朋友們……

茲汪曹夫：我沒有時間！

賈金：不要緊，你來得及完成你的思想和忠誠的上進。

茲汪曹夫：這是什麼話？

賈金：你告訴誰啦？好像我教給舒拉偷他父親的錢，藏在我這裏啦！……

茲汪曹夫：不准動我……推我！你想吵架嗎？

賈金：我說實話，不好嗎？我是要和你吵架……

茲汪曹夫：他們不給登載！誰登報，就把誰攆出去。

賈金：（推他一下）你這是廢話！

茲汪曹夫：我不曉得是誰造的謠言，我並沒有再提呀，金錢！現在金錢算得了什麼？我不掩飾，

我並沒想到你的位置是我的。你何必這末技巧地把你的忠告藏起來？

賈金：這於事情沒有關係。

茲汪曹夫：突然……又不好啦！你是有知識的人……我們是有知識的人……

賈金：（微笑）你們也是有知識的人！

茲汪曹夫：我們有權力做這些笨牛的法律繼承人……

賈金：你鼓勵我嗎？

茲汪曹夫：我們固執自己的愚蠢是很痛苦的。

賈金：去吧，我並不愚蠢。別提舒拉了。你那是害他哪，你曉得，我雖然是忠厚老實人，然而也有

時有刻的。（往飯廳走。）

茲汪曹夫：（用手絹擦臉）廢物！

瓦爾瓦拉同道司基卡也夫很快地從飯廳出來。

瓦爾瓦拉：梅蘭娜姨媽怎麼啦？

道司基卡也夫：你想一想——自己猜猜，聰明的孩子。（很快地從飯廳過去。）

茲汪曹夫：他說什麼意思？

瓦爾瓦拉：這不關你的事。你爲什麼不叫我來開人民食糧會議？

茲汪曹夫：（慢慢地）沒找着你。

瓦爾瓦拉：你找過嗎？

茲汪曹夫：我告訴莫克歐烏騷夫，一定是這個撒謊的傢伙……

瓦爾瓦拉：（更凶地）你要做的時候，安特列你自己做去，你的機警失敗了。像米留柯夫所

說的他們和旗子，非常失敗。你知道布爾什維克並不是『左派的驢子』，那旗子也不

是『紅色的拭布』，不是的，這已經是無政府主義的旗幟了……

茲汪曹夫：你太火氣了。小聲一點說，周圍都是人。爲什麼要現在說呢？現在開會了。

瓦爾瓦拉：聽着，我們現在處於兩個無政府主義中間，紅的和黑的。

茲汪曹夫：哪，是，是我曉得這個……

瓦爾瓦拉：不，你不但不明白我們處境的艱難，也不明白它的利益……

茲汪曹夫：啊，天哪！你怎麼這樣好學呢！我只說關於布爾什維克的。

瓦爾瓦拉：（熱烈地）不，不是這樣！應該果斷點。應該仔細想想，你的關於布爾什維克在彼

特羅洛拉德失敗原因的話——是不適當，標語上寫着「一切都屬於蘇維埃權力之

下——『厚臉皮！

茲汪曹夫？你的態度太過甚了！

瓦爾瓦拉？你的話真漂亮……

茲汪曹夫？我真奇怪，你怕什麼？

瓦爾瓦拉？（向他臉邊耳語）你——蠢貨！你簡直沒有感覺……

茲汪曹夫？哎！真是，我是你的被僱的嗎！在這裏有什麼階級感覺？我並不反對……多無賴！

很快地走向客廳。瓦爾瓦拉無力地坐在椅子上，用拳擊打桌子。葉麗薩魏達從大廳裏

出來碰到茲汪曹夫。

葉麗薩魏達？親愛的特留特留囉赤加，我是多麼愛你！

茲汪曹夫？（生氣地）別擾亂我……什麼事？

瓦爾瓦拉？你過得不好吧，麗薩……

葉麗薩魏達？啊！你在這嗎？瓦爾瓦拉，我覺得我自己過得不好。『青春的年華毫無痕跡地消逝了

「一切都使我苦悶！但是你並不要怕。我不會把你的安特列意搶過來的，我愛他……是個愛國者……不像愛別人一樣！」

茲汪曹天：（憂戚地）讓我是個理想者吧！

葉麗薩魏達：就是理想者吧！也是喜劇的。安特留沙，等完了這些煩擾以後……我們可以跳舞啦！

舞啦！

瓦爾瓦拉：你瘋了！

葉麗薩魏達：慈愛的委員！你什麼都可以做得到！讓我們……

茲汪曹夫：（嚴厲地）這辦不到。（停一會走出）

葉麗薩魏達：他跑掉啦……好……我們到仁娜家裏跳小波良斯舞去，瓦良，我請你去大哪，

什麼臉子！你怎麼嘔，親愛的！你怎麼啦？

瓦爾瓦拉：去，葉麗薩魏達！

葉麗薩魏達：你要冷水嗎？

瓦爾瓦拉：去……去……

葉麗薩魏達跑進飯廳，瓦爾瓦拉閉上眼睛站了幾秒鐘，梅蘭娜同伯夫林從大廳出來。

瓦爾瓦拉藏在門右邊。

梅蘭娜：又熱又悶！真要吐啦，噁！要是我的手有力量，把你們都抓起來……

伯夫林：（歎息）『舐舐舌頭吧。』

梅蘭娜：你跟波羅高貝說過了嗎？

伯夫林：說過了。天性非常的愚蠢又過量的飲酒。

梅蘭娜：（不耐煩地）做事情還可以嗎？

伯夫林：什麼事他都不注意，輕視學問，使他迷失了路徑，可是……

梅蘭娜：你照直說吧，詩不是很好嗎？

伯夫林：詩是很適用的，但是為盲人預備的，然而他是亮眼的……

梅蘭娜：你，伯夫林，你又犯猶四夫，這個老頭子叫了來，念念詩可以學學怎麼樣好一點，聰明

一點！靈魂也可以從污泥裏升起來，可是這是空談，那能辦得到呢？你自己看看：在商界

裏邊從沒和平和睦，他們又在飯廳裏吵哪……

伯夫林（聽着）大概又是顧濱在那裏吵架，對不住，我要離開這裏。

大廳門開了，傳出驚人的叫聲：「人民萬能的精神……」從飯廳的門裏，顧濱，特羅耶露扣夫，李梭高諾夫傾跌搖幌着出來，都喝酒了，但不十分醉，莫克歐烏騷夫也出來了，後面跟着一個老年侍者端着一個托盤，盤裏有點心。

顧濱：噢，靈魂，靈魂……朋友，朋友的勸告，互想殘殺，狗矢！神父喝膩了酒啦——快要流眼淚了，老鬼還哭哪！我把他的鵝打死了……

特羅耶露扣夫：我們就坐在這像底下吧……

顧濱：我不願意，都是些賤種來來往往地在底下經過。

李梭高諾夫：你告訴我，阿列克謝意·馬特魏葉赤……

顧濱：不告訴，你這樣好學，去，再把女人都摩一遍，啊？

特羅耶露扣夫大笑。莫克歐烏騷夫開開右邊的門，侍者從那裏去來。

李梭高諾夫：阿列克謝意·馬特魏葉赤——我問你：我們跟德國講和呢還是打仗？

特羅耶露扣夫（憂戚地）：沒有皇帝——怎麼打仗？

顧濱拿什麼打仗，沒有靴子。瓦斯卡·道司基卡也夫和包爾非什克·涅斯特拉失內把當兵的靴子都做了麻的底子。

他們向客廳的右邊走。梅蘭娜禱告，望着天花板。從大廳裏走出來：涅斯特拉失內蔡羅

汪涅夫，最後——道司基卡也夫。

涅斯特拉失內：你聽夠了。我可夠了。梅蘭娜院長，你也不能忍耐了？

梅蘭娜：我從這裏聽到的話，都是使人悶氣的。怎麼辦呢，包爾非力·別特羅維赤？

涅斯特拉失內：這些事不是在這裏談的，明天你到我家坐一會去！

梅蘭娜：好，上帝給我們放下蝗蟲來了……

涅斯特拉失內：應當趕快把它們收起來。

梅蘭娜：於你有什么關係？

涅斯特拉失內：農民要來的，他們沒有主人不能生活的。

梅蘭娜：農民！農民也都學會反叛了，他們也喊叫起來了。

涅斯特拉失內：我們拿塊土把他們的嘴塞上，再給他們一點土，他們就……

道司基卡也夫：我們這樣，句爾非，我們把土給他們塞在嘴裏，農民的肚子可以裝得滿滿的，我們拿那點東西有什麼用？我們跟這般腦子混亂的人作什麼對呢？這就是一個問題！

涅斯特拉夫內：你是一個製造家，你又替工人們唱什麼歌？

道司基卡也夫：就是的！我是製造家，你是船主，管他什麼事，我們是同伴，固然這狗熊的隣居不好，但這是很顯然的。

涅斯特拉夫內：得啦……都曉得你無論什麼事都發財。

梅蘭娜：在一九〇六年〇七年的時候給你們看到怎樣對待工人的……你們忘了嗎？

涅斯特拉夫內：道司基卡也夫，除了他自己什麼也不記着……

道司基卡也夫：（微笑）這怎麼也不會——忘掉自己，倒差一點把賢人的名字忘掉。但是

決不會忘記神在天堂上。

梅蘭娜：你也在蒲雷曹夫那裏學會了不敬上帝了，那教徒……

道司基卡也夫：（走開了）哪，別吵啦！把舌頭磨磨。

涅斯特拉失內：耶穌教徒，一邊走一邊聞，查看賣誰有利，哎，有很多這樣的壞蛋……在我

們周圍！

梅閣娜：有力量的手，包爾非力要鐵的手！並不是這樣的……

顧濱出來，後跟着特羅耶露扣夫，李梭高諾夫。

特羅耶露扣夫：別走……

顧濱：我們走吧，我有幾句話告訴他們，我想告訴他們，愚弄……

看見涅斯特拉失內，看看也不出聲，站在那裏，把手放在背後，拿着手杖，背依着牆，大家

緘默幾秒鐘，聽着從大廳裏啞音的喊叫：「祈禱文的最大力量不可動搖的無限的權

威這些……

顧濱：（好像清醒了）啊，啊……包爾非力！很久不見你啦！怎麼樣，老兄！從城裏的偉人那

裏把我打壞攆出來了，現在你也給攆出來了嗎？誰攆的啊？

梅閣娜：阿列克謝意·馬特維葉維赤，過去的舊仇你還記着嗎？

顧濱：少說話，婦娘，狗你看我做，什麼害怕嗎？

涅斯特拉夫內：我從來不怕傻瓜，要是強盜，我有力量……

顧濱：你不害怕撒謊……你還記得葉郭爾·蒲雷曹夫打你的嘴巴嗎……

涅斯特拉夫內：離遠些，醉鬼……（搖着手杖）

梅蘭娜：你想想吧……

顧濱：（大叫）得啦！我們講和吧，別爾非什加！你這狗崽子……反正一樣，伸手出來，（想把

手杖從涅斯特拉夫內手裏奪過）

莫克歐烏騷夫跳進來，人們從飯廳的門後看着，大廳裏出來一個人嚴肅地講：『諸位，

請安靜點！』特羅耶露扣夫坐桌旁失神地望着肖像。涅斯特拉夫內想去大廳——顧

濱揪住他的領子。

顧濱：你不願意講和嗎？爲什麼，啊？怎麼，我不如你嗎？我，亞列克謝意。顧濱是最純粹的農民

的血統，真正的俄羅斯人……

涅斯特拉夫內：放開手，狗崽子……

顧濱：我給你梳梳頭！

莫克歐烏騷夫：（拉住顧濱的手）哎，你幹什麼！

梅蘭娜：（人都在飯廳的門那裏）拉開他們，沒有看見嗎？

顧濱：（推開莫克歐烏騷夫的手）你往哪去？你拉誰的手，啊？

涅斯特拉失內想從顧濱手裏掉出來，不可能。聽見大廳的聲音，從飯廳裏走出許多人來，在這些人中有——道司基卡也夫拿着一打紙。白特林克從大廳裏慢慢走出挽着

仁娜的手，她吃了一驚。

葉麗薩魏達：（如同平常一樣的快樂跑到丈夫跟前，問）真要打架嗎？

他向她幌着紙。莫克歐烏騷夫從底下用手掌打顧濱的肋骨。

顧濱：（嘆氣，放開涅斯特拉失內的手，大叫）我是誰呀？誰是魔鬼？顧濱嗎？打架？（大家拉住他的手，圍住他，把他推進飯廳，他大吼）把房燒了它……不讓你們活嘍……

從大廳的人羣裏露出歐良卡·初公諾瓦，很莊嚴的老太婆，帶着黑眼鏡，拉着她兒子蘇佛龍的手，五十歲光景，另外一個是冠可丹金也差不多和蘇佛龍一樣年齡，兩個人

都是高身材，過膝蓋的禮服，高跟皮鞋，在人羣中這些憂鬱的臉好像被什麼壓碎似的。

梅蘭娜：你好哇，歐良卡·尼高拉夏夫娜！

初公諾瓦：啊，誰呀？梅蘭娜吧？站下，孩子們！蘇佛龍到哪去啦？

蘇佛龍：給您椅子，媽媽。

初公諾瓦：冠司丹拿來。我沒有告訴你。怎麼樣，梅蘭娜院長，啊？他們在做什麼呢？你看看，從

前有律師，公證處，商人都相安無事，現在連爬都爬不上去，官吏雖然都在我們權力底下，啊？都隨將軍們自己支配……你怎麼不說話？你是我們之中的能幹人，賢惠的管

家的，我們都是同骨肉……

梅蘭娜：（啞地）我說什麼？

葉麗薩魏達：（向丈夫）多末固執的老太婆……

梅蘭娜：（很大的聲音）我說過啦，我要說……

道司基卡也夫：她這個老太婆，全城都怕她。

初公諾瓦：喊叫！大聲的喊叫！要撞鐘……召集大家拿着十字架在街上走……

葉麗薩魏達：多末惹！我們走吧？

道司基卡山夫：（挽着她的手）走吧……噫哈，麗扎卡！怎麼沒有眼力！

初八諾瓦：大家都叫喊……全世界都要叫喊了。

梅蘭娜：世界在哪沒有世界了……

## 第二幕

在蒲雷曹大家。夜晚。飯廳。桌上擺着一架水火壺。格拉費拉縫襯衫。戴意霞數着「土地

」的頁數裝訂着。

戴意霞：亞力山大城是確實有，這是電影上想像出來的？

格拉費拉：是有這座城的。

戴意霞：省城呢？

格拉費拉：不知道。

戴意霞：那麼我們有兩個省城啦？

格拉費拉：兩個。

戴意霞：我們很闊氣啊。（歎氣）這些無賴！

格拉費拉（笑）：好大脾氣的姑娘……

戴意霞：我我若是這樣……噯！我要把男人都攪亂得不安，故意造成許多謠言，讓他們聽  
到這些，自己戕害自己，互相摧殘。

格拉費拉：爲什麼要這樣呢？

戴意霞：這樣——是應該的……電影上想像出來的都很美滿——可是在實際生活上都  
和狗一樣的。

格拉費拉：人不都是一樣的，也不都像你的師太一樣的。

戴意霞：在我覺得都是一個樣。

格拉費拉：你呀，戴意霞，你應該多多學習，多念書啊。

戴意霞：我就不喜歡念書。

格拉費拉：有些書對於做主人的和做工人的是很好的。

戴意霞：我不是工人，我也不能做主人的，——誰娶我？而且女孩子也不能做主人。我要學——打架，挨過棍子也挨過嘴巴，頭髮也叫人家揪過，我念着讚美詩，祈禱文，生活……這些，葉文利能感到興趣，只是我不相信奇蹟，更不喜歡耶穌教，學老實忠厚，我討厭了！

（少停）你怎麼不願意跟我說話呢？我怕我把你的話傳給院長去嗎！

格拉費拉：我也不是胆小，我知道的太少，因為這個我不多說話。你可以，哪，跟道納特說話。

戴意霞：跟老頭子說話有什麼意思……

道納特：（拿着斧子，挾着木匠傢具箱子入）收拾啦，頂樓怎麼啦？

格拉費拉：門發響。時常打攪茲汪曹夫睡覺。

道納特：把燈給我，波羅波介意在廚房做什麼？

格拉費拉：他在哪等着哪。

道納特：你給他倒杯茶，給他點東西吃，他餓啦，去呀……

格拉費拉：看見他這種野樣，我不敢。

道納特：你不要看他的外貌，給他點東西吃。你聽我的話。我不是強迫你。我叫他進來，好吧！

格拉費拉：這是你的事……

道納特出去了。

戴意霞：你說道納特是好人——可是他儘跟騙子小偷在一塊。

格拉費拉：（切麵包）照這樣道納特不會壞的。

賈金：（穿着軍服，剃光頭，肩上搭着一件外衣）舒拉在家嗎？

格拉費拉：在自己房子裏，卡勒梅扣瓦也在那裏……

賈金：（拿起一塊麵包）你看電影嗎，達牙？

戴意霞：（困惑地笑，但是說話很累贅，很性急）在書上什麼東西沒有呢？你曉得，那些都是爲着娛樂想像出來的。

賈金：那麼阿勒伯山也照你所說的一樣是想像出來的嗎？

戴意霞：你說那山，一下子就看出來是想像出來的；你看，山上邊有雪就是冬天，可是山底下

樹上開着花，人們都穿着夏天的衣服，這還不是愚人做的事。

賈金：愚人把這個叫做——大自然，可是在你們教徒，却給一個名字叫——神，自格拉費

拉）牙高夫要來了，格拉費拉，媳婦你就叫他到頂樓上我那裏去。

戴意霞：（看他的踪影，歎氣）看外表很安靜的，說話可很厲害。上帝把愚人就叫了去，聽見他說話都很怕的。

格拉費拉：你喜歡他嗎？

戴意霞：不錯，很好的。若有頭髮更好看啦。沒有頭髮也不錯，無論什麼他都說得很明白（歎氣）就是一切都不是他所說的那樣。

格拉費拉：你常常跟他談話，他可以跟你學溫和點。

戴意霞：我也不是傻子，我曉得，姑娘能夠教小子什麼，是去年的時候，有兩個學習修士，學會了——學會懷孕啦。

格拉費拉：你啊，姑娘，這是不能避免的。人類的愛是從根上給的。

戴意霞：關於愛情在詩歌上是多們痛苦的哭號着，兩個人糾纏了一陣子，就跑了，這並不是

愛，這是狗一樣的開玩笑。

格拉費拉：你的聰明不大，脾氣可不小。

戴意霞：聰明在我夠用了。

道納特同波羅波介意——脚上裹着農民的灰毯，剃過的頭，和普通農民分別不出，

憂鬱地四下望望。

道納特：坐下。

戴意霞：怎麼打扮得這樣！活像個變戲法的。

波羅波介意：在小姐面前不要講這個，她是——院長的一隻耳朵。

戴意霞：（生氣）我不是小姐，壞蛋！我不走，我都聽完了告訴院長去！她會給你們厲害看看

……

道納特：姑娘，你啊，聰明點——走吧！格拉費拉你也走。

格拉費拉：（嚴重地）我們走吧，戴意霞。

戴意霞：我不願意。我有使命監視着這些東西。趕我出去，——我就告訴她說：攆出來了——

一定有反對她的祕密。

道納特：（溫和的）親愛的！你的院長——啊！沒用！你注意！人們把皇帝都攆走了，這還沒

有怕哪，你的院長只可以吓唬傻子去吧……

格拉費拉：別發昏啦，你怎麼的？你爲院長活着嗎？

戴意霞：爲誰？你說你連自己都不知道。

拉波皆夫在門口

波羅波介意：小青蛇！——毒蛇！

道納特：牙沙也是一樣的！——跑到自己房間裏去啦，這種人……

拉波皆夫：我好像知道他……

波羅波介意：知道我——不算奇怪。我好像野狗一樣，在人家的腳下轉了十七年了……

道納特：這才是——波羅波介意哪……

拉波皆夫：很忠厚哪！那是的……叔叔，你真有才幹啊，你淨做些無意義的……

波羅波介意：那不是我，那是一個從鎮上來的小神父，醉鬼，著名的——賣鵝的……

拉波皆夫：哼，大概是他自己說的……

波羅波介意：我自己創起來的，也沒受過很多的教育。只是從口頭上學點詩歌，在修道院裏

做夜禱的時候……

道納特：到過安寧日子時候以前你做什麼？

拉波皆夫：到愚蠢的時候吧？

波羅波介意：做過獸醫，我的父親是獸醫。他在一九〇二年的時候，省長是個沒用的東西：

……他指揮着打，我父親在腸子破了以後第五天，血流出來了，我還是早在三年以前出世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叫什麼？

道納特：人吧。

拉波皆夫：先生。

波羅波介意：你們不會給我痛苦嗎？

道納特：你不要疑惑，說出來吧。

波羅波介意：我是一個窮光蛋，一個去掉差使的僧侶，我承認人們都講些愚蠢的話，都應該到上帝那裏去，可是那些更愚蠢的，更可怕的却因為這個能夠很容易的吃到東西，活着哪……這告訴我們這是對於愚蠢的人是這樣，有的時候他們自己都會感覺到羞

恥。也是可惜的，生活飽暖的人整天的醉鬼，鼻子裏聞着煙，手裏有的是錢，可是周遭都是窮困！他們幾時肚皮裝飽了的時候，就算都有了，一切都對了，（說得更加蠢笨和陰沉）反正自己的良心煩惱。我呢，把全俄羅斯從這個邊到那個邊都走遍了，哎，什麼樣子！饑荒流下來好像伏爾加的河水淹沒了一千多里的田地一樣。人性的本來面貌已經從人們身上刷淨了。我要享受，我要威嚇別人。你若是碰了一個聰明些的人，就說：怎麼着，你媽的……對不起！

拉波皆夫：也不要緊！倒交了個口頭上的朋友。

波羅波介意：我和農民很習慣的。時常跟他們講：你們能夠永久忍耐下去嗎？統統把他們燒了弄死！現在，你看已經起始了。做老實人我算做夠了。

道納特：威嚇，威嚇別人，把自己倒吓一跳。

波羅波介意：是這樣的，他們雖然怕我，好像是不不要緊，我贏了牌，不想再玩了。可是人們想贏我。我就到你——您這裏來啦。（向道納特）我現在被你勸誘得相信你們在人羣裏的信仰了。我在磚窰裏聽到過你們兩次的談話。在特羅耶露加夫的磨坊，在道司基卡

也夫的泥廠，在公園都聽過你們同志的談話，同民衆的談話非常明確，大人先生們也都聽見了……

拉波皆夫：他們怎麼樣喜歡聽嗎？

波羅波介意：你說什麼？當然，他們感到羞辱。——總有一天，他們的鞋子會穿在我們的腳掌上不脫下來的。

拉波皆夫：僅僅是這個嗎？哪，你到我們這裏來有什麼事情呢？

道納特：事情他是有的，哪你念念……

波羅波介意：（站起來，彎腰，從靴筒裏拿出紙來，打開，很大聲的念，但並不看紙）

騷亂的人們，

魔王的囚徒們，

投入判決的永劫裏！

你們要聽——

這從純潔的心靈寫出的話語，

由神傳達給你們……

這是一個歌詞，底下是很長的句子。（咳嗽，低聲念。）

從三個城裏被大人們趕出來：

在搜德，高茂爾——他們把火燃起，

但在彼得格勒却放下毒蛇，

這些兇猛的毒蛇，

無限的狡詐，而好屠殺，

據說稱之為革命。

她是撒旦的親生女兒，

一日間吐食一百頭，

噉嚙，一百個人頭，

都是正教的人民……

拉波皆夫：噫——可能的！

波羅波介意這裏還有很多的。

拉波皆夫：爲了這首歌，工人們就把你的腦袋揪下來。

波羅波介意：因爲這個我才害怕……你怎麼樣？你對我怎麼着？

拉波皆夫：我們看哪，這在你自己啦。

波羅波介意：雖然在我——又怎麼樣？

拉波皆夫：把那張紙給我，（拿過來，向道納特）買金來過了嗎？

道納特：他在這裏。

克仙娜（進來）：天哪！這是誰呀！波羅波介意啊……你怎麼這樣胆大？牙高夫，敬畏上帝

吧！道納特——這是怎麼回事？

拉波皆夫：別嚷，媽媽。什麼事？

克仙娜：你往家裏領些什麼人？天天總有誰來！不一定，也不知道是誰——爲什麼彷彿進酒

館一樣的哪，他，波羅波介意，他的乾爹死了……你忘記啦？

波羅波介意（怒）：死了……我恐嚇了多少商人——他們也沒有死！

克仙娜：你別這麼大火性，你不敢，完全是撒謊，騙子，騙人。（用手指威迫）

波羅波介意：誰教的騙人你姐姐。

道納特：你幹什麼？牙沙？

拉波皆夫：到廚房去……不，不如到格拉費拉那去。我立刻同買金去。

道納特同波羅波介意下。

克仙娜：只顧跑，顯然是忙着玩紙牌去，回到家來就大叫起來，噯嘿，牙高夫，天啣，誰還敢嚴厲

地問你！

拉波皆夫：這個，媽媽……

克仙娜：我不願意聽你說話！我也不是你媽媽。

阿列克山達，你同買金都是些強盜！

拉波皆夫：買金可以教養強盜！這是他自己願意。

克仙娜：啊，啊！

拉波皆夫：雖然舒拉是個無恥的姑娘跟了買金，你是個慈愛的……

克仙娜：因為傻才和善，聰明的——你看看他們什麼樣。你看看茲汪曹夫他們……

拉波皆夫：你答應給我的父親的槍和衣服……

克仙娜：好——你拿去！拿去！趁着瓦爾瓦拉還沒有賣掉。她什麼都要賣掉的，什麼都……

拉波皆夫：你把那些東西全都交給格拉費拉——好嗎？茲汪曹夫在什麼地方？

克仙娜：在白特林克那裏。瓦爾瓦拉打算到莫斯科去住。白特林克同他的情人到那去，她也

要……

拉波皆夫：啊！那我走了……

克仙娜：等等，同我坐一會。你聽說我姐姐怎麼樣了？她同無政府主義的吵架啦，聽說把我姐

姐趕出來了，踩着腳……

拉波皆夫：踩着腳？哎呀呀！爲什麼？

克仙娜：這就不知道了。

拉波皆夫：多們可怕的事！再見……

克仙娜：你等一等……跑了，（看着）這末多的人，只是我一個人孤獨的。活像貓一樣，那是人？

格拉費拉入，氣惱地捧進水火壺。

克仙娜：你看你——總是吱吱地響！不用溫啦，我不想喝茶。我吃點什麼東西……一點特別的東西才好。你等一下，到哪去弄點胡瓜湯加香腸，小酸黃瓜，哎，香腸沒有啦！什麼也沒有啦！（格拉費拉洗茶杯）錢倒不少，可是糧食都餵了大兵啦。我們怎麼活喲？我死了吧，又不願意死。你爲什麼不講話？

格拉費拉：我說什麼？我又不懂得這些，怎麼好說？

克仙娜：我也不大明白，除了家務事，我連想都不會。你儘撒謊，你有什麼不懂，你是個聰明人，就因爲這個，死去的葉郭爾才愛上你。

格拉費拉：你又談起這件事……

克仙娜：（想想）是啊……提起這件事，你曾經是我丈夫的姘頭，可是我並沒有反對你的意思。

格拉費拉：（痛苦地）都打毀他，都打得粉碎，爲的要傷心，爲的要哭起來啊，誰不曉得生活，誰不曉得都是些騙子，虐待者，沒良心的無廉恥的東西……人間最卑鄙的東西！

克仙娜：（驚懼地）哎，你怎麼啦？你怎麼變成獸性了？和你講幾句話都不行嗎……

格拉費拉：我不是向你說的！你是什麼人？你對誰都沒有妨害的！你的心靈上也是同樣難過的。難道你還像個人似的過日子嗎？

克仙娜：對不住！我是同所有的人一樣過日子！

格拉費拉：我不是說那個！哪，你給戴意霞，這個姑娘致慮過什麼！你毀壞了她……在她一生

裏……

克仙娜：誰又像個人似的生活着？茲汪曹夫嗎？他們只想着一件事，怎麼把你趕出去，怎麼害

舒拉，怎樣站在大人先生們跟前……

格拉費拉：哎嘿，全不是那末回事，也不是因為這個！（拿着水火壺走出）

克仙娜：（看着她）怎麼樣考慮……什麼都按着個人的地位做。就好像過節以前的大掃

除一樣。（站起）若不然，搬到別的房間去。

道納特和良賓寧，四十歲，禿頂，從先是捲髮的。說話性不急，喜談諧。不時地吸着煙或是『盤腿』或是手裏拿着一件東西玩着。

克仙娜：天哪，道納特你又領些什麼人來……

良賓寧：好哇，主人我是收拾水管的。

克仙娜：你白天來呀……

道納特：他白天沒有工夫。

良賓寧：我只要看看什麼事情，明天再來收拾。

克仙娜：（下）禮拜天做活？不信神的！

良賓寧：生氣啦！那就這樣決定：一早六點鐘打發我們的兵去，把麵連一半去，一直運到兵營，剩一半送到商店裏，婦女們立刻都看見布爾什維克不只是答應她們，還真做得到。聽

明白啦？飯桶！

道納特：明白啦。你聽說，今天從人民大會裏攆出來了嗎？

良賓寧：有這樣一回事，在我們的城裏是社會民主黨的勢力！

道納特：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把你打死。

良賓寧：這不一定。

道納特：因他們和平辦理——不行嗎？

良賓寧：怎麼能行呢，如果我們打出公會來，那時候他們也許自己就願意和平了。

道納特：我很難明白你的意思。

良賓寧：我曉得，你像個小孩子，如果你做了社會民主黨員，你要錯誤的。

道納特（怒）：我的錯誤——不干你的事。

良賓寧：不干我的事？是的，茶怎麼樣？

道納特：馬上就來了。

良賓寧：還想吃點什麼！我的胃口特別好，可是沒有什麼吃的。

道納特從門口推進舒拉，她站下，笑着看良賓寧。

道納特：這是彼得同志……

舒拉：我認識，你好哇！

良賓寧：我聽到關於你的事情了，你是怎麼……

舒拉：紅頭髮嗎？

卡勒梅高瓦穿着樸素的衣裳，三十——三十五歲光景。

良賓寧：（背向舒拉）卡羅什卡我找了你一整天了……

卡勒梅高瓦：聽着，彼得……（領他到一旁耳語）

拉波皆夫：（入，走向道納特身旁）在忠厚上我算完了！賈金給他寫篇文章。

道納特：你把關於他的事講給彼得聽聽。

拉波皆夫：總而言之，他是混蛋，什麼忠厚人。

道納特：天生的。

格拉費拉拿進水火壺。

舒拉：（向着拉波皆夫）牙高夫，聽着。

拉波皆夫：等一等……（走向良賓寧和卡勒梅高瓦身旁，舒拉蹙着眉，咬着嘴唇）

格拉費拉：院長要來這裏過夜。

舒拉：什麼？多不方便！誰說的？

格拉費拉：戴意霞，你又要告訴她，諂媚她。

舒拉：我並不是諂媚者。

格拉費拉：她那樣厲害，可以害人的。

舒拉：害誰？

格拉費拉：都有。

卡勒梅高瓦：哪，再見，舒拉，我走啦。

舒拉：（小聲地）你爲什麼要低聲講話呢？

卡勒梅高瓦：事情是——祕密的事情。

舒拉：（傲然）你們什麼事總是瞞着我嗎？

卡勒梅高瓦：（肅然）你還問這個？

舒拉：我問問是不是永久這樣？

良賓寧：（大聲向拉波皆夫講）你們兩個總喜歡做無意義的事！

卡勒梅高瓦：我問問你：你很有才幹，非鄭重的做這種又偉大又危險的事情，偉大的思想和

一切這能對你有什麼好處呢？你應該一下子永久的決定下來，在你決定的日期裏，應

該想想，不要叫你的才幹跑掉。

舒拉：格拉沙，我很慚愧！

良賓當聽着。

卡勒梅高瓦：慚愧——什麼？

舒拉：感覺到自己特別……

卡勒梅高瓦：你自己毀掉了你自己少年的自負心啦！

舒拉：我想趕快地明白了一切和你一樣的工作。

卡勒梅高瓦：我所知道的，我明白了二十年了。我還不敢說完全明白。我預先告訴你：你將來很難的。你讀書讀得很少，又沒有好好讀過，據我的感覺：你不想同波羅利達力亞一齊走，要在前面的。

舒拉：不是的。

卡勒梅高瓦：恐怕是對的。走到波羅利達力亞——伊里契和同他相同的人們的地位前面。相同的人並不很多，很少的幾個，而且在他們之中每一個人都有過許多年的監獄學

校流放生活，和努力的研求……

舒拉：你別生氣，我以為你和牙沙把我看成暫時有用似的。

卡勒梅高瓦：哪……大家都是暫時的！恕過，我很着急；你自己想想，舒拉，你是一個忠實的好人，你可以很有用處，但是你要覺悟自由。我走啦。

格拉費拉：你喝杯茶……

卡勒梅高瓦：謝謝，克拉沙，我沒工夫啦，好，我拿塊甜麵包和點沙糖吧。

舒拉：你全拿去好啦。

卡勒梅高瓦：（微笑）別這末大方啦。（下）

良賓寧：這些話我們罵鬼用吧！自己要注意：如果我們能夠不印不利的文章的時候，為什麼我們要印去呢？如果不印就根本沒有這些無用的文章了。就這樣告訴賈金去，現在把

麵包，茶拿來……（向舒拉）

舒拉：請客……

格拉費拉：請先吃吧，喝酒嗎？

良賓寧：很想喝淡酒，還有火腿，芥末，真像瓦勒達薩的豐盛的筵席啦！

舒拉不安地，良賓寧看，她向格拉費拉使眼色，惡意地笑。

格拉費拉：請吃吧！（出去拿酒）

良賓寧注意，抽足了煙就起始。（向舒拉）道納特——這個老頭很好的啊！很明白的老頭。自己想了一遍，就從自己的無意義裏打破出來，接觸了真正的真理。也信仰過耶穌，主人，皇帝和勒瓦·托爾斯太。他說：「爲着上帝生活的時候——沒有找到什麼意義，可是現在我爲了窮人生活，反倒享受啦。」一個獵人都試驗過了地主的勢力，他也是由自由走向真理的，可是他過分地拘束了自由！（舒拉走向桌前，坐下，格拉費拉拿來酒）他和工人，青年人說得很好。隨便多麼艱深的道理，他都能很容易地使人們明白接受。（用手指格拉費拉，舒拉和自己）你製造出來，我買了來，他再賣出去，誰賺錢？我賺了！妙不？

舒拉：這是馬克思教的。

良賓寧：也不僅是這個，也不完全這樣，當然這個比什麼都容易先明白。

格拉費拉：（低聲說）戴意霞來啦！

舒拉：哎嘿……鬼！

格拉費拉：你們要對她小心點。

良賓寧：當然小心。

戴意霞：怎麼這樣黑呀！

良賓寧：我們拿思想做明燈，談談話。

戴意霞：你到底是誰呀？

良賓寧：修水管子的，少主人請我喝茶。

戴意霞：阿列克山大·葉那羅夫並不是主人，瓦爾瓦拉她的姐姐才是主人哪。

舒拉：我同我媽媽都是下層階級的。

良賓寧：是這樣，那就是我錯了？怎麼樣？現在，很顯然的，到處可以見到年青人當家，我錯了。

戴意霞：這就是那個敗家子，也不信上帝也不要皇帝。

良賓寧：什麼？那麼你還信神嗎？

戴意霞：當然嘍，那麼你不信嗎？

良賓寧：我好像是這樣……信着不大方便，上帝在我們是非常可疑的一個私生子，

好像……

舒拉笑。

截意霞：啊，你這是怎麼說的！

良賓寧：（回憶）你把女兒給了猶西夫老頭子，可是她生了一個如同天神卡夫力拉的兒

子一樣的……

戴意霞：好像天父的——你怎麼啦！

良賓寧：是的，可是天神的父親並不能懷孕！我們所談的耶穌，上帝是那個能吃，能喝，能在地

上走路的。在生我的那個地方，私生子是被人輕視的。在你們這裏怎麼樣？

舒拉大笑，格拉費拉縫衣服，點點頭。

戴意霞：（厭煩地，改稱「您」）禿頭的，您說些什麼邪教的事……

良賓寧：我說的是些特別的事嗎？你想想，想一想……一切都是確確實實的：上帝，上帝都

彼此壓迫。

戴意霞：上帝……是私生子！聽見這話都可怕！在這種愚昧的時代……

良賓寧：照我的意思在這種時代應該更勇敢點。

戴意霞：您總是可怕的！連老頭子也在內，彷彿都不是俄國人。俄國人應該是和善的。

良賓寧：在你們的修道院裏有這種和善的人？

戴意霞：我那裏住着好多饑餓的大兵！

良賓寧：如果是住着好多饑餓的工人怎麼辦呢？

戴意霞：工人們沒有快槍。

良賓寧：那倒是小事，要有槍嗎？如果饑餓的羣衆取到槍的時候也就駭死了吃飽的，有錢的

人們了……

戴意霞：把我怎麼樣？我什麼也沒有，也不會再有。

賈金（入）：修士來了啊！

舒拉：你害怕什麼？

賈金：我告訴你們一件不好的消息。

戴意霞很迅速地出去。

良賓寧：就是很有名的梅蘭娜嗎？

格拉費拉：啊。

良賓寧：我可以出去啊？

舒拉（熱心地）：爲什麼？

格拉費拉：戴意霞去告訴修士……

舒拉：怎麼着？

良賓寧：她告訴什麼？我是一個修水管子的。

賈金：這是小孩子的行爲。她或者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良賓寧：要藏起來嗎？哎嘿，見鬼……道納特說過可以在你們家過一夜……

舒拉：可以，可以，格拉沙在頂樓上，可以，啊？

格拉費拉：只要不生火，那裏很好。

良賓寧：（向舒拉）哪，你決定走還是住下？

舒拉：住下吧！聽着，你這個特別的人我真沒想到你是這樣滑頭，這樣快活……活像個毬：

我……

良賓寧：（向賈金）你過獎了，真正的死人……

舒拉：你太高興啦，你是什麼東西！

良賓寧：我高興，沒有比這再壞的啦！

格拉費拉：我們走吧，我把東西送到那裏去吃。

良賓寧：等一等，賈金同志，你寫的那篇文章沒有力又不大自然！這不是爲大學生寫的。應當

使粗通文字的看得懂，不識字的人聽得懂才行。你聽見啦？那個人是誰？是你的好朋友

——廢話！他是什麼人？大學生嗎？

賈金：在商科學校畢業了。

良賓寧：廢話。在木廠裏有這末一個閒蕩的小神父，顯着很壞似的，你的朋友……

賈金：那不是我的朋友。

良賓寧：哪，就是這末一回事！他教我殺死那個神父。我就問：爲什麼？他說，爲着鼓勵勇氣。這個蠢豬！爲了鼓勵勇氣！你告訴他，我們不要這樣的！一定叫他到魔鬼那裏去！到社會民主

黨……哪，我先把頂樓預備好……（同格拉費拉下）

舒拉：好末可愛！這才是對的呢！

賈金：好啦！

舒拉：什麼？什麼好啦？

賈金：願意喝醉酒。

舒拉：這是怎麼回事？

賈金：就是你父親太瘋狂了！

舒拉：不准你提起父親！

賈金：你父親的瘋狂又傳給了你。

舒拉：那又怎麼着？

賈金：使你成一個嬌生慣養又放肆的姑娘。

舒拉：商人的女兒，怎麼着？

賈金：你從不想正正經經的學習……

舒拉：這個你今天已經說過了，還有什麼？

賈金（搖手）說也無益，再見吧。

舒拉：賈金，給我跪下。

賈金：什麼？

舒拉：跪下。

賈金：爲什麼？什麼事？

舒拉：你要想活，就跪下！不然我就拿盤子打你，滿屋子叫嚷，並且還做些可怕的。跪下！

賈金：當然，你可以和我打架……

舒拉：給我跪下，司皆邦·賈金！（推他）

賈金（跪下）你拿我開玩笑是沒用處的……

舒拉：跟着我說：舒拉，我愛你……

賈金：（陰沉地）別開玩笑啦，再這樣我要離開這座城啦。

舒拉：你說呀，我愛你，舒拉，一個不健全的商人的女兒，浮躁的姑娘……

賈金：（想站起來）算了吧……你發瘋了！

舒拉：（帶怒地）我愛你，但是我怕告訴你這個！（推他的肩膀）不准站起來！給我說！我很

感激你，你強迫我……

賈金：去你的！

舒拉：馬上我就拿盤子！我教三個數，一……前廳有人衝突的聲音。

舒拉：（臨去，用手指威嚇他）這不算完！還要來的。

道司基卡也夫：（在門口）你這是怎麼啦，司皆巴沙怎麼爬在地下呢？

賈金：丟了……

道司基卡也夫：丟了什麼？

賈金：不，不知道，我掏手絹，不知道什麼掉啦，沒有什麼……

道司基卡也夫：像，哼，哼——如果是自己兜裏東西丟了不知道，怎末生活呢？你的溫度很高

嗎？

賈金：頭……有點……沒有什麼……

道司基卡也夫：頭有點什麼？這或者可以過去。從前你倒很誠實的說良心話，可是現在你什麼事都是這樣。搬來許多新鮮的俗語，爲什麼要這樣呢？我們都好像在平凡裏過生活一樣。

賈金（陰沉地）：你要喝茶嗎？

道司基卡也夫：謝謝，水火壺都冷啦。伯夫林說，彼得格拉得不大好，你沒聽見什麼？

賈金：沒有。

道司基卡也夫：大概是聽見了，不願意說。梅蘭娜來了嗎？（賈金點點頭）我想看看她。——

司智巴沙：你跟布爾什維克，普羅列達力亞合得來嗎？怎麼樣？跟他們很方便嗎？

賈金：到鬼那裏去！

道司基卡也夫：爲什麼生氣呢？我的靈魂（走）捕魚要在水深的地方……捕鯊魚，可要到鹹水裏去……

賈金：（站起，驚呆，自語）你，司皆巴沙，多混蛋！……到流眼淚的時候都混蛋！（坐在桌旁，倒

茶，閉上『土地』帶聲）

戴意霞：（猶疑地走進，無聲）我可以問你嗎？

賈金：（戰慄）問吧！

戴意霞：有點禿頂的是什麼人？

賈金：人。

戴意霞：我知道，現在，聽到了，許多人都掩飾，不照自己的外表生活……

賈金：（怒）誰要知道這個修士呢，還是你？

戴意霞：我不會把他告訴修士去。

賈金：我要知道他是誰？你告訴我呀，戴意霞別幹這種偵探的事情吧。這種事情並不值得

稱讚，那一個用着你做這個母狼——修士嗎？她打你的嘴巴，你還給她做事，像個狗似

的……在腳底下，她是個做生意的女人，經紀人，放重利的，總之她是個寄生蟲！你能看

不見，感覺不出，在你身上所表現的嗎？你馬上離開她，把她送到鬼那去！

戴意霞：我上那去？

賈金：找個地方，做工……

戴意霞：做什麼工呢？

賈金：事情多啦，你應該學習，你看，格拉費拉，差不多歲數比你大兩倍，又學習又念書。

戴意霞：學習，可是她自己說我什麼也不知道。

賈金：學習不是一次可以學會的。你為什麼這樣看我？

戴意霞：你的眼睛好像很愁苦的。

賈金：哼，這是……頭疼……

格拉費拉（驚慌跑入）：司皆邦·尼古賴維赤——彼得在廁所找到了院長和她衝突起

來了，後來他進到裏邊去，道司基卡也夫正在裏邊，你聽見他們怎麼吵嚷？

賈金：那，那怎麼辦呢？

戴意霞：哎……她要問我……

格拉費拉：別講話，你……他們來到這裏啦。

戴意霞：我藏起來……（跑下）

良賓寧：上，在他後面是梅蘭娜，道司基卡也夫。

良賓寧：（平靜地）嬌娘，你……

梅蘭娜：（瘋狂地，喘着氣）我不是你的嬌娘！

良賓寧：你命令保護小販和放重利者的權利，但是你自己是這羣裏的……

梅蘭娜：我是天神階級，混蛋，亂黨！瓦力西，你聽見啦，啊？

良賓寧：但是我們應該消滅這種不人道的勢力。

道司基卡也夫：這是誰給你的命令？

梅蘭娜：誰發的命令？愚人——誰命令你，誰？

良賓寧：歷史，階級的，工人的革命意識……

梅蘭娜：伊里契命令的魔鬼的使者嗎？

道司基卡也夫：魔鬼倒可以放在一傍，可是德國人怎麼樣呢？

良賓寧：（向賈金）我走入了迷途啦，不曉得從什麼地方出去？

道司基卡也夫：稍微等一會！我問你一句話：我們輕點談話，安靜點，安靜點，梅蘭娜院長很隨便，很容易罵人的，我們來得及……

梅蘭娜：不要罵，可是……

良賓寧：要打對吧，媽媽。

道司基卡也夫：良賓寧同志，我聽見你在人民大會的談話，我很欽佩！

良賓寧（向賈金）：大概在那種情形裏應該說：我很感謝你，但是我不希望！

道司基卡也夫：不是的，說正經的，什麼工人意識？我們就算它有。那末農民呢？什麼叫農民意

識？這是一個問題呀！

良賓寧：最有興味的問題，你怎麼答覆呢？

道司基卡也夫：你呢？這是給你的問題，你看見過社會民主黨的報紙『灰色外衣』——你

知道嗎？那裏邊有伊里契和赤衛軍的漫畫。也有畫着德國的錢……

良賓寧：愚蠢和卑鄙還沒有打死，還活着，卑鄙就在愚蠢上生長。

梅蘭娜：啊，你同他說什麼？他能明白什麼？強盜闖到我這裏來。好像你似的，瓦西力，還沒有……

良賓寧：（向賈金）看她到哪去……

賈金：我們走吧。

道司基卡也夫：安靜會，司皆巴沙，安靜會！我們先放下這個問題，良賓寧同志，保留着這個問題，看這是什麼回答？農民拿什麼跟地主和平拿土地嗎？很困難的，你以為怎麼樣？

良賓寧：好像不大容易。

道司基卡也夫：那末工人和製造家哩？這怎麼辦，是另外一件事嗎？彷彿什麼呢？啊？

良賓寧：是的，是的！是的！很有意思。

道司基卡也夫：當然，我是開玩笑。

良賓寧：我明白，你是好奇地開玩笑。

道司基卡也夫：我是一個快樂的和善的人。但是你想決定把我消滅。

良賓寧：是這樣。你同所有的，或者就是你。

道司基卡也夫：哪——我們到那裏去呢？

良賓寧：這是你的事，走吧？

道司基卡也夫等一會！但是，我們應當決定一個地方啊！臨時政府都被些無用的人把持了

梅蘭娜：監獄，囚犯的队伍裏……

道司基卡也夫：醫院，瘋人院……

良賓寧：大概修士要坐監啦，還有你們中間許多人，像涅斯特拉失內……

道司基卡也夫：最使人歡心的要算是我們的梅蘭娜院長了！

梅蘭娜：啊嘿，禽獸，啊嘿，殘忍的野獸……

道司基卡也夫：良賓寧同志，你若是沒有經驗的助手主事是不容易的。

良賓寧：找得到，你呢？有個聰明點的，能夠誠懇地和我們做事，那就行啦，我們講過了。

格拉費拉：你們從刑場看台那條黑路走吧。

良賓寧：賈金同格拉費拉下，戴意霞從門口望着，關上門。

梅蘭娜：我們怎麼活喲！刊罪又不能……

道司基卡也夫：是啊，又不能。（想）

戴意霞：天哪！爲什麼呀？

道司基卡也夫（注意）：那些聰明點的人們都逃走了，就是……這些都是給愚人們的安慰！

梅蘭娜：雖然所有的眼睛都看見了這些強盜，可是要捕他——受禁止。這是爲什麼？

道司基卡也夫：不能捕！他們是自由的。

梅蘭娜：自由從今以後永遠被咀咒的。

道司基卡也夫：雖然把手插在兜裏走，可是捕——要受禁止。他們也不怕，在六月捕去了，可是現在他們又出來了！彷彿還更多啦。如果找出五千，一萬這樣的良賓寧來……他們或者還要多呢……不能捕的。若是在周圍的路上……不知道的路上都安置好刀子呢？

梅蘭娜：哦，瓦西力！你不是這樣做……

道司基卡也夫：再壞的，我們不能做。

梅蘭娜：應該發兵來。

基卡也夫：我的力量達不到。

梅蘭娜：皇帝的力量也是不夠的！

道司基卡也夫：愚人，在這些戰爭裏鬼把他趕走啦！我們要和德國住在這個世界上，跟他們

學習……：……：皇帝沒有聰明，可是只要麵包！但是我們呢——又沒有聰明也沒有

麵包。戰爭把麵包都吞淨了。去你的！世界應該同德國聯合起來，可是克林斯基的這個

預見……

梅蘭娜：你發瘋了！這是個世界同德國怎麼着？

道司基卡也夫：先叫他世界以後……：啊哈，女主人來啦！

梅蘭娜：你怎麼着，瓦爾瓦拉，不在家嗎？怎麼退却！布爾什維克想要……

瓦爾瓦拉：什麼事？

道司基卡也夫：你的丈夫那去了，瓦爾？

瓦爾瓦拉：在院子裏同阿留沙還有別的人……

道司基卡也夫：良賓寧在散步……

瓦爾瓦拉：沒有嗎？哪，這就一定是舒拉同賈金這兩個東西。一定的賈金在家裏——保護他的同志們各種意外的事情，可是……總之不知他在屋子裏幹什麼？阿列克山大太侮辱我和安得烈意啦……我不知道怎樣對付他才好……我的上帝……安特烈意（跑下）

梅蘭娜：（畫十字）這是什麼人哪？

道司基卡也夫：（扶着椅背）又好像二月一樣……拍手……

瓦爾瓦拉和阿列克謝意。道司基卡也夫領進茲汪曹夫，他不可制止的喘着氣，阿

列克謝意拿着一支手槍。

茲汪曹夫：我壓制着……可是撲着我來啦。

瓦爾瓦拉：受傷啦？

茲汪曹夫：沒有……我放槍……這是自衛……你明白嗎？

梅蘭娜：向誰放槍啦？

道司基卡也夫：（向其子）你把這支槍放到水裏去。

茲汪曹夫：我忍耐着……這是應當的……

道司基卡也夫：（向其子）我跟你說——把槍放下哪——放在漱口杯子裏！

茲汪曹夫：別管我，瓦良……等一等！

梅蘭娜：一點也不明白……

瓦爾瓦拉：是和良賓寧嗎？

茲汪曹夫：啊，我不知道……好黑呀。

良賓寧領着賈金進來，後面跟着戴意霞，抓着自己的頭，格拉費拉拿水來。

良賓寧：茲汪曹夫先生，你這是怎麼啦？……

茲汪曹夫：（跳起來，手裏拿着一杯水）我有理由……我忍耐了，當他撲向我來的時候，是

你自己抓住他的。

賈金：廢話，安特別意……

良賓寧：你撒謊！誰也沒有撲向你去，我在前面走，賈金在旁邊，你就拿出槍來，

阿列克謝意：是這樣的，你當時慌亂了。

道司基卡也夫抓住兒子的手。

賈金：格拉沙給點什麼東西綁綁手。

格拉費拉從她縫着的襯衫上扯下一塊布，良賓寧脫下自己的上衣。道司基卡也夫

氣惱地向他兒子說着話。梅蘭娜向瓦爾瓦拉說話。

良賓寧：哎，你這個槍手！

阿列克謝意：這就可以明白啦，因為黑暗，這是意外的事。

良賓寧：也是胆虛。

舒拉：（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發生什麼事啦？賈金，什麼事？

瓦爾瓦拉：沒有什麼危險的！

道司基卡也夫：沒有什麼，舒羅克！你沒看見他在站着。

良賓寧：你要快活點，你想要他伸長了腿嗎？

賈金：都是廢話！還不夠……

格拉費拉：我們走吧。到我那裏去，需要找醫生的，戴意霞，你斜着穿過去，門牌十九號阿卡諾

夫醫生就在那裏。

戴意霞拒絕地搖着頭。

瓦爾瓦拉（向着格拉費拉）請你別支配吧，你怎麼可以！

格拉費拉：哪，哪！……小姐！

舒拉：這是我的家！給我出去！

賈金（從背後）別打攪……

良賓寧（出去）都要請求嗎？請求……哎哈，賈金……

格拉費拉領走賈金，舒拉跑去請醫生，瓦爾瓦拉跟在前廳裏。

瓦爾瓦拉：等一等！先商量一下……你向醫生怎麼說呢？

舒拉：去你的……

良賓寧（回來了，走近桌子，拿起手槍）這個東西我拿去，先生，她不行，她不會注意這個東

西的。

道司基卡也夫（向其子低聲說）拿棍子去奪回來！

阿列克謝意跟在良賓寧後，猶疑不決地。

梅蘭娜：（向着茲汪曹夫）哪，怎麼……沒勁啦？慚愧啦吧。不是沒有打死嗎？若是打死了

——天哪！還可以原諒的。不然——舒羅克，多沒用壓迫誰？

戴意霞：（突然站起來，向他去）你，你活廢物！死屍！

梅蘭娜：戴意思卡……你幹什麼？

戴意霞：哪，打吧！我不怕！把吧……

喊叫聲從前廳帶到飯廳裏，瓦爾瓦拉，阿列克謝意入，最後——良賓寧。

瓦爾瓦拉：（驚慌地）哎哈，你這個壞蛋……

梅蘭娜：（大叫，跺脚）魔——鬼！我把你……

茲汪曹夫：阿留沙，把這個娘們給我攆出去！

戴意霞：老母狗！母狼！（得到滿意的話）母狼……

梅蘭娜：（半失知覺了）我罵……

良賓寧：好哇，姑娘！這樣她……好哇，聰明的女人！

### 第三幕

在道司基卡也夫家。晚上。在住房後半部一間大而並不舒適的房間里，窗外是一個庭園。在暖爐上點着一盞火酒燭，幽暗的光描畫着彷彿別可林的影像：大肚子的海怪捕捉海妖。在暖爐前一張玩牌用的枱子。阿列克謝意，吹着口哨，擺紙牌。在暖爐的兩旁有兩個門掛着很重的呢帘，左門里點着很暗的燈光，右門完全沒有燈光，柔軟古舊的傢具，地上鋪着毯子，在一個角上擺着大鋼琴，在另一個角上有個半圓形的沙發，在它後面有棵萬年青，沙發前一張圓桌，桌上擺着一盞未燃的油燈。沙發旁有個小門，黏着一層毯子，如同牆壁一樣。這們幾乎看不出。安多尼娜手里拿着書從這門走出。

安多尼娜：有點冷……怎末都這末笨呢！從二月就起始革命到現在還不能完結。快到十月啦……怎麼啦？

阿列克謝意：我什麼也沒有說。

安多尼娜：你這個人太可惜啦。好像一個撒差的警官拿着賄賂的錢大吃大喝的……（燃燈。）你不記得法國革命用了多少時間？

阿列克謝意：我不記得。

安多尼娜：要幹就趕快漂漂亮亮地幹，不然就什麼也不要幹。（把牌弄亂）

阿列克謝意：（沒生氣）豬。

安多尼娜：我要自殺，你知道嗎？

阿列克謝意：不是你把我的槍拿去了嗎？

安多尼娜：你爲什麼在晚上喝醉酒……嘍……

阿列克謝意：是的……我們喝酒啦。軍官們都喝得很利害。你知道爲什麼不出報紙啦？涅斯

特拉失內把裝紙的貨車扣留下來不知道藏在什麼地方了。這只是表示了俱樂部組

織人的工人的勸告。他造成布爾什維克的擾掠。

安多尼娜：（吸煙）這些舒拉很喜歡知道的……

道司基卡也夫：（從左門上）麗薩魏達在那里？

阿列克謝意她同維克多到上邊看火去啦。

道司基卡也夫：你去問問她……叫她來！再把△字頭的字典拿到我的書房去。（看）什麼

狗琴，也沒有人彈它。在這樣最冷的屋子里應該設置一架拍球！我亂七八糟的聽見麗

薩魏達買了這所貴族的混蛋房子……

安多尼娜：爸爸，你欺負麗薩也無用……

道司基卡也夫：（把牌攏起來）你們玩過了？

安多尼娜：這是阿列克謝意玩的。麗薩不喜歡維克多。他叫女人都餓飽啦。

道司基卡也夫：奇怪。你這樣無廉恥的女人喜歡什麼樣的？

安多尼娜：麗薩，她知道維克多希望我的嫁粧就諷刺他，可是他怕她在我們兩個人面前說

他的壞話……

道司基卡也夫：（收拾牌）不錯，的確很好！你什麼眼光也沒有，你看見人們都赤裸着……

安多尼娜：我爸爸有眼光。

人類繁殖着，

吞食異己的世紀，

但是他爲什麼繁殖，

他自己也不知道……

道司基卡也夫：這些都是詩，笑話，滑稽劇！可是父親應該——你知道：應該——接近，考慮，適應！你在父親面前還含着烟捲，一點兒女的樣子也沒有，什麼也沒有！奇怪！薩什卡

• 蒲雷曹夫也是這樣……今天你沒睡覺嗎？

安多尼娜：沒睡。

道斯基卡也夫：真可憐，葉郭爾死了，也許調戲過他女兒啦！哪，他有什麼資格調戲呢……可是他還有另外一種東西，對啦，舒拉什卡……隨合了布爾什維克。她姐姐就把她從家里趕出來了。哪——很好，那時候贊成了以後怎麼樣呢？她上那里去呢？

安多尼娜：大概以後就成了布爾什維克吧。

道司基卡也夫：到監獄里去還是充軍呢？實在——你不知道，爲什麼她的同志，彷彿平靜了，啊？

安多尼娜：我沒注意。

道司基卡也夫：你注意，問問她，就知道啦。

葉麗薩魏達：（從左門上）唉噫，你怎麼這樣憂愁？

維克多：涅斯特拉失內：（全新衣服，說話像博士樣的。）允許我結束它。……

道司基卡也夫：允許，去你的吧！

維克多：我要解放純潔的思想：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這樣情願拿書和酒作為主

要的強烈的營養品……

道司基卡也夫：（把紙牌擺成行）雖然你說些謊話，可是請你繼續說下去。

維克多：我們有很大的書籍市場，但是沒有一種廣大地明瞭社會革命教育書籍的出版……

道司基卡也夫：社會的跟痛苦一道去吧！

維克多：有人想到獨佔出版事業屬於私人，當然關於財政的幫助和政府的指領，——有責任同反對社會主義者的和所有反對叛國的文化競爭，以及所有馬克司的等等……

在戰前，當我們的工業恢復的時候，這點很可怕的……

道司基卡也夫：對啦，對啦，對啦……

維克多：你取笑我嗎？

道司基卡也夫：我嗎？我把這張牌插錯了——因為這要受罰，（洗牌·阿列克謝意回來了，

小聲同後娘講話，她搖頭。）

維克多：（有些侮辱的）我十分確信理想的強烈的營養的權力應該屬於這種社會層里，

在這些集中工業和商業的人們手里……

道司基卡也夫：這種權力在國會里行使嗎？比方你吃一小牛肉嗎？你只讀讀諸聖的傳記嗎？

唉嘿，維克多，維克多——你疲倦了喝點波爾多酒，溫熱的安斯皆波，那種甜酒吧！

葉麗薩魏達：你去拿來？

道司基卡也夫：維克多——在俄文里這叫勝利者吧？在你是都對而且明白的，獨佔是有利

益的，社會主義這個小東西是有害的，乾的草就叫乾草，我們注意不一定在數量上而是在質量上……有種醫生，專用毒藥治病，你曉得嗎？——用毒藥啊！拿一滴最有力最

的毒藥放在最清潔的水里，然後給病人喝了，這一滴藥支持一晝夜……

維克多：（不快）你的思想太敏銳了。

道司基卡也夫：就這樣說吧，不十分敏銳，而且也不是我，這是醫生。你推想一下沒有不打折

扣的布爾什維克……

維克多：俱樂部組織人可以壓制他們……

道司基卡也夫：噁？

維克多：必然地消滅。

道司基卡也夫：是——的，可是——如果消滅所有的蒼蠅——那麼我們對於象怎麼處理呢？

麗薩魏達：噁，瓦夏，我不聽你們這些瘋話，酒——放在這裡還是拿到客廳？

道司基卡也夫：放在客廳。（看着維克多，阿列克謝意，女兒。）你在那里過着點理想的生活

吧，到客廳里喝一點……麗薩魏達等一等……（跟着老婆出去了。）

維克多：人生活着爲什麼？瓦西力·葉非莫維赤？

阿列克謝意：（憂鬱地）你跟它活着就知道因爲什麼了！

維克多：你喜歡我的理想嗎？

安多尼娜：理想？什麼樣？

維克多：獨佔出版事業？

安多尼娜：難道這也叫理想嗎？這叫做商業。你把些書搜集起來賣出去，賣書還不是和賣草鞋，鬻斗一樣的事情……

維克多：你總是夢想些太高的目的呢？我沒有什麼，用這種太高的目的——販賣書籍是件平凡的事。這種目的只是因為利益，如果由這上失敗了，你的理想可以致你死命。

安多尼娜：這種說法我是很熟習的。我不記得在誰這里見過。

阿列克謝意：別發火，安多沙！

安多尼娜：我沒發火，我有點冷。（進小門）

維克多：魔鬼一樣猖狂的女人。

阿列克謝意：不都這樣。

維克多：大多數都這樣。

阿列克謝意：那就是有錢的人們。

維克多：你昨天晚上輸啦？

阿列克謝意：是的，——鬼！拿皇帝的錢給他。但是我到哪找去？我後娘又不給。

維克多：（吸煙）軍官們玩牌的幸福有些可疑。

阿列克謝意：我喝足了。維把我的錢拿去了，父親給我的槍也丟了……

維克多：你怎麼打算呢？安多尼娜跟我走嗎？

阿列克謝意：完啦，她還往哪去？

維克多：你不覺得阿列克山大·蒲雷曹瓦的糊塗影響了她嗎？

阿列克謝意：維難安多尼娜領她到什麼別的地方？

格拉費拉：他們要到客廳去。

維克多：（奇異的）你們這是怎麼啦？

阿列克謝意：她的茲汪曹瓦也同樣給攆出來了，可是我們的女僕還在作夢呢。後娘在蒲雷

曹夫死了以後，當時就把格拉費拉僱來了。你的新夫人怎麼樣——很高貴嗎？

維克多：並不下賤，還好，不是嗎？

阿列克謝意：是的，我們走吧。

維克多：真是一位特別多才的愛人！

阿列克謝意：你聽着，爲什麼你父親把報紙都藏起來了？

維克多：你曉得的，關於我的親屬的事情我都不滿意的。可是你的縱慾的「爸爸」淨這樣不知辛苦的愚弄他。他這是掩遮一切毫無意義的消息的手段，並不是欺騙誰……

他們下去。同時：格拉費拉從右門上，葉麗薩魏達從左門上，手里拿着一盤蘋果。

葉麗薩魏達：格拉沙，什麼爭格拉沙！

格拉費拉：可以把什麼東西收拾收拾嗎？

葉麗薩魏達：都很整齊的，哪，把這個拿到客廳里去，我立刻就來。（走向安多尼娜的房門，門

緊閉着，敲門。

安多尼娜：是你嗎？什麼事？

葉麗薩魏達：爲了維克多關上的嗎？壞蛋，啊？我相信我可以從他手里拿過那隻燻鵝來的！你

爲什老藏着呢？安多什卡，你跟舒拉弄來這些書來……好像耗子一樣的過着沒快樂的日子！就拿我說吧：是個糊塗人，可是我很輕鬆地生活着，我什麼也不要。

安多尼娜：你可以那樣——可不都是這樣，你看今天早晨父親怎樣的向着你跺脚喊叫。

葉麗薩魏達：那已經過去了！（抓住女兒的背搖動她，）哎，安多什卡，你假使看看，葉爾馬卡

夫上校！那才是男人哪！無論他穿着平常的衣服或是軍服……都非常威武的！你曉得，

這種樣的……真正小說里邊的人物！我恨不得打死他！我幾時看見他——我的脚就

打戰。你是一個萎靡不振的冷淡人，你不能明白這個……瓦西力·葉非莫維赤，他是

男人，當然他要嫉妒！這是應該的！

安多尼娜：應該。在這個字上彷彿該加上動詞的字尾。就變成：『責任』、『負責任』……

葉麗薩魏達：啊，談起哲學來啦！你從你父親那里也學會了玩弄文句啦。他玩弄文句……那

是因爲他要贏別人，你呀，安多娘，把你那些動詞打發給魔鬼，丟掉你的幻想，老老實實

過日子吧！啊，安東卡，我明白誰，誰就是葉卡結麗娜第二，女皇死掉了以後丟在院子里

的那條小狗一樣（聽着）你父親……你不尊敬他，你不明白……

道司基卡也夫站在黑暗的房間門口。

葉麗薩魏達：（輕輕地但又熱情地）他是很和藹的，同他在一齊是很容易的。他是城里第一個明白人！他……就彷彿這樣的？

道司基卡也夫：哦，你呀，沒有知識的矮個子！……你在那里說什麼？

葉麗薩魏達：我們誇獎你哪。

道司基卡也夫：你對我這樣可以的，我是不知恥的。狐狸精，上飯廳去吧，那個鬼神父糊里糊塗地又帶些什麼東西來啦？他說從聖·彼得堡得到一個出乎意外重要的消息……

彷彿發生什麼事啦。你，安多什卡不告訴蒲雷曹瓦說布爾什維克在陰謀什麼嗎？

安多尼娜：你已經是第二次問我這個了。

道司基卡也夫：我還要問第三次哪。你總愛發火，鬧脾氣，對誰呢？你要嫁給維克多了……嫁給一位勝利者！非常有錢的糊塗市長的公子，——還要什麼呢？像瓦良·蒲雷曹瓦安特留什卡那樣的纏着他就行啦。瓦良注意的就在這上，如同法國女人似的……他怎麼樣？你忘記了你昨天晚上念字典……把她的頭砍掉啦？

安多尼娜羅郎夫人。

道司基卡也夫：是啊。學過了可什麼也不知道。時間催促着，可是他適應了什麼？算了！火

酒廠的大火連到林場了，很大很大的紅光！從我們臨街關着的護窗板縫里射進客廳的地板上一條一條的紅光……真討厭！在飯廳里也不舒服，安多什卡，去整理一下，從

遠處的街道上……來了好多人！（安多尼娜下）什麼事，狐狸精？

葉麗薩魏達：（誠懇地）我在面前並不是狐狸精，我跟你是很純潔的。

道司基卡也夫：（打她嘴巴一下）混——蛋！也許你是很純潔的，就是不守本份。

葉麗薩魏達：我照直跟你說，瓦夏，也不止一次了：你可以滿足了，可是我沒有！

道司基卡也夫：（坐）多末下賤，無恥！

葉麗薩魏達：我也不下賤更不無恥！我跟你講道理，你是明白人，你也曉得道理的！

道司基卡也夫：是啊……讓鬼把你和你的道理一道抓去吧！你糊塗到頭了……矮個子！你

欺騙爲要使自己愜意！我是比你老了，我慚愧不慚愧？你聽見嗎，我怎樣跟你說話？你看見了？

葉麗薩魏達：我看見了。我什麼都看見了，我全都曉得，我欺騙你還沒完結哪。我欺騙你

你明白啦，我還想毀滅我們的恩情哪，你對我的恩情比你的愛還要高貴……

道司基卡也夫：哎，麗扎卡……

葉麗薩魏達：我不會離開你，誰也不能欺騙我，我知道別人像你這樣的沒有。

格拉費拉拿托盤上，里邊擺着兩瓶酒，一罐餅和蘋果。

道司基卡也夫：好啦。別說啦……：你不能玩弄伯夫林，留着你的習慣的愚蠢吧。總之——也

用不着玩弄任何，這不是那種時期，更不要多說話。你會有長見識的時候。那時候要仔

細觀察。危險的時期……

葉麗薩魏達：我用不着學習，瓦夏！我就是沒有一點知識什麼也不怕，彷彿那種唱歌的姑娘

一樣：

我嫁過了三個丈夫，

沒有絲毫畏懼，——

就是再嫁第四個，

同樣也沒有畏懼……

道司基卡也夫：你不要胡說啦，這不是講笑話的時候，把水火壺拿走了就高興啦。比如達爾文，英國人，發出這樣的見解：需要適應環境！一切都因為適應而生存，並不是很單純的。這樣生長，繁榮生存……也不是沒有抵抗的混蛋一樣的！

安多尼娜拿碟子入。

道司基卡也夫：你和安多什都需要培植在這種理想的營養……這種方式里邊！為什麼他們不來這里呢？

安多尼娜：在那里同伯夫林爭論呢。

道司基卡也夫：這些混蛋……（同葉麗薩魏達挽手下）

格拉費拉：（從黑暗的房間出來）舒拉打發一位同志告訴說她今天不在這里睡覺了，叫你們放心，若是想看她——這位同志可以領你們去。她在公會里。她很想看看你們。

安多尼娜：不，這樣泥濘的路，又這末冷，我不去啦。舒拉明天後天或者自己要來的吧？隨便什麼時候好啦。（格拉費拉緘默着）情形好像很嚴重似的？格拉沙！

格拉費拉：我不知道。

安多尼娜：你到她那里去嗎？我哪也不去，不去，你去，也不反對你……我沒有這種勇氣。

格拉費拉：（蠢笨地）你也許錯誤了？你向四外的那些相信和果斷的人們看一看……

安多尼娜：我相信——也沒有什麼。我沒有勇氣，相信什麼。我說的，當然不是因為你們憐惜我。

格拉費拉：我曉得，憐惜就等於讓你們接受恥辱一樣。不，我不憐惜。這樣很難明白我的爲什麼呢？人自由地生活着，隨意讀點什麼書……

安多尼娜：這就表示出他什麼知識也沒有嗎？

格拉費拉：不僅僅你是這樣的，有許多這樣的人哪……

安多尼娜：你這是安慰我嗎？

格拉費拉：不是，爲什麼要安慰呢？

安多尼娜：那個可笑的小修士到哪去了？

格拉費拉：她找到安身的地方了……

安多尼娜：哪，再見，格拉沙！

格拉費拉：（驚異）我今天不出去。

安多尼娜：你告訴舒拉……不用啦，還是我給她寫信吧。

格拉費拉：立刻嗎？

安多尼娜：以後。（回自己房間里，格拉費拉縐着眉頭，看她的脚步，走到門口，又轉向左門去，

正遇到伯夫林，阿列克謝意，維克多。）

伯夫林：（錯亂地）可憐哪，真可憐哪！這些青年人怎麼都這樣浮躁，沒思想，聽那些讚歌，真

可怕！

維克多：請你講一講，克林斯基的軍隊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列克謝意：總長的嗎？

伯夫林：我什麼也不能講了。我相信自己不能夠……

維克多：是的，這是一種信仰心——又是你的本份……

伯夫林：噫，上帝聽着。我向你再說一遍，請你想一想，理性的分析，我們對神不僅是爲着課程，

我們應該知道這種邪說，用我們最大的能力反對那些邪教徒去。

道司基卡也夫：（拿酒瓶上）是嗎？在聖·彼德堡組織了工人的新政府了？怎麼回事？我們的祖父，曾祖父都是工人出身，父親也和工人一齊生活過——也勞苦過，爲什麼我們不記着呢？

伯夫林：瓦西力·葉非莫維赤，你這樣講話不大合適……

道司基卡也夫：打開這瓶酒，阿留什卡，別搖動，酒不大好！（抱住伯夫林的腰一道走）你怕什麼？我們的牧師？

伯夫林：請恕過，這是怎麼一種問題？俄羅斯的大權落在一些陌生的，大多數西伯利亞人，外教人的手里了，可是你……

道司基卡也夫：可是我不相信，我也不怕！

伯夫林：不會不怕，這種反國家的……

道司基卡也夫：等等——你說什麼？我們很安適的生活着，算計愚人，在戰爭里把愚人弄死了，剩下那些——聰明人也請求我們支配，統一……

伯夫林：你戲弄我，瓦西力·葉非莫維赤。

基道司卡也夫：沒有，是你自己猜想……比方德國人。爲什麼德國強盛呢？就因爲像達爾文

那樣的生活着。

伯夫林：哎，放下吧！很久以前就有人攻擊達爾文！

維克多：非常對的！

道司基卡也夫：攻擊沒聽說過。就讓他攻擊，可是習慣留給他的都這樣，德國人尤其……適

應的。德國人不但怕社會主義者，反而借給社會主義者飯食。可是我們看見什麼了？

在我國當一九〇六的時候立憲黨勸告民衆說：不要給皇帝納稅，不要當兵！民衆並沒

聽見。你看德國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人民都不眨眼的，捐款助戰。

伯夫林：等一等……這是不能理解的！

維克多：我也不能明白：你所見到一般。

道司基卡也夫：你看見嗎？這並不是一般！

維克多：你的比喻是什麼意思？

伯夫林：停一停……這是怎麼一回事？

彷彿在宅內什麼地方有人吵嚷。

阿列克謝意：是在廚房里，有人來了。

伯夫林：（高叫）你看見嗎……他們闖進來了！

維克多沈靜着。

道司基卡也夫：（向其子）你去看一看誰在那里？

伯夫林：我說過都能想得到。

道司基卡也夫：來客人……還不算晚。

伯夫林：現在這時候誰還到這來？

葉麗薩魏達：（跑入，大聲地，嚴重地）瓦夏，放下包爾非力。彼特羅維赤和願濱……

道司基卡也夫：（驚奇）願濱？

葉麗薩魏達：是……

伯夫林：請允許我離開些，要不然恐怕不大好。

道司基卡也夫：等一會，讓我們商量一下……

葉麗薩魏達：你去吧。

伯夫林：當然，不怎麼清醒，我已經……

道司基卡也夫：伯夫林，你坐一坐，他們不會把你吃了！不會的，你留在這裡……

葉麗薩魏達：（拉着神父走出）我保護你……

顧濱：涅斯特拉失內，阿列克謝意上

顧濱：啊，伯夫林……好啦，別害怕……不關你的事。你好，瓦西力……

道司基卡也夫：沒想到很快活……

顧濱：快活在什麼地方快活什麼？

涅斯特拉失內：瓦西力。葉非莫維赤已經快活晚了。你好哇！

顧濱：你，包爾非力，立刻起始。

道司基卡也夫：什麼事？你這是怎麼回事……別自己寬恕了自己。這樣……

涅斯特拉失內：你告訴阿列克謝意。馬特維赤，我現在！

(領他兒子往一旁去。)

道司基卡也夫：夜里……不安靜啊？

顧濱：又來了……你的奸滑的祝詞……奸滑的……

涅斯特拉失內：(向其子)馬在門口，騎上去告訴他……裝報紙的火車，立刻，你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單據在曹達車里。排字工人預備好啦嗎？你去做這件事，我在這里等你，一個人不要在城里走，你隨便找一個同你去。謹慎點。

顧濱：(沈重，陰鬱地)彷彿聽着是對了，誰的聽覺不好誰的錯就少……我們生活在最後的永遠是不好的。

伯夫林：非常對……

顧濱：你總不要講話，伯夫林。

涅斯特拉失內：(鈴响)你聽見了嗎？政府在拘捕，兵士和工人們在掠奪焚燒冬宮呢，克林斯基逃走了。

顧濱：我們怎麼辦呢？

道司基卡也夫：「哎呀，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先生？伯夫林神父怎麼樣？統統都逃走了！有的這樣，有的那樣，瘋狂了逃走了。」茲汪曹夫，我們的省長，也在莫斯科隱遁了。

顧濱：「你別改變意見，別亂跑……」

涅斯特拉夫內：「我們來勸告……你在我們面前果斷的決定了。人民都很注意你的話……」

伯夫林：「我把這些估計歸併起來！瓦西力葉非莫維夫他們服從你，跟你一致行動的。」

顧濱：「不……你，神父少說話！」

葉麗薩魏達開安多尼娜的房門，用手招呼阿列克謝意。他搖手不去。

道司基卡也夫：「我當然……很感謝這種信任……你們怎樣預定開始呢？包爾非力彼特

羅維赤，你是一位老將軍。你領導米海意拉。阿爾星蓋勒的公會多少年？」

涅斯特拉夫內：「還是從前計功的時候嗎？我問問你在莫斯科怎樣創立了議會呢？」

顧濱：「誰說這種安全話？」

涅斯特拉夫內：「同我們還是同立憲黨？」

道斯基卡也夫：「有多少問題，伯夫林神父？」

葉麗薩魏達拉着阿列克謝意很快地走了。

顧濱：別拉得這樣不舒服，瓦西力。

道司基卡也夫：我想根本的問題是這樣：我和誰？回答是——很簡單：不同誰，只是自己。

顧濱：撒謊！

道司基卡也夫：自己惦念着自己的平安，不信任議會，我自己也是議員，但我不是瓦爾瓦拉，

茲汪曹夫的同黨……

伯夫林：請你原諒，問題我能明白多少！關於一般的……相信你們……

道司基卡也夫：（用力些）我相信上帝，但是我嗜好干牙克酒。一個上校這樣說，說得很好！

什麼叫做一般的？這是個板棚，就是堆積垃圾的地方，你們是請我開會嗎？什麼事情？你

們抱住怎樣的目的？

顧濱：逃難，自衛。

道司基卡也夫：你們那里有這樣的人

顧濱：包力非力……你說。

涅斯特拉失內！有軍官，也能找得人的。

道司基卡也夫：除去質量和數量以外還應該曉得在什麼日子！

顧濱：他只顧問，可是自己什麼也不講。

道司基卡也夫：你們覺得嗎？莫克歐烏騷夫在你們身邊他都曉得。這個壞蛋！

顧濱：真正賤的你不要買。

涅斯特拉失內（果斷地）：瓦西力·葉非莫維赤，你別搖尾巴啦。

葉麗薩魏達：（跑入，停住，看所有的人，不講說。在決定怎麼樣，向誰說她所知道的事情。她壓

制着，但不十分悲痛也不驚駭低聲地說話，彷彿吃力似的。）瓦夏：瓦西力·葉非

莫赤：不是，這是不可能的！

道司基卡也夫（生氣）：什麼什麼事？

顧濱：（向涅斯特拉失內）玩弄什麼……變什麼戲法……我跟你說過……

葉麗薩魏達：安多娘死啦……

道司基卡也夫：她生了病嗎？

伯夫林：等一等！怎麼回事？半點鐘以前她……

顧濱：你看見她了？伯夫林……都不相信……

葉麗薩魏達：她自殺了。

道司基卡也夫：安多尼娜不……不會的！

葉麗薩魏達：還在喘氣呢……阿列克謝意……請醫生……

道司基卡也夫：在什麼地方？（往黑暗的房間跑）

葉麗薩魏達：在拐角上……（在道司基卡也夫後邊，望望四周出去。）

涅斯特拉失內：（向葉麗薩魏達）什麼原因講出原因來……

顧濱：沒有什麼原因嗎？我預先告訴你，別力非力，沒有什麼意思！

伯夫林：我不能不說這種特別的意外事情，在女人們里是很多的……

涅斯特拉失內：假使我們當他是個輕浮放肆的女人……

顧濱：啊，瓦什卡，瓦什卡……伯夫林，怎麼樣？一切都破滅了……

伯夫林：有自負心，無神論的幻想的女人——這種原因和這事實很符合的。

顧濱：我們在這裡幹什麼？別力非力？

涅斯特拉夫內：我們等一等，應當看一看。

顧濱：看看這個女孩子嗎？（倒酒喝）我不走，我不願意走，我不喜歡家里有死人。

涅斯特拉夫內：誰喜歡她？

顧濱：應該這樣把她拉到禮拜堂，放在那裡，對嗎，伯夫林？

伯夫林：可以的。

顧濱（喘口氣）：你真是個虛偽的人！所有你們神父在上帝面前都是我們的毀謗者，造罪者。

涅斯特拉夫內（想想，大聲）：怎麼發生這種事情？生活生活，建築些房屋，城市，教堂，但是都是

別的，甚至——

顧濱：是，是你貪奪權力和名譽……

涅斯特拉夫內（難過）：養着多少軍隊，兵士，法院，省長……警察……

顧濱：但是神父們呢，好像大耗子一樣的繁盛，我們是老教徒，老門徒，到底……算了，不要

生氣，伯夫林，我們喝酒吧！（伯夫林緘默着，點頭，碰杯，飲酒。）

涅斯特拉失內：你還記得嗎，列克謝意·馬特維亦，我們在一九〇六年怎樣壓平了罷工者！

民衆是怎樣的清醒！我自己聽從了省長的話，統治着所有的勢力……

顧濱：是，是你統治很寬廣。並且也宣揚了最大的威權。

涅斯特拉失內：現在明白了嗎？那時候你在市議會對我吵叫，要殺人似的。

顧濱：算了，事情已經過去了，但是新的又來了，他們都又從徒刑的地方回來了。

伯夫林：但是在聖經上證明着一個堅固的真理。

道司基卡也夫：（一隻手拿着手巾，一隻手拿着信封）要大兵來，麗札……要證明……

葉麗薩魏達：格拉沙跑了。

道司基卡也夫：我的女兒完了……包爾非力·別特羅維亦，你放我走吧，我沒有工夫讀那

些不相的事情……

涅斯特拉失內：不相下的事情？

顧濱：你沒看別力非力嗎？瓦夏在玩弄死人哪。走吧。

道司基卡也夫：你多什麼嘴，顧濱，怪物玩弄算怎麼一回事呢？假使把包爾非力放在我的地

位上，你想想，維克多就是個死人了。

顧濱：幹什麼？我們走罷！

葉麗薩魏達：（跑入）大兵來了！

涅斯特拉夫內：（沈鬱地）這是我們的……這是維克多因為我派來的。

葉麗薩魏達在他丈夫耳旁說些什麼。

道司基卡也夫：（大聲）你怎麼這樣？像你這樣，包爾非力·別特羅夫，你叫大兵到別人家，到我家裏來，你有什麼權力？

涅斯特拉夫內：現在不能用權力壓迫。

伯夫林慢慢藏在黑暗的房間里。

道司基卡也夫：（提高聲音）什麼叫做你們的兵，誰是你們的？為什麼？

顧濱：害怕嗎？瓦夏，哈哈！

道司基卡也夫：你們帶來我所拒絕的夢想到我這裏來，並且有神父作證人……

涅斯特拉夫內用手杖拄地，慢慢站起來，很驚異地，顧濱也想站起來，但是又很散亂

躺在椅上，挨次序地看着大家，用一種生疎的眼光，眼睜大着，在這種狀態里他延待到有人來攙扶他的時候。有些沈濁的打鼾聲，好像要說些什麼，但又沒力量，牙高夫，拉波皆夫站在右門口，手里拿着一只手槍，站在她一旁的是包羅達代——兵，近四十歲光景，拿着大槍，腰間有兩個手榴彈，他穿着打網球用的服裝。在牙高夫前面一個青年工人用力鑽進來，澆油夫或油匠，很骯髒的，弄滿油污，也拿着槍，沈靜幾分鐘以後，道司基卡也夫臉上蒙着一條毛巾，臉靠在葉麗薩魏達肩上。

涅斯特拉失內：（起初緘默着，後來大叫）證人啊，啊：這就是陷阱給我做陷阱，瓦西力，猶大，狗崽子，真妙……

道司基卡也夫：（他也大叫）我叫你了嗎？你自己來的！伯夫林曉得的！他在哪里？麗薩！

拉波皆夫彷彿跟波羅達代說什麼，一種幸運的微笑，點頭。

涅斯特拉失內：顧濱！你說的對嗎？甚至於不知道這里做些什麼事……你一點也不曉得！

拉波皆夫：包爾非力，彼得羅夫，涅斯特拉失內被囚起來。

涅斯特拉失內：什麼？誰？你是誰？什麼權力？

拉波皆夫：把你帶到那個地方你就曉得了。

葉麗薩魏達：（急速地）牙高夫·葉高羅維赤，你想一想，我們多末不幸啊？安多尼娜自殺了！

涅斯特拉失內：（微笑，向顧濱）你聽見嗎？權力都在道司基卡也夫朋友手里……

拉波皆夫：（驚疑）這是怎末回事？真是意外的嗎？

葉麗薩魏達：有意的，有給舒拉·布雷曹瓦的一封信，你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涅斯特拉失內：都是自己……

拉波皆夫：（向葉麗薩魏達）等一等……以後再講。顧濱·阿列克謝意·馬特魏貞赤也

是被逮捕者之一……

涅斯特拉失內：道司基卡也夫哪？他也是商人……

拉波皆夫：顧茲民同志請叫來三個護送兵。

涅斯特拉失內：你是什麼人？誰給你的隊長？

拉波皆夫：你別裝假了，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在你明白要剷除的人名單里我是第六名。你的

兒子同莫克歐烏騷夫都是罪犯，我們都曉得。在這裏講是多餘的，明天再講吧。

涅斯特拉失內：（沈重地坐下。）明天好吧！（大叫）捕到了嗎啊，——還有什麼在什麼法院審判呢？

波羅達代：你別叫喊！我們沒向你叫。我們的法院是很公正的，不需掛慮。你現在還不記得我嗎？我在一九〇七年記得你……

涅斯特拉失內馬夫……醜東西……

波羅達代：這也是馬夫？也是個醜東西！

涅斯特拉失內：都這樣……拉波皆夫……我曉得你……蒲雷曹夫的乾兒子。爲什麼——  
都這樣？

顧茲民同三兵上。

拉波皆夫：（聳肩）將要玩弄你們一下子的！你們預備武裝攻擊工人，農民，兵士和委員……

：哪，現在滿足了吧？

波羅達代：你看看，他不曉得這件事！做已經做過了，可是不知道，小孩子！他就好像小孩子一樣，玩耍，爲什麼這個他不明白。

道司基卡也夫包爾非力。別特羅夫你就爲這事到我這裏來的？你引誘我反對民衆，這是什麼罪名？

顧濱：（站起來，自語）你把自己人都打死了……毀滅了……完了！

顧茲民叔叔，走吧！你的衣裳在哪？勇敢點走，狗崽子！

涅斯特拉失內：（推顧濱）混蛋醉鬼！什麼事也不能給我們幹，也不敢幹！

波羅達代：喜歡嚷叫……哎哈哈……

拉波皆夫：安多尼娜的信呢？

道司基卡也夫遞給他，用手巾蓋上眼。

拉波皆夫：（看着信，念）「再見了，舒拉，什麼我也不希望了，僅僅我和你有時覺得有些溫

暖和親切」（沈默）關於這封信你不要向舒拉說。我順便轉告她好啦。格拉費拉在你那裏？

葉麗薩魏達：什麼時候來的？涅斯特拉失內，我打算到你們那裏開會去了，然後再到賈金那裏，現在還沒有回來。

道司基卡也夫驚異的，看其妻。

拉波皆夫：安多尼娜在那兒？

葉麗薩魏達：我們走吧……

他們走了，道司基卡也夫立桌旁，搔前額，顫子，正想把臉上的笑痕抹去。兵士波羅達代摸摸毯子。

波羅達代：非常結實的材料！不能用這種料子給當兵的做件外衣！

道司基卡也夫：現在將要使用比這還要好的材料做啦。

波羅達代：如果不給縫大衣我們就不願意作戰了。

道司基卡也夫：也用不着。

波羅達代：我們已經決定向所有民衆說：同胞們，同志們！反對戰爭！

道司基卡也夫：這是對的。

波羅達代：……你也知道什麼是對的啊！我們將要屠殺資本家，並且全世界都要開始了。

我們將要過着親愛的生活，像伊里契——聖賢告訴我們的那樣。涅斯特拉失內——

完結了！這個殘暴的人！在一九〇七年的時候他就那樣橫暴……可是你也是本地人，你自己也曉得他是怎樣一具活屍……

波羅達代：那時候還沒聽見你這個被誹謗的姓名，可是也有時候這樣。人們安靜地生活着，然而受到他許多害處，比從強盜那裏受到的還更多……

道司基卡也夫：你不喝杯酒嗎？

波羅達代：不可以的！我還要監視着你呢。

道司基卡也夫：（驚懼）難道我是犯人？

波羅達代：我不曉得，雖然我是個老兵，我自己的職務我曉得。自殺的那個人——她是你什麼人？

道司基卡也夫：（慢慢地）她女兒……

波羅達代：女——兒？

道司基卡也夫：好像一個男人一樣……

波羅達代：男人……堅決的女孩子！她不願意昏迷的生活着，父親和祖父都是昏迷的生活

着，但是，讓我們用另一個樣子試試看……

拉波皆夫絨默着，領兵士下，

道司基卡也夫走了，可是連頭也不點……

葉麗薩魏達：你很需要他行禮啊。吓着了沒有？

道司基卡也夫（熱情的）麗扎卡……你是我賢惠的老婆，你怎麼這樣……太奇怪！好像

當時那些……關於安多尼娜和……

伯夫林（從黑暗的房間出來）對啦，葉麗薩魏達，我也在你面前狂喜了。

道司基卡也夫：你這是怎麼了？你上哪去了？

伯夫林：我跑遠了。『遠離凶惡可以得到安寧，』我並不是藏起來了。因為我的高的職位把

我約束了……如果有人從門簾那裏一望，也就看見我在那裏了。

葉麗薩魏達：伯夫林神父在我們這裏教給我們……

伯夫林：謝謝你，我想請你們給我一個睡覺的地方，我再說一遍：你們太喜歡談關於死人……

葉麗薩魏達：我們不再談關於她的事了……

道司基卡也夫：你說什麼？她不是一個有能幹的女人……（倒酒）怎麼着？這是工人的勢

力嗎？

伯夫林：噫，天哪！真是又難過又可笑……

葉麗薩魏達：瓦夏，你不用害怕……

道司基卡也夫：（注意）賈金，拉波皆夫，舒羅克……

葉麗薩魏達：別攪亂我！

伯夫林：統統都是年青人。

道司基卡也夫：（注意）良賓……良賓這個人——是那類的呢？

葉麗薩魏達：都很好的過去了！一切都很平常的！很平常的，瓦夏……

道司基卡也夫：我的賢妻！祝你健康！

伯夫林：祝你長壽！

波羅達代：（走）喝酒嗎？同志，爲什麼？

葉麗薩魏達：（驚奇地）你怎麼同志爲什麼？

波羅達代：我們留在這里一些，如果突然有人來的時候，自己別這裏那裏的跑！你們的牧師

好像……要看一看你們這裏還有什麼人？

葉麗薩魏達：（愁悶地）我們這裏什麼人也沒有。

波羅達代：如果突然有了呢？你看看這個牧師剛才好像沒有似的，可是他真的在這裏！就像

從天上飛下來似的，因爲這個我們可以再看一看……也許還有別的什麼奇事發現

……

伯夫林很緩慢地走向黑暗的房間去。

波羅達代：（很高聲的）哪去，哪去，你們的牧師別走罷，你們都在這裏坐一坐，我要監視你

們一會。

葉麗薩魏達：你不要弄錯了！

波羅達代：這是什麼？這我不會弄錯的，我也不願意。我這是開開玩笑，好像是未來的快樂……

……你……不是那樣的，不要驚慌。安靜地坐着！你喝點酒吧！事情很簡單的，是你所熟習

的。  
開始實行搜查。

## 閉幕

〔附記〕道司基卡也夫爲高爾基之最後劇作——四部曲中之第二部，全譯名爲「道司基卡也夫及其他的人們」，描寫俄國革命的前夜（一九一七年七月至十月）布爾喬亞社會對於革命所持的態度和革命的布爾喬亞的心理狀態的，這裏的確顯示着已經腐爛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厄運和滅亡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的勝利。劇中人物和故事的發展，與第一部曲蒲雷曹夫銜接着，而大時代的進展却更急遽更尖銳了。這劇本原來決定由舒羣翻譯，後來因爲他沒有時間，擬由我兩個人負責，終于他分不出一部分時間，只好由我一個人譯了。因爲時間短促，不免有錯誤的地方，希讀者有以指正。——夏伯



Z·綏拉菲莫維支作

## 給『鐵流』譯者的信和書序

曹靖華譯

### 一 來信

敬愛的達瓦里什曹！

很對不起，——直到現在才給你的譯的鐵流寫了一篇序。現在把他寄給你以備萬一，——或許對於將來的重版有用的吧。

日譯鐵流已收到，謝謝。

緊緊握你的手。

一九四，三三。

你的綏拉菲莫維支·莫斯科

## 二 序文

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政權是屬於地主，土豪和資產階級的。地主，土豪和資產階級都享盡了富貴尊榮。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是艱難得不堪忍受的。工人和農民們永遠是在飢寒，窮困，艱苦裏生活着。小孩子都死去了。疾病把人民如像刈草似的都刈除了。富人利用可以發財的戰爭把千萬工農的命都送到戰場上。

工人和貧農的眼睛慢慢睜開了。他們開始明白富人是用他們的血，用他們的汗肥胖起來的，而他們替富人受苦，死亡。於是工人和農民的暴動就起來了。

但是富人們很容易的把暴動平滅下去了，因為工農不會組織暴動，不會用廣大的聯合的羣衆去對付富人。

只有伊里契同志出來創立了布黨以後，這黨才會把工人和貧農組織到偉大的革命的隊伍裏。於是工人和農民從地主和資產階級手裏把政權奪來了，從富人手裏把工廠，土地，房屋，作坊，礦井，——把一切的財富都奪來了，組織了工農政權。於是就看見可以建設社



愛

(油畫)

蘇聯 T. 安東諾夫作



冬日一景

(油画)

蘇聯 I. 勃羅茨基作

會主義的社會，對於一切勞動者在這社會裏生活着是最優美不過的了。

但富人們不願降服的。他們從白黨軍官中，土豪中收買軍隊，用武力把工農趕到軍隊裏去當兵，於是就同蘇維埃開起慘酷的血戰來了。帝國主義者都幫助他們，英、法、德、美、意大利和其他的資產階級與地主都幫着他們，都給他們送着軍械、軍需品、軍隊。

戰爭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有時蘇維埃被迫着失敗了，有時武裝很不好，服裝也很不好的，常常忍飢受餓的革命的蘇維埃軍隊打敗了資產階級地主的軍隊。最後，蘇維埃軍隊把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隊和陰謀者都澈底的克服了。地主、資產階級、將軍、白黨軍官都逃到外國去了。俄國的各民族的勞動者都開始建設起社會主義的社會了。

鐵流——就是這戰爭的影片中的一幅。襤褸的，赤足的，飢餓的，差不多連子彈都沒有的，帶着女人、孩子、老人的革命軍隊從敵人的重圍裏衝了出去。

不幸的不但是在乎他們的武裝不好，而且也在乎他們在開始的時候沒有十分嚴整的紀律，沒有充分的組織，沒有充分的了解自己的情況。

可是當他們經過了難堪的艱苦，經過了慘酷的鬥爭以後，他們鍛鍊出了驚人的組織

力，驚人的紀律性和深刻的了解着，只有用不屈不撓的鬥爭，他們才能從死的重圍裏脫出來，才能進到未來的優美的生活裏。他們於是擊破了敵人，同蘇維埃的主力軍聯合到一起了。

同這一隊紅軍所發生的事情，也要在一切的地主資產階級國裏發生的——工人和貧農將擊破了，消滅了自己的血淋淋的兇殘的敵人，建設起新社會，在那裏沒有富人，沒有窮人，在那裏一切的政權，被勞動者創造出的一切，都是屬於勞動者的。



M·高爾基作

## 朝

林林譯

瞻望着一天怎麼來的，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

太陽最初的光芒，在空中燦然輝煌，而夜的闇黑，便偷偷地向山的峽谷、巖的裂口遁去，向樹林的葉叢、編着花邊似的凝露的草叢遁去，山峯們溫存地微笑着，正像對着柔和的夜影，這樣說道：

「別怕喲——這是太陽公！」

海波，高高地揚起白濛濛的浪頭，向太陽敬禮歌唱了，像宮廷的美女們朝着自己的王。

「歡迎你，世界之主喲！」

和靄可親的太陽笑着。這浪波，通宵地旋滾着，旋滾着嬉戲，現在毛髮已十分凌亂，那碧綠的衣裳，起着皺紋，天鵝絨的裙裾，也纏結不清了。

太陽一面說着「晨安」，一面昇到海上來了。「晨安，漂亮的諸位！可是……已經行啦，靜一靜吧！要是還那麼高高地旋滾着，小孩們不是不能洗澡了嗎？大地的事物，不是一切都該幽閒舒爽的嗎？」

青色的蜥蜴們，從石岩的裂口跳出來，揉着惺忪的眼，彼此攀談了。

「今天熱吧！」

在暑天，蒼蠅懶洋洋地飛舞，蜥蜴容易抓着蒼蠅，吃美味的蒼蠅，是很愉快的！蜥蜴，是特別的美食家。

花兒溼溼地含着露，以談諧之姿，互相搖晃，正像調弄似地這麼說：

「老爺，我們在清晨，點綴着露珠，是怎樣的美呢？請描寫一下吧！瞧着我們，用文字試畫各色各樣的花兒的小肖像吧！那是輕便的事——我們是這麼單純的東西……。」

這小夥計似的頑童們，很曉得人們不能用文字描寫那可愛的美——在笑着。

我恭誠地脫下帽子，對着花兒說。

「實在不敢當，謝謝諸君的好意——我現在沒有空，往後總得……。」

花兒向太陽伸展手脚，傲然微笑，太陽的光芒，灼耀着露珠，在花瓣與綠葉之間，鑲着像金鋼鑽一般的光輝。

這時候，在花蕊上，已有黃金色的蜜蜂，成陣，成羣，貪婪地吸取甜的蜜。那低而粗的歌聲，向暖和的空氣中流去。

祝賀快樂的生命之源的日光

祝賀那將美化着大地的功蹟

赤胸的知更鳥醒了。顛着兩隻細小的脚，搖蕩着身，她也唱着自己喜歡的靜靜的歌——住在地上；是多麼好，鳥比人更知道。知更鳥，老是最早地出來迎接太陽。並且因為這小鳥的小翅膀，映着晨曦的光彩，所以在遠遠的冷冷的露西亞，這鳥就被叫做「黎明的星。」在樹叢中，活潑的灰色鳥，在跳躍着。這鳥像街頭的小孩們——異常粗暴的人，儘管怎樣叫喚，也不會疲倦。

燕子，正像黑箭一般，飄飄然飛來飛去，遍尋着小昆蟲，樂意地，幸福地叫着——有輕快的翅膀，是愜意的。

笠松的枝，顫動着——笠松像巨大的杯，滿溢着黃金色的酒似的陽光。

這回覺醒的，是人們。他的全生涯——是勞動，是畢生美化這大地，豐饒這大地——自生到死，他們自己終留着窮相的人。

爲什麼呢？

你要知道這奧妙，等長大了就會明白。現在愛着一切的喜與力之源的太陽好啦。並且要像太陽對萬物一樣慈愛地，你也慈愛和活潑吧。

人們醒了。於是，向自己的田野工作跑去，向自己的勞動跑去——太陽瞧着他們，微笑着。地上許多好的事情，怎樣被人們工作着呢，太陽比誰都更知道了。太陽目覩大地曾經是沙漠，但如今，大地全爲人類——我們的父親、祖父、曾祖父的偉大工作，爲小孩所不能理解的重要的工作粉飾着。他們又在地上做了各種玩藝，各種愉快的東西——其中，特別是像電影那樣的東西。

啊，我們底祖先，他們卓越地工作了。所以應該尊敬和愛護在我們周遭各處他們做下來的偉大工作。

年輕的人們喲，想一想這事情，是不要緊的——人類在地上怎樣勞働，這童話是世界最饒趣味的話……

野籬邊，薔薇緋紅，花兒開遍四處，一切的花，都已凋萎，但黃金的太陽，又在凝視青空。那天鵝絨似的花瓣，顫抖着，又飄着芬香，優美的歌聲，靜靜地在芬香橫溢的碧綠的溫暖的大氣中流逝而去。

縱然凋萎了

美麗的還是美麗

縱然死滅了

可愛的還是可愛喲……

一天又來了。

今天，年輕的人們喲，願諸君的生涯，有許多美滿的日子。

我一壁寫着這，一壁感着寂寞。

從前的小孩，已到四十歲了，但一事無成。——他，是稍微感着寂寞的。

一九一〇年作



M·高爾基作

## 倫 敦

雷鳴譯

從它的名字裏，我聽到歷史的溫柔之鐘的聲響，聽到遠昔世紀有無限心事的咏嘆，聽到從古舊的叢智的經驗得來的善良的忠告。

「人們喲，彼此應更加相知，更加……。」

披上霧的斗篷，像怪物一樣巨大的這都會，無論甚麼時候——不分晝夜，都耽思着自己過去種種偉大的戲齣，同現代沒有光彩的日子。並且，雖然帶了點悲愴的氣息，但以確信豫期着未來——那充滿着歡喜的，光明的太陽的日子，那充滿着創造力的新的人們的到來，我想。

這城市，寂寞地回憶着使英吉利名聞世界的人們，等待那比並着遍世皆知的不朽的

人們的偉大的小孩子們的出生。倫敦是英吉利底榮譽的行吟詩人。它像在熱烈地期待着新的沙士比亞，拜倫和雪萊，新的基朋<sup>①</sup>，麥高萊<sup>②</sup>和窩爾脫·史葛特。英吉利的榮譽是甚麼？首先，那是它的精神對於自由底沒有止境的熱望，而現在，這熱望沒有得到實現，就那樣地消逝了。正因此，這是重新從人民的靈魂中把它喚醒的時候。

我覺得這偉大的人民好像正在這樣地想着。

「我們底精神的鐘，重新爲全世界的人民大眾而響徹，我們的喇叭高聲地吹鳴，英吉利人民的思想 and 希望歌遍全世界，這是不久以後的事罷！」

空虛的朦朧的騷音，像亂雲一樣地掩蔽着這城市。騷音和霧融合起來，在上空巡迴。呼喚的聲音，非常有力，但又非常疲乏。

在霧中，我看到倫敦的臉——這古時輝煌的，童話裏的巨人的臉，是聰明的，悲愴的……這城市，令人沈思，喚起人對生活的思慮……。

① 基朋 (E. Gibbon, 1737—98) 英國歷史家。

② 麥高萊 (T. B. Macaulay, 1800—59) 也是英國有名的歷史家和散文家。

堅實的，石造的，粗糙的這城市，把許多庭園和公園的柔軟的綠斗蓬披在身邊。城市被用古舊的，異常大膽的藝術的貴重作品來豪奢地裝飾着，佇立在像受快樂的驚懼底打擊，而向維士特明史脫寺院的高空飛去的，編花邊一樣的巨大的建築物之前，能夠懷着深深的尊敬之念來眺望端莊的灰色的倫敦塔——那令人想起許多整整的回想，首先是想起偉大的依利沙白女王的倫敦塔。這灰色的石造物的內邊，演過許多的邪行，城的塔上，棲息有許多血腥的亡靈，但這些一點兒也不損傷古老的倫敦塔的美麗。無論甚麼國家，在她的首府，都有自己的塔，在那裏，人們使人們的血潮向地上傾瀉。因此灰色的倫敦塔並不比其他的塔較為罪孽深重。並且，人們讓自己被人殺掉，一部份也應該責備自己。我說一部分，是因為在我們中間沒有對充滿人生的殘忍，漠不關心的人，也沒有和圍繞着自己的種種犯全然無涉的人。

是城市的寶物，無價地貴重的東西，且是英吉利最完美的裝飾的，我以為是大英博物館。那是英吉利人民有力的同長的手作出來的聰明和偉大的創造物，是地球上全人民大眾的生活的全景。

這巨大的端莊的殿堂，是一個珍重的存在，像英吉利她自身一樣站立在地上。它好像是關於人類文化底偉大的書的石裝幀，而那本書，要全部讀完它，非花上數年不可。

並且，倫敦到處潛藏着幾多的智慧；爲了知道這，我想：國民在最近的十世紀間，沒有把自己底精神的巨大資本，太過花費在單一方面嗎？

對粗雜的，物質的，狹小的問題，不會過於關心嗎？

並且，這魅惑，不會妨礙着（以永遠不朽的價值，使世界富裕的真正的創造的精神中所潛藏着的）自由的精神的發展嗎？

我的眼睛看到陳列着骨董和舊書籍的店子……這在有這麼悠久文化的國家是極爲當然的事，並且從它可以知道英國人對於可以成爲偉大的過去的回憶的種種東西的愛。舊磁器和青銅細工是以燃燒似的愛，創造得多麼素朴豐美，鮮明啊！在各個東西中，可以看見創造它的勞働者——詩人的印紋。

現在的工藝美術品中，很少這樣的東西。那些都顯示着人類愛好單純的傾向。這雖然有高向的傾向，但總使東西變成無聊冷淡，並且在不知不覺之中，令人感到藝術的衰頹，手

一業已起而代之的悲哀。和這比較起來的時候，古時候的東西是完美的它們的作者，是健

你看羅塞梯，倍里，約翰士罷！

這麼溫柔的，有力的才子們，爲甚麼從舊物之中，汲取出自己的靈感？他們爲甚麼那樣的爲波梯柴爾所魅惑？他們爲甚麼不能接近，或不想接近，現代的生活？那不是因爲我們底時代的文化的社會生活，太過寂寞，不舒服和沒有色彩嗎？不是因爲黑暗的恐怖，越加用權來支配着人們嗎？

這人生，沒有詩人足以容身的地方。他們就尋美於過去了的東西的墳墓裏。現代的詩人中，沒有在今日喚起創造思想的人。他們沒有光輝的明天。他們懷念悠遠的昨日而生着。那是悲愴的人生！它沒有創造的能力……。

黃金，鐵和石的權力，羨望，貪婪和憎惡的權力，用玷辱我們的笨重的幕來在我們面前遮閉通向未來的微輝。地上的全人類都能成幸福的生氣蓬勃的信念，還沒有在世上發見具有靈感的信者。這社會，因使神經疼痛的日常掛心的事而困憊！又因爲繼續它的存必，在

須不斷鬥爭而身疲力竭。

自然，這並不單限於英吉利，所謂歐洲的文明社會，一切都在向後回顧，都在向着過去探求美和歡喜。

那是舊精神底正確表現的徵候，是把新的血潮向衰敗的組織的血管注入的必然性之無可懷疑的證據。

\*

體育是很盛行的，但沒有甚麼活氣。

人們就好像遂行着不可或缺的義務一樣，無聊地運動着。暫時之間，它還不會被厭倦，但不久就將會令人感到痛苦吧。

看見皮卡德利街散步着的，年青的賣淫婦們，我就吃了一驚。在這事實裏，有足為社會憂慮的東西。女孩子們，從十分年青的時候就跑進了淫蕩的市場，又急速地從那裏墮進飢餓和死亡等待着的貧民窟。夜的蝴蝶的這短短的生涯，對這歷迅速地吞食沒有保護者的自己成員的社會，湧起了憎惡的感情。

幾乎沒有碰見隊——這是很好的事。愛的古風的英吉利喇！這是你可以誇兵耀的。然而，在手工方面爲，甚麼用擁着殺人者的大軍完滿地執行其任務的，是資本主義和貧困。舊式的房屋也是不壞的。它令人回想起狄根斯和薩卡萊。這兩個英國人，是甚麼時候都被人們的心帶着尊敬和愉快的微笑來回想的。

歪卓培爾沒有驚動我，我是從紐約看過了依士特·賽達來的。

※

榮耀的古代的都會，深思的巨人倫敦，結局，在人們的心底，遺留下難受的悲哀的鏽。它是碩大而美麗的悲哀，和城市一樣地。倫敦的霧，因爲它柔軟透明的色彩，就像塔娜的畫一般可愛。透過薄紗一樣的彩色，人底心，可以看見非常美麗的人底必情，看見和平的東西，雖然並不能看得清楚。置身在這城市底柔軟的衣服下的時候，說可以感到它的力，它的堅強的，巨大的，適合長久生活的組織。

……想我，文化人底不幸，是他們的孤獨，是他們與生活的隔離。他們和實際人民大眾比較起來時，總是少數者，他們就剛好像在大槌和鐵砧的中間一樣時常都可以被粉碎地，

站在大衆和資本的中間。

這悲劇的出路，是在甚麼地方呢？

使人民援助自己，爲均霑精神上的利益而號召他們到自己方面，並且給人民以理解諸君的，可以和諸君一樣得到精神上的豐裕底可能性。

就在那個時候，諸君將不再孤獨。就在那個時候，諸君的力量將強大起來而且也只有。在那個時候，真正的人類的東西將得到勝利。也只有在那個時候，真實的文化將舉行盛大的慶祝的典禮。

如果讀者以爲我的話墮入了教師的語調，那麼，你們錯了。

首先我教育自己，不過，不用說我也希望大家互相研究，互相理解。

如果我們人類是希望相親，如果我們相信大家能夠有在精神上聯結起來的可能性，我們就應該交談一切令我們驚愕的事情，交談別人心中那些爲我們所未知的，或使我們和別人分散的事情。

多多的注意一個人啊！人們都像我時常說的一樣多多的注意一個人罷！  
啊，像我熱心地勸一個人一樣，懷着更加知道人們的要求罷！  
是知識，它會成爲我們的熱情……

〔譯者附誌〕高爾基曾以俄國社會民主黨代表的資格在倫敦滯留過，一九〇七年歸國，這篇就是他歸國的  
那年的六月六日後，在卡普利烏寫的作品。篇中的幾個人名，因時間匆促，來不及加以註解，只好俟之他日了。



K·拉狄克作

## 勞動大眾的忠實信徒

焦敏之譯

假使早知道要和親愛的朋友永別的話，那末一定與他在暮色蒼茫中，促膝傾談——不是同他談些細碎的事故，而是談根本的問題——問他過去嚐受了些什麼樣的艱難困苦的生活，而使我們相顧無言，默默冥想。所以當我們與高爾基真的永別了以後，我們的腦海中不但是被他那飽經風霜的生活縈繞着，想度量他在過去的生活中，是怎樣慧眼獨具的料到那一條漫長的大道，同時也要回憶他在過去是走着哪一條道路，並達到了什麼地步。這兒，最可以教訓我們的，就是他所走的那一條道路，因為這是蘇聯的勞動大眾所走的一條康莊大道。

\*

當少數產業工人從農民與手工業者隊伍中分化出來的時候，農民與手工業者的隊伍中，一天一天的發現了普羅列塔利亞化，但是沒有普羅列塔利亞那樣堅定意識的新階層了。因為農民羣衆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雖是分化爲富農（——把手伸長了想奪取鄉村的政權）貧農（——一天加緊一天的在貨幣的威力之下喘息着）及中農（——企圖從泥坑中掙扎出來做一個人）但因這些農民是散漫的，在黑暗的污濁的生活中而不能形成一個共同的思想，所以他們雖然發動原始的農民戰爭，但他們却沒有力量組織這個戰爭。城市的小布爾喬亞呢？手工業者，小商人以及下級公務人員——這些人們整天雖像牛馬似的勞動着，但他們却互相傾軋，無惡不作，愈是貧窮，愈是沉溺于酒精之中，而不了解真正的人生。

高爾基就是出生于這個階層的人。但他從這裡走來與民衆攜手，他是否永遠是民衆的忠實子孫呢？這只有舉事實做證明：直到瞑目之前的一秒鐘，他是與高采烈的精神飽滿的，看着我們報紙上所登載的蘇聯新憲法。因為這個新憲法所表現出來的偉大精神，就在

于我國（指蘇聯——譯者）全體的勞苦羣衆——集體農場的場員，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無數之小的勞動的人們——現在是怎樣像在一個勞動的家庭中。誰也不剝削誰的，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共同在土地和工廠中。亞歷克賽·馬克辛一生所希望的就是這個呀。高爾基畢生是向着這個目標而奮鬥的，所以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這里因為他是鬥爭中的預言者，所以鬥爭得到最後的勝利以後，他就成爲勞苦羣衆所敬重愛戴的人物了。

但這並不是說，他的預言是帶着修道士們，伙伙們以及尼什聶鄉野之中那種愚蠢的興味，反之，他是在生活的道路上握着了康姆主義的大旗。當這個少年既不是一個手藝匠，也不是一個小商店的學徒而流浪在伏爾加河畔的時候，那時黑暗的反動勢力正是籠罩着整個俄羅斯的大地。工人階級開始在祕密的小組中活動起來了，同時少壯的人們也從靈魂的窠臼中突然跳出來，而於波里烏爾什公開的活動了。他們的頭腦中深感社會的壓迫，所以他們就燃燒起了反對那可怖的生活的思想。固然，他在生活的進程中，是尊敬着勞動的人們和他們的勞動力的，但他並不是把勞動者理想化了，而只是看到勞動者爲了一

小塊麵包，把自己的血汗流盡了，而只是看到了勞動者火花似的天才與創造精神，是不會被人類的生活條件把他絕滅的。因此，他自己感覺到，必須同生活痛苦的勞動大眾永遠的緊緊的攜手起來。然而，當現代科學的寶庫展示在高爾基面前時，高爾基又相信勞動大眾的勞動原是一切文化的基礎。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他對勞動大眾的愛，是因他有哲學的或社會科學的見解做基礎的。最後，他那驚人的進步，更可在蘇聯作家代表會議的報告中看出來，他說：世界文學史是由勞動史產生出來的。不過，話雖如此說，但這個觀念却久已印入他的心靈，使他對勞苦羣衆表現出偉大的愛了。對勤苦勞動的人們表示兄弟的愛，而對寄生蟲們表示『不共戴天』之仇——乃是說明亞歷克賽·馬克辛一生飽經憂患是出發于什麼動機了。同時，他是以這樣的眼光來熱愛勞苦羣衆的，以這樣的眼光來觀察勞動是生活的基礎的，自然這不能不使高爾基擁護社會主義，而成爲勞動大眾的社會主義門中最偉大的領袖伊里契與約瑟夫的朋友。

但青年的遊歷家（這是指在各處飄泊流蕩的高爾基）自己又問自己道，在將來

的時候，民衆將怎樣生存，民衆將怎樣從壓迫與貧窮之下解放出來呢？他自己答覆道：文化與科學。但是他從什麼地方知道要提倡文化與科學，難道是他的生活合于文化與科學，而應當推重他爲偉大的學者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最好也是引他的自傳：僅僅是一本破爛的書來啓發痛苦的生活，他也埋頭鑽研了。這本普通的書，是否是關於自然科學的或者是所謂「高尚的」——中產階級講戀愛經的書——不但是是一個問題，同時充其量也不過是講些：或者有這麼一個幸福的社會，人們沒有一點痛苦，貧窮和黑暗的生活着。

它最早雖是狂熱的追求着這個快樂與幸福，但他看到文化與科學，只是在各地與各種傾向的知識分子的革命運動中才存在着。至于真正的民衆鬥爭，則他是沒有看到的。蓋因民衆的鬥爭僅僅還在開始，而民衆的鬥爭最初湧出來的時候，還是一種原始的怒潮，而不能很快的走到文化鬥爭的旗幟之下，——所以高爾基覺得這種鬥爭只不過是爲了幾個銅板而已，當然還不是他所希望的新生活。因此，他就把他的眼光注視到根本脫離基于剝削制度與強權的社會而不受這個社會宰治的乞丐與遊民身上，而認爲在乞丐和遊民中會爆發民衆運動，夢想着反對地主資本家的制度。不過，這些衣服襤褸，墮入深淵，被社會

遺棄，而沒有在工人、手工業者及農民中做過苦工的人們，它雖也說他們有人類的美德，但是很明顯的，高爾基究竟是深深的尊敬着真正的勞動者，是把勞動當做一切生活的基礎。再則，高爾基所欣賞的文化，也是生活的燦爛之花，墮入深淵的人們，將來是不配為新生活的奮鬥者的。並且高爾基把自己所希望的及其所憧憬的，是完全寄託在日漸高漲的堅強的工人運動之中，而與工人運動攜手着。奇怪的是，有人說他在第一本著作中只是崇拜着個人與個性，而響應着自由主義者與那般委曲求全的請願者。然而實際上呢？我們既不能說高爾基擁護布爾喬亞的個人主義，擁護浪蕩的人們反對政府，也不能說他是頌揚那些花天酒地的流氓們；反之，乃是為勞苦之衆的人格而鬥爭。所以當這個勞動的人為自身的解放而鬪爭時，他不僅是為了一個哥比，而他所愛不釋手的武器，却還是一本書呢。這樣就很明白，他是怎樣積極的尋求知識，而不是為了豐滿的生活。高爾基承認工人階級是民衆解放鬪爭中的領導者，藝術家們雖在思想方面也可承認卡爾主義的正確性，但還是不能夠使他們變成社會民主黨。所以，當他睜開兩眼注視工人階級的時候，他是很明白的知道：他不是單個的一隻鷹，而是千千萬萬的工人組織起來在鬪爭中反對沙皇主義與資本主

義的革命羣衆。

當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分裂爲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兩派時，高爾基是同情於布爾什維克的。當一個出身於勞苦大眾，而深知勞動大眾的窮苦與壓迫的作家，到後來是被布爾喬亞社會的剝削者和布爾喬亞自由的擁護者恨入骨髓，而把他視爲眼中釘，兇惡的凌辱着他的時候，高爾基是徹底的認識，這個世界決不是工人政黨與自由主義者協作起來就能醫治的，而這裏唯一的藥品——就是火與劍。

正因爲高爾基與工人羣衆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是一致的，正因爲他是傾向社會主義而痛恨布爾喬亞社會的，所以伊里契稱他爲「普羅列塔利亞藝術中毫無疑義的最偉大的代表，他在過去固然對普羅列塔利亞的藝術有很大的貢獻，就是在將來也還有更大的貢獻。」這是一個事實，同時這幾句話是常伊里契與亞歷克賽·馬克辛在意見上發生嚴重的衝突時寫的。當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的領袖糾正普羅列塔利亞作家的錯誤時，他（藝伊里契——譯者）還是指出，他之所以說他（指高爾基——譯者）是普羅列塔利亞的藝術家，並非是爲了愛好他這本小說或那本小說；同時也不在乎他犯了什麼錯誤，而主要的

是因為高爾基的願望是赤誠的，真實的。當高爾基猶豫不決犯了錯誤的時候，他的錯誤並非是因為他不了解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意義，而是因為他要按照自己個人的理想領導着普羅列塔利亞走上社會主義。一九〇八到一九一〇年時，哲學上的爭論是這樣的：藝術家的心理主義與波格達諾夫的意見是接近的（或一致的）。這種情形，在一九一七年時也是如此。及至高爾基最有力的一個主張——熱愛文化——倒轉來反對他自己的時候，於是他有一種的恐懼，即熱望社會主義但同時自己又無力的城市普羅列塔利亞是不能夠使農民跟着他一道跑的，同時他怕仇視布爾什維克的階層（農民）退出以後，知識份子不能幫普羅列塔利亞消滅布爾喬亞所尊視的文化，而在革命中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

這樣就可知道，伊里契與高爾基爭論的時候，伊里契也是注意到高爾基，而用盡一切力量來說服他，這是有很大意義的。伊里契極愛高爾基，而與普羅列塔利亞這個偉大的藝術家攜手着。同時高爾基進一步的發展，也可以證明伊里契對這個作家的評價是正確的。伊里契相信他可以造就成爲普羅列塔利亞偉大的藝術家，現在是怎樣的成爲一

個事實啊。普羅列塔利亞偉大的鬪爭與他偉大的事業和創造力是，把作家都糾正過來而，使他們都走到普羅列塔利亞的道路與陣綫上面了，這裏不單是使復古的英雄們與俄羅斯的大地結了不解之緣，且使高爾基竭其最大的精力來恢復他從前與勞動大眾的聯繫。當我們現在要是讀高爾基關於蘇聯的一切著作時，那麼不論他這些著作是在外國養病時寫的，抑或是從外國回到蘇聯後寫的，都可以證明高爾基是一個出類拔粹的作家——勞動大眾的子孫，社會主義者與布爾什維克。

他既認為勞動大眾聯合的過程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所以這個過程的發展使他的心靈更加充滿了無限的愉快——他十二分興奮的努力於普羅列塔利亞偉大的建設。他是最熱望蘇聯的建設的，所以當他離開了蘇聯而不能親眼看到他們建設起工廠或大廈的時候，他是非常痛苦的。他以最真摯的熱情鼓勵着工人們給他通信，同時他竭力的擁護着普羅列塔利亞日漸高漲的文藝運動。一天之中有許多時間是讀工人們的來信和文藝的作品。他寫信給工人們，誠懇的對工人們說，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文學是從最下層的工人羣衆當中發展起來的。過去，城市的人們總是厭惡農民們愚昧無知，但現在他是看到

在集體化的進程中，農民的知識是增長了，集體的農民也在蘇維埃降生了。這里，他為集體的農民首創了文學雜誌，且時刻的關心到這個雜誌。此外，高爾基是使過去的知識分子與蘇維埃政權接近的最大的一個活動家，他用了很大的精力來接近這些可佩服的人們，而使他們為社會主義所利用，所以他做許多論文幫助他們了解：普羅列塔利亞所建設的是什麼，同時指示給他們看，資本主義世界是怎樣的倒開車輪，走上無文化反文化的野蠻時代。但是，假使這些知識分子還有執迷不悟，不肯與資本主義社會斷絕關係的，那末，它也是毫不客氣的以布爾什維克堅決的態度來答覆他：敵人是不能講客氣的，必須把敵人根本消滅。這幾句話並不是表示這個對人慈愛的人，他的心靈也是很殘忍的，反之，這是因為他深深的感覺到，並且看到了，普羅列塔利亞在蘇維埃政權領導之下建設起新的偉大的社會來了，並且赤裸裸的呈現給大家看：願意自己勞動來生存，不願意剝削別人來生存，而願意一切人類都能夠享受人類的美滿生活，所以，他對敵人就做了一個殘忍的人了。

\*

普羅列塔利亞偉大的詩人在我們偉大的建設中成長起來了。他是我們國家文化革

命運動中的一個領袖。當你現在要是問高爾基爲社會主義文化鬥爭時，寫了些什麼東西的時候，那你就很明白的知道，普羅塔利亞新文化的根本趨向，究在那裏了。所以，文藝舞台上的人們，假使他是願意在實際上爲社會主義建設宣勞的話，那麼他就應當將高爾基的許多論文好好的讀一遍，並且仔細的想幾道。高爾基真摯的接近勞動大衆，主要的是表現在他這幾句話裏啊：他從來沒有一個時候忘記，並且也不願意任何一個人忘記，我們的文學是爲幾千百萬勞動大衆享受的。因此，他在這裏堅決的反對『牽強附會』的文章，『古與不通』的文字以及『粗心大意』的作家。高爾基選擇他所用的材料時，是經過慎重的選擇的，他所應用的工具，是很科學的，而在文字方面或標題方面都是很練達的。他經常的告訴我們，誰要是想替民衆從事寫作的工作，誰就應當經常的努力去學習，因爲他們既然是爲了教育民衆這個偉大的任務而努力，所以他就必須要有充分的知識及大衆所了解的文字——這幾句話可以說是他的遺訓，每一個社會主義的作家是不應當一刻忘記的。但是高爾基也很清楚的知道，普羅列塔利亞作家的知識，決不應當只限於我們現在所獲得的，此外還應當在日漸進展的蘇維埃國家中去追求。他是發行世界文庫的倡導者，他在

國內戰爭嚴重的關頭，就早已企圖把人類過去在文學上的遺產灌輸給勞動大眾的心靈。他是主張將俄羅斯古典文學最精華的部分灌輸給勞動大眾的一個戰士。此外，他還提議將關於世界史的一切書籍都印刷出來。在幾個月以前，他與朋友們談話的時候，他曾經有一個編製蘇聯萬有文庫的意思，在這文庫中必須在已經出版的書籍中選擇最精采的重新出版，必須選擇一部分世界文學的新譯本，同時將最好而最通俗的現代自然科學名著以及一切科學的人類史統統包括在內。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新人物絕對不可輕視外來的文化，反之偉大的燦爛的人類思想的建設，是應當繼承勞動大眾整個的遺產的。因此，當我們最初估計需要印刷多少書籍就可使廣大的民衆獲得基礎知識，而國家中央印刷局告訴我們需要將蘇聯所有的紙張都拿來印刷時，高爾基對專家們這個答案，大聲疾呼的說：

「不要緊呀，經過幾年之後我們就可實現我們的理想啊！」

高爾基爲灌輸民衆一切文化遺產而鬥爭的時候，他同時又不斷的對我們的作家說，他們要在勞動大眾面前完成他們的任務，只有經常的同生活聯繫起來，而同時注意到建設社會主義的民衆。他常常這麼說，偉大的文學只有在熱愛戰鬥的民衆時才會產生，只有

在痛恨那些障礙我們走上自由之路的人們時才會產生。因此，假若一個人對人類沒有仁慈，同時對勞動兄弟們也沒有熱愛，而且也不仇恨他的敵人的話，即使這個作家的天才是怎樣的超羣絕俗，他是不會開花結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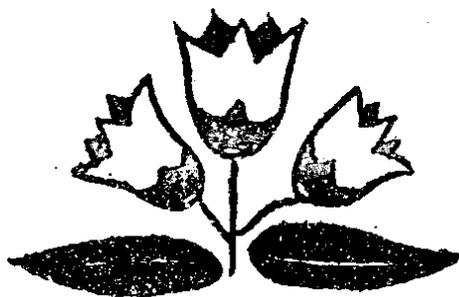
\*

因為他對勞動大眾是仁愛的，因為他是為社會主義奮鬥而痛恨剝削者的，所以民衆熱烈的愛戴他，而我們的領袖伊里契與約瑟夫愛護他。當偉大的高爾基在莊嚴肅穆的伊里契墓前，伴着約瑟夫站在一旁時，民衆就知道高爾基與我們的領袖原是同樣的偉大，他現在是同樣的領導着社會主義偉大的建設，同時他愈是領導着我們來消滅地主資本家的政權而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做鬭爭，他這個人也愈將是我們前衛的創造者及新政權的創造者。

我們今天與高爾基作最後的永別時，我們的國家與全世界千千萬萬的勞動大眾都高呼着他的名字：您是忠實的為我們努力着，您用您在資本制度壓迫下鍛鍊出來的偉大的天才幫助着我們推翻資本主義的壓迫而建設社會主義的樂園。您的心雖是沉靜起來

了，您的頭腦雖因創作了偉大的事業而工作得疲乏了，但是您這些事業，却已經爲我們光明燦爛的樂園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礎！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日 譯自消息報



M·加里甯作

## 跟青年農民作家談文學

籟士譯

最近加里甯和十九個蘇聯的新進農民作家在冬宮舉行了一次兩小時的談話。這十九個青年作家剛剛讀畢蘇聯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和農民新聞共同舉辦的「文學講習會」，他們除了歷述自己過去的工作，今後的抱負，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中文學大衆運動的發展之外，並感謝作家同盟給予他們的不少助力。最後，他們訴說專門文獻和良好的文學講義的缺乏，並申述了對於開始寫作者的個人指導的希望。聽了這些年輕人的講述後，加里甯老人作了如下的談話。

作家到底是從什麼出發的呢？首先，要有想說些什麼的要求。沒有這種要求，就決不會

成功一個作家。自然，僅僅有這個要求是不夠的，非得要把想說的話說出來不可。因此，一個作家第一應該懂得俄羅斯語。應該懂得本國語。不懂本國語會成功一個什麼作家呢？

文學——這是種特殊的職業，一種特殊形式的工作，而且是屬於最困難的種類的工。諸君訴說作品的不易被人刊登，難道諸君想一舉成名而「風靡世界」嗎？寫了一篇報告文學立刻希望可以發表，那不行。寫十篇，如果第十篇能發表已是很好的了。如果把所有已經寫成的作品全部印刷起來，紙是要不夠的呵。

希望成爲作家的人，可以讀讀巴爾扎克的傳記之類的東西。直到列身於大作家之羣，他是經過了怎樣的奮鬥的呵。諸君會說巴爾扎克是個資產階層的作家。是的，自然，在資產階層的環境中，這種奮鬥需要許多痛苦和屈辱的。這在我們國內是沒有的。然而，在我們國內要成爲大作家却更加困難。爲什麼呢？因爲在我們國內，對於文學的愛慕高到不可計算的程度。因爲在文化上日益進步的讀者，對於藝術作品的要求，總是一天多過一天的緣故。

諸君說了關於講義的話，但是，不論怎樣的講習會，要在那里學會寫作是不會有的事。自然，這是能給予某種幫助的。諸君現在讀畢的講習會，也教授了許多東西，但是講習會只

教我們方法：怎樣讀書，怎樣分析批評一本書，怎樣從這書中汲取必要的東西，等等。

那麼，怎樣去學習寫作呢？諸君說，由大作家來對於開始寫作者實行個人的指導，我想，這只限於偶然某種方便的情形之下的一般地說來，作家是壞的教師。

要寫藝術作品，首先才能是必要的。沒有先天的才能，不能成爲藝術家的。我年輕的時候，也曾問過有經驗的人們——寫作怎樣學習的呢？要成爲作家應該怎樣呢？當時，有意識的勞動者非常少，一個有意識的勞動者的周圍站着一百個知識分子，企圖從旁來「幫助」他。（加里寧是旋盤工人出身）雖然如此，我還是得到了這樣的答覆——這是困難的。教授寫作小說的學校是沒有的，那樣的指導是不存在的。

各種各樣的作家，有着各種各樣的風格的。要成爲作家，就非得閱讀從風格的觀點看去是雄偉的作品不可。諸君非得從古典（譬如屠格涅夫）中去學習不可。譬如戈理，爲什麼他有那樣的「思想的鮮明」的呢？爲什麼古典作品會屢讀不厭的呢？現在我們國內，並無把自己的思想能夠那樣明白表現的精迪語言的人。托爾斯泰雖然在語言上容許了若干單純化，但是也有從他多多學習的必要。

諸君請看蕭洛霍夫 (M. Sholohov) 吧！我覺得靜靜的頓河是部好的藝術作品。各個場面都用了驚人的力來描寫的。那是在偏僻的哥薩克村落里寫成的，但是在語言上，他是怎樣多方熱心學習了的呵。我覺得決不是任何初學者的雜誌幫助了他的。如果對於我們的古典作品並無充分理解，我不相信他能寫出靜靜的頓河的。照他的外表看來，蕭洛霍夫是個非常單純而難看的人，然而我覺得他是從艱苦的學習中出來的，就是現在，恐怕也在發奮用功吧。

最初，也許會有古典的模倣的吧。但是不要怕！在開頭的時候，這也不是有害的。生活會造出自己固有的風格來的。對於諸君，古典是第一個階段。

對於作家的第二個條件——就是要知道寫些什麼。即使充分學得了形式，這還算不得能寫作。非得要知道寫些什麼，什麼使諸君奮發，什麼佔據了諸君的心不可。作家要寫他所最熟知的事，那是當然的事。

要寫文學作品，就有經常觀察所想寫的那個環境，注意性格的特徵以及自己愛好的表現法，並記入手冊的必要，以便隨時可以馬上利用。大作家們都有着許多這種手冊的。作

家觀察並把握最典型的東西。讀偉大的作品時，時常在其中所描述的各種形象中，窺見自己和自己的特徵的。這都是在寫作前經過了非常的努力使然的。

其次，便是政治的領域。

學得了形式，精通了語言，觀察也行了，筆記手冊也不止一本了。於是問題就來了。怎樣把積蓄的材料來概括，怎樣把它具體化爲文學作品——在這裏，政治是必要的。把積蓄着的材料最善完地概括的，自然是卡爾主義者。在我們國內，「多數派」雖然非常多，但是有教養的卡爾主義者却非常少。「多數派」理解黨的綱領，執行黨的決定，稍稍知道一點卡爾主義的基礎。然而，在理解卡爾主義本身這一點上，是非常不夠的。現身於廣汎的大衆之前的作家，非得知道卡爾主義的哲學不可。作家對於卡爾主義知道得少，對於卡爾，伊里基，約瑟夫知道得少，他決不能寫出偉大的卡爾主義的作品的。真正的蘇聯作家，就得是卡爾主義者。

再則，作家應該是最文化的人中的一人。要是不這樣，能成個什麼作家呢？要是他的文化水準比他周圍的人來得更低的話，他究竟能教誰，而且教些什麼呢？對於質的苛求會引

起量的減少的——說這樣的話的同志的憂慮是無謂的。青年生長着。非常多的人，懷着成爲作家的希望。必要的是，不顧困難而指示必要的途徑，是從百萬人中出現偉大的人們。我希望，在諸君之中，就是一個也好，能成爲第一流的作家。或者，在諸君中沒有一個能跋涉得這樣遠，也說不定的。然而，對着這個方向努力，這事本身就是非常提高人類的文化的。

如果問頂懂得俄羅斯語的是誰，我可以答道：約瑟夫。諸君應該學習他的用語的簡潔，明瞭，和澄清性。不信，請把約瑟夫所說的什麼思想用更簡短的話來說說看。

臨別之際，我敬祝諸君的成功。然而，失望是不必的。尤其不要爲了作品不入選而失望。第一篇不行就第二篇，第三篇，要執拗地追求自己的目的，直到成功。那時才能寫作真正的作品，才能成爲真正的蘇聯作家。

〔譯者記〕 原文登在一九三四年日本文學評論九月號上，這還是兩年前的譯稿。在這裏怎樣了不得的東西是沒有的，但因為出自並非作家或批評家的加里寧老人的嘴巴，倒覺得很有意思。對於中國的青年作家，加里寧的話也不失爲一種淳勵的吧。



Y·馬耶考夫斯基作

# 百戰百勝的武器

勞榮譯

白人的外殼

包圍着

我們。

從砲廠裏噴出來的

煤煙和毒氣底

鏽蝕 吞食了

威羅巴的

天。

它

正是

舊的強權。

但是我們

因此要

號喚

不停。

普羅列塔，

今日

帶了議席而笑着

托爾斯太底

依賴的呼號。

爲了無情的

戰鬥，

時代在來了，

帶着歡樂，

動員

武器

和肉身。

用體操和冷水浴

鍛鍊

身上的筋肉，

舉起

我們的

污穢的

酒氣的生活吧。

把地刺底

大砲口

鏽解吧。

用瓦斯，

化學，

欺騙

歐羅巴

爲了投身在

新的信號後的

戰爭，

用一切的武器

加強

「我們的」防禦。

如果

他們

更技術地

增強，

那末在製造局裏

我們有着

寶藏。

我們的

武器

比嘔吐的瓦斯

更危險

無論什麼面具

對我們（也舉防禦）。

我們的武器：

各種言語底

人類的連帶性，

但是——

依着階級而同一。

世界的辭彙者，

接着無線電，

把耳朵和

心

貼向莫斯科。

赤色莫斯科

後的無盡的

小城鎮

傾聽着

燃燒的喧鬧。

在布爾爾亞亞隊裏底

未來的

兵丁——

步行着的

或在機械的唐克車裏的，

記牢：

——你們的

赤色祖國

是

第一個

勞工共和國！

記牢，

聽着

炸彈的爆炸，

看着

布爾喬亞的

反攻——

我們的

武器——

實際的回答

「全世界的勞動大眾，聯合作

們自己！」

〔後記〕蘇聯的最高領袖曾說過：「現在忘掉馬耶考夫斯基，乃是一樁罪惡」可以見到這位詩人的偉大。以後想借用本刊的地盤，多多的介紹他的詩作，這裏暫先刊出一首。





S·李柯夫作

## 巴比塞所創造的道路

雷鳴蟄譯

現在談起巴比塞這位作家是比任何時候要恰當的多，這不僅因為他是死過的人了。亨利·巴比塞的創造力在其本質上是有牠的真實性。他指明給世人的那藝術家一般的道路，便是我們在法國文學或一般外國文學中所看見的那些事實。

在西方，有一種青年的革命文學正在發展而堅強着，這種文學大體上暫時還稱牠為激烈性的智識分子的文學。在一九二九年資本主義暫時穩定時期過後，爆發了第一次恐慌的打擊時，我們現時代的朋友，對這種恐慌以及隨之而發展的法西斯蒂的危險性還不了解。他們應該想想，這比較起他們所聽見的『文化恐慌』是要更深廣的多。他們所費的時間只不過完成在價值上某些人過分的悲觀成分，結果並非別的，只不過在布爾喬亞病態的過程中由審籬的一方渡過到另一方面而已。許多法國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作家

還在五六年以前，就誇耀他們自己的超政治性，說他們不願意混雜在政黨的卑鄙的鬭爭中，然而現在他們爲了與法西斯蒂的危險性作鬭爭，爲了謀工人階層的解放以及由此而達到全人類的自由，却不得不重建起他們自己所創造出的工作。在驕傲而同時又光榮又幸福的『象牙之塔』中——在牠裏邊四十年以前也曾經分裂出『高尚的文學』——直到現在還留住着最有聲望的作家。然而在牠裏邊已往曾經停留的那些人却早已被人們忘記了。

前世紀的末葉，乃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在布爾喬亞的文學中以及它的一般藝術中之偉大的破壞時期。一切新陳代謝的東西，在文學與藝術的領域內所有的『發現和發明』，很顯然的都經過了這種際遇。現在的境況是應當變的了，牠不但正在起變化，而且已經變了。

布爾喬亞文化之優秀的代表者——西方的作家有的轉變到革命的方面來，開始爲新的寫實主義而鬭爭。不這樣是不可能的。他們是不是僅僅回復到布爾喬亞的寫實主義之方法上，習慣上以及形態上，或者恢復到斯齊甘里，巴爾扎克，福祿貝爾，塞梁等一般人的

偏見上，自然不是的。雖同樣地都是批評的寫實主義，但應該進一步地成爲『批評的堅定，』現在若談到這一點時，希望能極度正確的發現近代資本主義之矛盾點，並從這矛盾點中找尋出革命的出路。這還是不夠的，西方革命作家的寫實主義還應該保有這種特性，即我們很久以前所說的將一切都當作獨占的產業，像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文學中所反對的一種寫實主義，站在批評方面，牠應當接受激情而英勇的革命的成分，牠應該學習地說『真理，』不要再背誦式積極地否認那些爲反對某些事而恢復起來的一切革命的覺悟。

有什麼必要而且應該談起亨利·巴比塞的創造力呢？因爲牠做出驚人而顯著的例證，他那種真實而又革命的覺悟戰勝了動搖不定的知識分子的空談闊論，又在作家的藝術批評中實現了革命的寫實主義的凱旋。

認定亨利·巴比塞是在堅決而負責時，毫不遊移地站在普羅列塔里亞方面的第一個激烈的知識分子的作家，我們相信這是不會錯的。這種作家對工人階層接近，他在政治上而同時又在藝術上的不可毀滅的價值，這種種的創造力在牠們革命的過程中自有

其互相配合的動作。巴比塞的文學活動正同他的革命活動一樣，在局部中或某一特點上是得到了他自己的意識上的滿足。

這裏將不談公法學家的巴比塞。藝術家的他首先便是煽動家和宣傳家。關於任何「純粹藝術」對巴比塞個人是不能談的；顯然的，他先由傾向而覺悟的傾向以至達到了公然的革命。從火線下到實話，他的每這種作品出種或那種社會政治的以及社會心理的題材之想像中均有其藝術形像。對他僅有這種解釋自然是不夠的，他沒有像一般人毫不慚愧地，專心一意地將藝術的作品去迎合社會；他走向於說真話，走向於直接去宣傳，而這直接的宣傳也經常地增加了巴比塞的勇氣，並使他很少顯示出演說家的吹牛亂語。他有藝術的客觀性，即革命的客觀性，他不願是虛弱無力的，因此將一切刻薄，冷酷，都從自身拋棄了。這種客觀使他自已能夠作出感情輪次中之「有組織的結論。」即一方面是憎恨與烙印，一方面是愛與保護，藝術客觀性的本身就是作家情感表現之許多工作中的一種。

同時不能忽略的，是在巴比塞所創造的形像中有革命的智識分子之許多特點，這些特點，首先便在藝術的解決社會問題之方法中表現出來，在巴比塞怎樣「談論」各種社

會集團間之相互關係，政治的和經濟的關係以及戰爭與和平等問題中也證明了這點。也許證明得不正確，巴比塞在這方面有他某種說不到家的地方，有曖昧或什麼動搖以及他的態度的妥協。然而……從英勇的行動中，他常常是如何地瞭解了什麼是「正義」「真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從這些理解中便生出激烈性的小資產階層智識分子之「德謨克拉西」主義的道德觀。自然，巴比塞也銳敏的感覺到階層的矛盾，所以火線下這部小說是巴比塞由「階層對抗」之原則而寫出的，且有了極敏感而清晰的性質。在裏邊（除過最後一部分鎖鏈）描寫出士兵與官長間之衝突是階層的敵對。同樣在許多別的事件中也正確地描寫出在帝國主義大戰中大資本家的作用等等。然有時却照樣地常常陷入所謂「富」與「貧」（在社會範疇的性質中）一類抽象的對比中。對下層職員與長官間階層衝突的描寫之不深刻，立意之不完善，使作者有可能從他的一個職員之口語中，說出這樣一種平和的奇語，即「他們同樣地是資本的奴隸。」說到一種真實的事情，巴比塞很少將牠們指明給普羅列塔里亞的工人，且從來不將牠們作為自己的消毒劑。巴比塞從第一人物所寫起的一切事實都是這種不變的「我」——或抽象地想像作者自身

（在火線下一書中，）或地域觀念的小資產階層（在光明中，）除此而外，在第三個地方（在地獄中）也是這樣。這種現象是容易了解而且又是必然的。在革命運動中所有的這些「超階層」的「真理」，對巴比塞是極重要而有價值的，這使他明白自己的責任是在歷史的法庭前面，指明出普羅列塔里亞的階層權益比布爾喬亞的階層權益要更正當的多。接近普羅列塔里亞的巴比塞的道路，正是全人類意識的表象者。

巴比塞之藝術的實際和他所創造的一切方法很清楚地反映出這種特有而又必然的兩重性。他的文學的風格表現出是矛盾的。他與真實的革命的寫實主義之作品一樣，也作出不少混雜而帶爭論性的事實，假使這些事實，成爲更複雜的話，作者便會容易有缺陷而無成效地將牠們認爲是簡單的。但不能拿這些事實（下面將講到）就說作者是粗心而無能的。別人與他的寫實主義作品中間不同是在極大的原則上。所有的事實都是巴比塞心理中智識分子的幻想，這使他在許多作品中被抽象的心境所誘惑，以致混合成爲平凡而庸俗的藝術的虛構。在那裏堆積起多數的成見，動搖的雷同，淺薄的體裁以及貧血的心理之模樣。雖然認定巴比塞是覺悟地爲「寫實主義而實行鬭爭」，但却不能說，他是克

服了自己或怎樣努力地依照別的面構成他自己的事物。然而，當他每次領受過具體的革命的實際之經驗時，當他每次談到活的生活，活的革命鬪爭以及人或爲人類等等這許多問題時，他使以藝術的寫實主義的態度相繼地寫出了光明、火線下、實話等類的小說。但當他每次談到理論，提出或解決某些『平常』的問題時，却與革命的實際沒有關係地提出而給以解決了。他寫了鎖鏈、力量、耶穌這幾種小說，自以爲是種重大事，然這些却導引他離開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方面，逃避了西方革命文學所必須走而已經走過的道路。

巴比塞在戰前所寫的作品（詩集哭着的女人，有名的批評小說尋查與地獄）仍一毫沒有豫露出他那有名的小說火線下與光明。這許多的小說都滲透了強烈的社會主義的悲觀主義，抒情的巴比塞，其曖昧而社會主義的性格使他絕望地指出，我們要與文學中這些年來『自我』直覺之成熟比較起來，是沒有什麼更多的東西。地獄是以通常『抒情小說』的體裁寫出的：這是沒有看穿世界的英雄（因而作者隱藏了自身）之命運與意識的描繪。這裏邊抒情的英雄，是家庭式旅舍的居民，經過大的空地可以由旅舍看到隣屋牆壁內的生活，這隣屋的人都相信沒有誰會來煩擾他們的，他們完全住於孤立之中，在那

裏有祕密幽會的情侶，有成對的夫妻，有死在友人懷抱裏的病死的外國人以及其他種種現象。很容易看出在這裏要顯出寫實的藝術家是怎樣的有可能，然而可惜是沒有實現出來。在地獄中作者已表現出對抽象的斷決，對默察的抒情詩之偏愛，小說中的英雄不僅是活着，而且在動作着，在談話，在憶念而又「表示出思想來。」這定然是作者象徵出「我」即是這位觀察的英雄。然而這裏的情侶，病的異鄉人和他們的朋友以及未成年的小孩子，他們因食慾的反應都想望吃那「被鎖藏了的果品」且均陷入於這種心理的流露中，不能因為以非兒童的喉舌來敘述，便認為作家之無能，然在這裏很顯明而直覺地導引出一種傾向來。自然，這傾向對社會主義的書籍不能沒有傷害的（如書 談到觀察的英雄之最後的命運，驚異到給他所展開的「正當的生活」反帝國主義的解說，死者與牧師間反宗教的尖銳的場面，小說本身之命名等等）書中的材料是這樣的少生動，這樣的少趣味，遂使作者激情的結論好像是不着現實的空洞。活生生的寫實主義的發展是塞閉而又防止抽象的默察的抒情。

應募去當過兵，並且參加過帝國主義戰爭的巴比塞，在一九一六年出版了自己有名

的小說火線下一書。在這種陰慘而現實的『一個中隊長的日記』中，他的社會主義的悲觀主義是達到了最高點，但同時却取得了被革命的理解所純然克服了的行動。這本書的影響和意義是很大的。將它評斷起來算得是第一次的藝術作品，這一藝術作品用極響亮的腔調大胆地說出帝國主義戰爭的真理來，一九一九年伊里契在他的一篇論文第三國際的任務中也指出了這點。他說：『特別重要的信念之一，即是爲要保持各處對羣衆的影響，就得在羣衆中發展革命的覺悟……可以承認亨利·巴比塞的小說火線下（Le Feu）與光明（Clarté）是盡了這種作用。深刻而真實的戰爭生活之實在性的把握，戰線的正確的描寫，他的人類的關係，以及對戰爭意識與戰爭發生之堅定的了解，使巴比塞有可能進昇到藝術的寫實主義的高段，而且建立起反戰小說的新的諷刺畫。火線下是下列同類小說中的第一本，即多斯拔沙斯的三個士兵，吉米爾的麵粉商人的生活與文化，道爾熱烈斯的死的興奮與木十字架，最後乃是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與被「法西斯蒂」囚在監獄中的留基文格。萊恩之著名的反戰小說。在巴比塞以前對帝國主義戰爭之描寫，乃不過寫出牠的布爾喬亞永恆愛國宣傳的實質之辯解，然火線下則不然，她無情地從一切戰爭

的小說中，從所有的各階段中所發生的人類屠殺之一切經驗中糾正了這點，並且在心理計劃上將所要表彰的英雄也廢棄了。巴比塞小說中這一中隊的士兵決沒有把戰爭當作「靈魂的安息」而追念着，對這「靈魂的安息」之愛好的人們，是普及於布爾喬亞的戰鬥員中，而且在高等文化中將牠當作教化用，這種帝國主義積極主義的善歌士有如：克伯林，派爾阿達，克羅得法列爾，此外還有我們的古米烈夫。巴比塞認為戰壕中布阿留（即士兵意，為對法國士兵開玩笑時所用的綽號）的「較好」的機會，便是戰鬥的開始，有次「在法國地界內的布希」（布希即帝國主義大戰時法國之國家主義派對德國士兵或者全體德人之稱呼，含輕視之意）為饑寒所苦便叫罵起來，對新聞記者英雄們的辭令加以嘲笑，並且向他們開始勸說，布希也是同一不幸的同志。在小說中字字都是有意地描寫出他們的願望和企求之不變性：如希望睡足，吃飽，怎樣去掉戰壕中多量的虱子；又赤裸裸地描繪出他們心理中的國家和世界：如對戰前之生活，對家庭，對鄉親等類之談話。從浪漫的軍事生活中沒有遺留下任何的東西；因為戰爭，首先就是污濁，虱子，飢餓，其次是瘋狂，愚蠢，盲目的服從，再其次是無意味的體格上的災難，而最後便是無意義的慘死。巴比塞在這

裏雖浮淺而溫和地說明人類心理和人類行爲是如何的有規則性，然他將布阿留一個人過去有『規律』意義之生活的劇情，與『慘酷戰爭』之麻醉的天然圖景相併地對述，也是他第二次有意想來揭穿人類戰爭的無意識與罪過。此外還表現了這種意義，如一個士兵故事的插圖，在插圖上是說明一個士兵爲要找尋他的家庭和兒女，在自己家鄉裏敵人的壕沿上，受盡了敵人的虐待，另外一張是表示賜假在後方休息時的談話。這小說的最後的部分比起雷馬克和其餘的人（奧爾吉敦的英雄之死，甘烈孫的將軍死在床上）所表現的並非沒有力量。但總有些觀點與雷馬克等人兩樣。他們的小說是有意的激動人們，由慈悲和同情的態度，以個人追念英雄的內容，幻想地描寫出對過去幸福的感傷，對戰前不可復返的甜蜜而愉快的和平之留戀（雷馬克之立場多半是這樣）。然巴比塞的小說，牠們則對布阿留英雄的愛國主義乃持一反對的態度，牠們動員讀者的自覺是想給那將戰爭當作『靈魂的安息』之虛偽的傳統以一個大的打擊。

當作實事記載寫出的小說雖沒有通常小說的紛雜，然而給牠嵌進了稗史的插圖（血難病與兩個布阿留之插圖以及在敵人壕沿上被懲罰的士兵等之插圖），却充滿着感

曲主義的色彩。在『一個中隊長日記』中進攻時的談話對劇情的結局起着悲慘的作用，這是以一個主題作路線的戲曲之發展，由牠自己史傳的演進中，漸次地引讀者至某些重要的，決定的，一直所要達到的一點。確實的發揮和問題的解決在這裏還不充分，牠們應當有一定的宣傳目標，而且還應使這種宣傳得到效驗。實際上我們所看見的這兩條路——外部的（題材之發揮）與內部的（純料宣傳力之加強）之配合，在外部的解決中（即適應於內部的『進攻時的談話』）有作者最後的宣言為之證明。宣傳同樣地也是發揮；但由職員的一段段的談話中，巴比塞却首先限制在自然主義者的表現戰爭。其次他便來描寫當時遊行的情形（有飛行家從自己的飛行機上看見德法兩國陣地上對勝利禱告時的談話；也有軍曹比爾納耳關於李卜克內西的談話），最後才開始談到作者他自己本人。在書的結尾完全是演說家的腔調之那種悲觀情緒，並沒有傷害而且也沒有減少沃綫下之嚴厲的寫實主義。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切配置好了以後，他便依次地揭發那種非個人的客觀主義的思想在這思想中仍維持着『一個中隊長』的那悲劇命運之傳述。

在戰後已經出版了的光明這部小說上面，巴比塞很想將熱情於戰爭，超政治的，墮落

到小資產階層庸俗生活——即機會主義者——之復活現象加一深刻的藝術地的分析。這種分析自然有他自己的重要性（因為經過它才能達到「自覺的結晶化」的傳記小說之建立）。伊里契說過：「現時無智識的思想完全受壓迫的而成見又固定了的人或羣衆，在戰爭影響之下若一轉變爲革命者，便表現出是有力的，天才的而且又是正確的。」（第三國際的任務）小說中的英雄西蒙·波烈這位小職員特別羨慕他自己在法國省城裏小參謀本部的生活，他喜歡自己鄉間裏幽靜的住所，他還有他自己的小野心：即想打入到資本家的隊伍中去。所以在他的腦海中自然不會去反對維護與聯結戰前幸福的那些基礎，也不會對「正常」「規則」地分出「高貴者」「卑賤者」「有產者」和「無產者」而加以反抗。但戰爭之臨頭却把波烈無情地改造了。恐怖而又殘酷的火綫直接地影響到後方，使憎惡戰爭的波烈懂得了戰爭之如何發生而又如何地結果。所以他一閉起了眼睛，就會戀想到戰前他自己生活中的正常的快樂。在許多關係中，這部小說表現出巴比塞精神上的自傳。從巴比塞累次所談的言語中，區別不出他與西蒙·波烈是兩個人。在書的緊要的地方——即染病的西蒙當他的知覺經過最後的毀壞而發癲瘋的時期——作者有意

將自己的語句和職員的語句，自己的追憶與他的英雄的追憶溶和而爲一。以作者自己的傳記和被戰爭事變所激盪的人類之命運爲題材而寫出的光明，使我們回憶起羅曼·羅蘭的小說格李拉母布來。但格李拉母布在思想與藝術上還是很不成熟的作品。在那裏羅曼·羅蘭遠堅決地站在小資產階層的和平主義的態度上，在革命方面並沒做出堅決的步法。何況羅曼·羅蘭的格李拉母布仍保持一切私己的智識分子的偏見與訴述。然而光明這一書却是澈底的。因此，以它的結構來講，比那還滲透着主觀的懺悔之格李拉母布來，她是極端客觀的寫實的作品。

在小說上所佈置的事故中談及波烈的復活，使波烈（即巴比塞自己）瞭解了他自己同時代的人和他周圍各方面的一切。巴比塞對自己定下了一種責任，即是要極端的純潔和澈底。因此，光明才照社會主義小說的詩學理論的「則」而構成嚴厲的模型：每種行動中的人物分爲一定的社會現象，這現象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在這許多部分上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波烈。發了財的酒窖地主在小說中代表的是特別富有的資本家，鐵工是覺悟的革命者，波烈自己（在第一部分中）是職員，從工人家中脫離出來，已經和自己

的階層斷絕而不願與工人來往的人。在小說中又看出有無政府主義的叛徒們，他們忘記了自己英勇的叛變仍舊來擁護資產階層的祖母，瘋狂的愛國主義者以及民族主義情緒的智識分子之特有的代表者，都在這小說中找得到他們的典型人物。小說上有特殊重大意義的描寫是說明了巴比塞一切主要思想上的實質：受了傷的波烈到了前面插着旗子的司令台時，便被武裝的同伴包圍着向司令台上的軍旗沈痛地敬禮，但一擁抱間，他手一鬆便慘痛的死了。顯然的，這一切「社會主義的動機」是如何地將一切機械主義和單純化的現象排除了。這種「社會現象」在外表上各方面都是與巴比塞個人的性格毫無關係的，不過以後才被人們發覺而了解，又被作者實現了。所以尤明是繼續與深刻化了火綫下的寫實主義的路綫。

這幾種書都是戰後和革命高潮以前所寫出的。以後接着的「資本主義」之相當穩定時期，便成爲巴比塞觀念上嚴重的探討時期。在一九一九年他組織了光明團（Clarte），將歐洲一切先進的智識分子之精華在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他個人是這團結精神上的主腦。在最後一年，它不幸的消解了。但以巴比塞爲首的革命的智識分子

却轉化到康姆主義方面來。巴比塞又起草了團體的宣言（深淵中的光明）號召智識分子站在革命方面來。然而以後直接的，鬭爭的，革命的追念，反使他對革命的命運，革命的形式以及革命的與一般歷史的過程都變成抽象的沈思。這等問題一達到完善的抽象時，則字面上忘記了革命的實際的這位作家遂被歷史的類似所誘惑。因此產生出爭論——藝術的與思想的——的作品來：即小說鎖鏈，故事力量和耶蘇。

在巴比塞抱了很大的目的而寫成的鎖鏈一書中，說明一切的歷史過程正像不幸的下層受壓迫而被剝削的羣衆之不斷的鏈鎖。小說的故事是發生於古代的東方（在埃及與巴比倫），在希臘，羅馬，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也曾發生過。因為作者要將這許多的材料包含在一定的超裁中，所以構成小說中的英雄便是某些年青的詩人，這些詩人是驚奇地降臨到起着法規效果的自然界，天性上還保留着與他們遠方祖宗的實質斷絕了的遺囑。由這思想的本身看來是不會表現出什麼新奇而原質的東西。以同樣的虛構而用各種方法所寫出（記憶和追念全不必要）的冒險的社會主義小說，有下列冒險小說家所作之名著：賈克·倫敦的亞當以前與緊衫（在別種出版中是審問，星光下的漂泊者）

(古斯達夫·芬達蒂的祖先，最後是祕密的人民(即首區無產階級的家庭史。))我們也有許多本有趣味可惜沒有什麼價值的艾任·修的小說，可說都是同種類的。不幸在這裏被歷史的類似，特別是被智識分子自覺的『思考的類似』所誘惑，是給了巴比塞以不好的影響。凡是一種意向總得有更大理論上的根據，不僅可以提供出大的類似來，且可以得到更多的材料，然往往由抽象的判斷隱蔽了自己對人與事變的關係，却充滿了小說的內容。若小說的構成要站在放浪的，隱匿的體裁中，則其開始便須採用大的勞力。這種小說在勸善抽象的訓誨之成分中間有其藝術上不適當的特別例子：如談到撐船的奴隸怎樣拿着武器來暴動，打走了監督人，由船邊上跳到陸地上，吞吐出幾個字以後，便是長篇的議論與演講，(在自己的抽象形式上)那些過去的奴隸們的故事，雖則這樣，但仍舊沒有成功地解釋出他們所住的是如何的一種特別地位，所以結果使全部篇幅是怎樣的枯燥而無味。雖沒有怎樣將根本觀察歷史的真實性明白地說出來，然巴比塞在這種情況之下却很顯然的覺悟了。小說中有卑鄙的僧侶，有愛爾蘭的教士，有脫逃的奴隸，有各種族與時代中的一切職員，他們都保持着對祖宗和文化的趣味，且有受過現代教育的智識分子的根性

與水準。在大的場合中，因藝術具體性的缺乏，材料的不鮮明，所以他只有站在陰影中，從社會主義相互的實質中去探尋歷史的前程。巴比塞在讀者面前所揭穿的世界不是客觀法則所支配的而是由意志、思想、文學所支配的世界。僧侶是說明單純的宗教的思想，中世紀封建主艾爾阿在在自己家族中能有權力，正因為往日逃亡了的撐船的奴隸能善良地服從他遠方的祖先。文化進步的時代（即文藝復興期）代替了加特烈教的反動時期……：為什麼？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小說中的理想是完全不必要地將社會學的課程重覆一遍，且書中四分之三又將抽象的判斷聯繫到文化史的體系上；這位革命家的作家又難避免這種說明，如像：『這種幻想的，完全神意的又由愚蠢堆集起來的幸福，在現時達到她的最高點』……（進一步講，一切『由愚蠢的幻想所堆集起來的幸福』所激起的慘事一增多，則無產階層便謝絕了自由的德謨克拉西，而在政治、科學與藝術等方面都轉向而抱反動的態度）。巴比塞一從『思想的類似』中走出而回轉到我們時代之革命的實際中，他便即刻重新恢復到藝術的寫實主義的具體性上。我們在鎖鏈的最後一部分得到了證明（出版了的分冊 末尾說，『過去這樣，將來也這樣』），在這裏指出戰爭真實的製造

的地方，是居於攻擊戰的領導地位之法國的參謀總部，這裏也重新找到了現代的模型人物與真實的話。在參謀部工作之舞台上，在法國軍官與被伏虜的德國間諜之深刻而有重大意義的插圖中，在參謀部所掛的畫片上以及在資本主義貴族馬舍爾所指揮的陣地中——處處都在抽象的講演中真切地暗示出它是揭穿了事實之精髓與關係。這裏更說明了怎樣的思想在法德兩國軍官中有了大的同情，並指出——在對話中，在風格上，在姿態上——參謀本部與火線之真實的主人是資本家，將軍與軍官乃不過是他的恭順的執行的管事人。

與鎖鏈同等的力量是關於三頭政治時代羅馬人的故事，這時代雖有電學的發明，但還希望以「神學的力量」來武裝社會的極大部分。這裏包括了不少抽象性質的判斷，但歷史類似之堅固的偏見却毀壞了一切事實。將我們現時代的型式與關係轉移到古代羅馬的環境中。遂使巴比塞利用這點說出「……：……依次掌握國家機關的政黨」在共和國時代的羅馬與現代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實質上沒有不類似的……。」最不成功的是耶蘇，在這本以基督教為基礎的書中發見了對康姆主義原理之不了解。我們不止一

次而且嚴格地討論過巴比塞的這一作品。自然它是有錯誤的，又是一位錯誤的革命者，然不可忽略的是這種錯誤乃由尊僧主義和加特烈教的觀念所引起的。我們不能放下巴比塞的這些弱點不讀，他已有他自己的更正。正如一個作家與革命家在他自己的發展中有其一定的階段，他是必然要經過這階段的，而且這階段他也是逃避不了的。雖則這樣說，然就鎖鏈這樣不成功的作品當做文藝的東西時也還是有價值的，因為深遠而宏富的經驗建立了反對壓迫者的被壓迫者與暴動者之歷史哲學的史詩。我們已經說過：在十九世紀中葉這種經驗，是由艾任·修在他的小說祕密的人民中表現過了，而且在許多關係上是比較成功的。但在修面前的責任是比較容易些，他會自動的將自己限制在法國民族主義的框格內。然巴比塞則企圖以國際的設立創造出史詩的小說來。勞動階層的解放問題對他是已超出了一切民族主義的框格以外。這個問題是深廣的。人壓迫人，人剝削人，是勞動者解放全世界史的主因，也是歷史進化的目的。也許在巴比塞的這兩卷小說中豫察到這種任務，且敢於嘗試這任務的，惟有社會主義社會的文學，這社會是已經達到最高級，且由這社會建立起新的文化。

所欣幸的是，在寫鎖鏈、力量、耶蘇這些作品的時候，巴比塞沒有與革命運動的實際隔離過。爲工人階層而不厭倦於戰爭的行動，使巴比塞這位作家重新踏上了藝術寫實主義的道路。依國際革命戰士後援會之路線的重大工作，使他不得不回到白色恐怖特別猛烈的國家中，在巴爾幹，在匈牙利，他搜集材料，從殖民地的國家補充牠，在一九二五他出版關於巴爾幹的白色恐怖的一本政論家的書籍，在一九二四年他的一部稗史（*Faits Divers*）不同的事實，在俄文翻譯中稱之爲簡單的談話也出版了。

這書的最精采處是作者絕不想拿談話之類集的方式寫出，他的責任是想從帝國主義的戰爭與白色恐怖的實際中，達到悲歌慷慨事情的曝露。法文名「*Faits Divers*」之字意是「遭遇」，即將每日報紙上分類的事實經常地編成目錄。巴比塞努力以訪員表象的喉舌寫出自己的談話：某時候，某地方，發生某種事情；因此稗史的大部分顯示出特別簡單的敘述，幾乎是些記錄式的實事之登載。然而這種嚴格的毫無修飾的純真，建立起牠特有的題材，更因之而有較高的風格。短而精的文句，內容之龐雜以及思想範圍之廣大，都表現得非常的鮮明。對於所陳述的事實也一毫沒有虛假的補充；所以作者也說：我寫述的東西雖都

有意義，但沒有將爲着什麼而引起讀者的憎惡，憤怒或狂歡。一切專研究文學的人，便這樣稱牠爲藝術的詳報——記錄，性質形容詞，特性——對原題稍有補益，又似乎在細目的實質上加些記錄。這樣，巴比塞便達到了他解說事實的目的，而產生出一種談話的體裁。若巴比塞要用間接的方法表現出藝術的意義，則他便得廢棄單純，由這種方法圓滿地將牠們表顯出來：即他當時傳達事實時是要經過談話人或在對話中才能將它們詳述出來。在巴比塞所創立的體裁中有些談話是發展出逆語來，這在『想像』的稗史中是常有的現象，例如在有名的小說實現的假期中，工人變了終身監禁的判決，允許一生中每天有一次同他的親友會面，爲使自已不想回家，便將酒喝的薰薰大醉。這種談話提供了蘇維埃影片不復返的幽靈以一個主題。在影片中有些地方，像在烏·格列的談話中，採用了稗史構上階層的原則——即奇特『對立的』結局。然從巴比塞方面，它總不會說出簡單形式上的遁辭。在畢士阿爾的談話中，他的英雄想到自己在醉酒中殺死了法國人，並承認自己是罪人（但這中間殺人的確被指出是改了裝的法國的間諜）但後來愁悶的，悔恨的又不肯承認自己是這位英雄。這種奇特思想的結果是證明出畢士阿爾的復活，這異外的結局幫助

他在這種人的仇敵中也看見了自己。

因此在亨利·巴比塞的創造力中奮闢出兩種文學的作風，兩個對立的藝術原則，第一個是以抽象的觀念為基礎，以論旨的心理的構成為其支點，再由這支點鈎引出所談述的結晶體。我們日常所看見的實際會使這一事實所構成的藝術的成果成為腐爛不堪的東西。第二個原則是以物質為支柱，在物質的運動中，由了解生活與革命行動之物質的工作過程中而構成。

巴比塞所創造出的實際，他那文學的經驗，指明了一個應走的道路給那般企圖由曝露資本主義的矛盾中得到革命的出路之西方革命的作家。巴比塞之最好的作品，就是他以階層的觀點所寫出的那些革命的文學作品。這些文學作品之所以有價值，也就在於牠們指明出在什麼道路上應該為新的現實主義而鬭爭。亨利·巴比塞的一生，都是為了人類勞動的自由而站在不斷的鬭爭中，他那種革命的根性將他鍛鍊成爲我們現時代的許多作家中唯一的新現實主義的作家。

〔後記〕

巴比塞逝世週年忘到了，爲了紀念他，我們就譯了蘇聯現代批評家李珂夫相當結實的遺稿文

章。本文譯自高爾基主編的文學修養第九卷，一九三五年出版。



A·託爾斯泰作

## 塌 鼻 子

陳君 函 譯

我們騎着馬經過了一座古老的森林。是在春天的清早。我們的馬行走在高及膝蓋的雜草中。傾斜的陽光投射在松樹的赤榦上。

我看見——塌鼻子（這是我的勤務兵的名字）不坐在他的馬鞍上而站立了起來了，轉過頭去，露齒微笑。我問道：

「幹麼轉過去到我旁邊來？」

「我碰着蜘蛛網了，」他笑着答；他的哥薩克的帽子傾斜在一邊，他的黑而泛青的鬚鬚閃着光；他的眼睛明亮而輕佻。「官長，」他說，「那樹林裏面有女人呢。」

「我把女人指給你看，我只要用力給一鞭！」

他轉過頭去，仍在笑着。「樹林裏的空氣很沉悶的，官長。」

「得啦，別響。」

「您可看見——在橫臥着的樹段堆積的地方，有兩個已經跳進去了？」

我們又向前走了幾碼。他突地領馬上前，匆忙地低聲說：「瞧，匈牙利人！」

差不多半里路的光景，在一些灣曲的樹根後面，站着三個以脊背朝着我們的穿青色短外衣的騎士。那位高級軍官，俯着身子，在同着兩個女子談心。在有一個的脚跟後放着一捆柴薪。還有一個穿着一件白色短褂，身長髮黑，在同着那軍官談笑。她的團圓的面龐微微地轉過去不朝着他。我一眼就看見了這些，我便做了一個手勢招呼塌鼻子回來。但是他的頸項由於盛怒而發紫了。並且，看見那個有柴薪的女子已經注意到我們。馬上那個匈牙利人也轉過身來了。

我們正是偵察過回來，並且帶着重要的消息。冒險一下是不行的。我低聲說：

「塌鼻子，我們走吧！」

我一示意，場鼻子以足刺馬活像他被結皮似的呼喊，抽出了他的刀來，飛快地向着敵人衝去，匈牙利人是謹慎的，毫不知道對方的實力，調轉了馬頭，在樹林後面消失了。可是場鼻子在追逐他們。我跨下的牝馬是很惡作劇的，非常的激動了；不想追趕他們，她反疾馳到矮樹林裏去了。風在我的耳邊打着哨子，在我的前面，我看見一匹栗色馬的跳動的臀部。馬上——俯着身子的，並且用恐怖的眼色向我睜睛的——而是那位軍官。連蹤了三下，我追上了他。做出了發怒的樣子，他把手鎗從皮匣裏抽出。我就用我的刀在他的帽上擊了一下。當然是落了空的！他把頭縮回去了。我於是又擊了一下，真的，我對你發誓，我的臂膀一點力氣都沒有了……忽然地，場鼻子活像一個凸凹不平的球一樣滾出了榛樹林來阻着他的去路。

「這不是對付這只狗的方法！」他給了這樣的一擊，刀鋒在空中發出了響聲，那軍官滾到雜草叢裏去了。

「你再攬取女人去吧！」他說，他的鼻腔在沉重地呼吸着，連刀口都不拭，便把它插入鞘子裏去了。他是辣手的，狂野的，可是我覺得胆怯。「哥薩克！」我想。

當我們回到樹段橫臥的地方，那些女子們當然不在那兒了。「第三個跑走了，」場鼻子說。因為這次的功勞，他獲得了聖喬治的勳章，他的肖像刊在報紙上。

\*

在一九一一年，我在波爾希維克之下以一張假護照住在南方的一個小鎮上。那時我所幹的事不很體面而且無須我細加陳述。時勢真可怕呀。饑荒猖獗，而戰爭又在周圍沸騰着。居民坐守在家裏，等候着奇蹟。每天都有新的謠言，一個比一個來得荒唐，愈是愚蠢的人愈是信以為真。

一天，我看見運貨車在鎮裏各處轟響，摩托自行車忒忒有聲。「有什麼事發生啦！」似乎有一個婦人，一個千里眼已經確實說大公尼古萊·尼古拉維支同些外國軍隊明天一定來援助我們了……並且這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波爾希維克逃走了。我們這些百姓，都陷在這樣的一種神經過敏的狀態中，坐臥都不得安寧——祇好抽抽煙把自己弄麻醉……傍晚，所有的牆上都滿貼着滅盡世上有產者的布告……有些人發呆了。入夜，這城成爲空無所有的了。早晨，我走到街上，一切都是寂靜荒涼……門呀，窗呀都緊關着。街角上只有

一個做小本營生的賣冰淇淋的，穿一件乾淨圍裙的乾枯的老頭兒。我走上去問他：「你曉得軍隊在這兒有幾天啦？」

「目前老是在這兒的。」

「他們是什麼人呀？也許你已聽到點……？」

「正和我們一樣的，先生。」——他輕微地嘆了一口氣表示這與他不相干的——「隨上帝派什麼人來吧。」

頃刻間，門開了，顫抖的居民大胆走出來。有些走到我們的跟前。

「唉，請問你們，可曉得點眉目吧？」

「一團保衛隊要來了，他們有四千人！」

「不，不是什麼保衛隊，只是無惡不作的軍隊——儲勒斯！」

「請別嚇人吧，先生。」

「哎，我們應該聚合起來談談目下的時局吧。」

在街上不多遠的地方發現了一陣黃塵。他們來了……各人都跑到門裏去了。烟霧散

了，馬蹄嚙嚙地到了我們的面前，我們看見一個怪相的人騎在一匹急馳着的龍毛的小馬上。這人很黑，身材小，戴着一頂小學生的有徽章的便帽，還有一支頭髮披在眼睛上，在他的襠襖的外衣上交叉着兩根皮帶，掛着一把刀和一支手鎗。橫在馬鞍上——是一枝佩着刺刀的來復鎗。在他的袋子裏有着不止一打的手榴彈包在破布裏。在他的後面——有兩個像氣球似的東西膨脹着——是他的裝得很好的鞍囊，還有一根鐵索在馬頸上響着。

我們慢慢地挨着牆走。那騎者驅着他疾馳的濕馬，看着我們大家。只有他的眼白可以被看見。他望着那個賣冰淇淋的人，張開了他鬚鬚上有灰塵的嘴，低聲說：「一份冰來。」那個乾淨的小人兒手顫顫地趕忙地給他一份冰。這位勝利者開始吃他的冰，縐着眉頭望着我們。不過我們已經可以知道新的「力量」是頗合於人間的。

我們中有一位地理教師，走上前去，以一種遲疑的聲音說：「國民……爲着全鎮的居民聚集在這裡之故，我歡迎你，你是把我們從蘇維埃統治的苛政裏解放出來的救星。不過你得准許我們問你一個極切要的問題……你是什麼人呀？」

這位騎者用他神氣灼灼的眼睛望着我們，他把一棵在冰淇淋裏的豆子吐了出來，於

是清晰而從容的回答：「社會革命黨的左翼軍，你們難道不看見麼？」

就在那片刻，我認識他了。他是塌鼻子。

他吃完了冰，轉過馬頭，把來復鎗橫陳在鞍上，站立在路中央，面對着走來的軍隊。

我雖然靠近他，我覺得失錯了。「塌鼻子，是你麼？」忽然地他在鞍上打了個轉身，掣他的烏黑的腫脹的眼睛刺刺地望着我。他還認識我嗎？天曉得。

「是哪個塌鼻子呀？我是塌鼻子，於你何干？布爾喬亞卑鄙不堪的東西！紳士，趁你還安全着給我滾開去吧……」他懶懶地沒精打采地說。

不錯，他認識我的——在他黑而猶惡的臉上，在他鬚子底下，他在顯露着狡猾的微笑。

「同志們」他將羣衆呼喊着，「你們回去幹你們的工作吧，維持革命的秩序。」

一個鐘頭之內，城被格黎高里夫及其軍隊佔領了，我正打算在相當的時候離開此地了。

〔後記〕 A·託爾斯泰是蘇聯新進作家中的最光輝的一個，他是個具備着屠格涅夫的美，果戈理的諷刺，

以及陀斯託也夫斯基的緊張的天才」，所以不但是使他的長篇彼得第一 (Peter The Great) 傳得了空前的贊揚，就連這些短篇也成爲大眾們愛賞的「鳳毛麟角」。這一篇從英文譯出，是多少還保存着一段好處的吧。——編者





世界文學叢書

蘇聯文學第二輯

道司基卡夫也

本叢書  
文字非  
經許可  
不得轉載

凡在十月月底前預約全年者另贈

高爾基著：“我的文學修養”一冊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黃峯

出版者 世界文學叢書社

上海福州路二八一號

總經理處 上海天馬書店

上海河南路永甯里五五號

電話一四九八四

定價

本輯零售每冊四角

預約辦法	冊數	價目	
		國內及日本	郵費
零售	一	四角二分	八分
預約全年	六	二元一角五分	四角八分
預約半年	三	一元七角五分	二角四分
掛號每冊	零	加八分	郵票代價十足收受

兩月一冊逢一日出版

#57  
448022

